

曾文正公文集

曾文正公文集



大鐘圖書供應社刊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再版

新式
標點
曾文正公文集

標點者 王文英

校閱者 潘公昭

出版者 大達圖書供應社

發行人 周健人

發行所 大達圖書供應社

上海河南路
一三七號

分發行所全國各大書坊

洋裝一冊定價七角

新式標點 曾文正文集目次

順性卻之理論	一	黃仙嶠前輩詩序	八
君子慎獨論	二	謝子湘文集序	九
烹阿封卽墨論	二	朱慎甫遺書序	一〇
原才	三	歐陽生文集序	一一
召誨	四	孫芝房侍講芻論序	一二
五箴(並序)	五	經史百家簡編序	一四
立志箴	五	鳴原堂論文序	一四
居敬箴	五	王船山遺書序	一五
主靜箴	五	衡陽彭氏譜序	一六
謹言箴	五	日慎齋詩草序	一七
有恆箴	六	國朝先正事略序	一八
紀氏嘉言序	六	重刻茗柯文編序	一九
武會試錄序	七	湖南文徵序	二〇
錢港猷先生制藝序	八	雲槩山人詩序代季師作	二一

錢選制藝序	二二	何傅巖先生七十壽序	四一
送郭筠仙南歸序	二四	郭璧齋先生六十壽序	四三
送謝吉人之官江左序	二四	金殿珊先生六十壽序	四四
送周荇農南歸序	二六	黃矩卿師之父母壽序	四五
送陳岱雲出守吉安序	二七	文小南之父七十生日壽詩序	四六
送唐先生南歸序	二八	何母廖夫人八十生日詩序	四七
送江小帆同年視學湖北序	二九	黎樾喬之兄六十壽序	四九
送劉君椒雲南歸序	三一	曹穎生侍御之繼母七十壽序	五〇
易問齋之母壽詩序	三二	楊母張孺人七十壽序	五一
陳岱雲太守為母生日讌集賓僚詩序	三三	曹西垣同年之父母壽序	五二
唐鏡海先生七十生日同人寄懷詩序	三三	王靜菴同年之母七十壽序	五三
朱心垣先生五十六壽序	三四	孫鼎菴先生六十壽序	五四
田崑圃先生六十壽序	三六	江岷樵之父母壽序	五五
朱玉聲先生七十三壽序	三七	陳仲鸞同年之父母七十壽序	五六
王翰城刺史五十壽序	三九	季仙九師五十壽序	五七
王蔭之之母壽序	三九	求闕齋記	五九
江小帆之母壽序	四〇	新甯縣增修城垣記	六〇

槐陰書屋圖記	六一
養晦堂記	六二
湘鄉縣賓興堂記	六三
聖哲畫像記	六四
畢君殉難碑記	六八
林君殉難碑記	六九
湖口縣楚軍水師昭忠祠記	七〇
何君殉難碑記	七一
箴言書院記	七三
修治金陵城垣缺口碑記	七四
靈谷龍神廟碑記	七四
金陵軍營官軍昭忠祠記	七五
金陵湘軍陸師昭忠祠記	七七
金陵楚軍水師昭忠祠記	七九
湘鄉昭忠祠記	八〇
江甯府學記	八二
鈔朱子小學書後	八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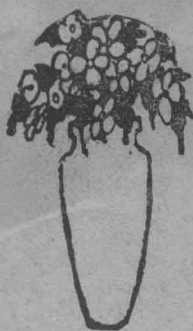
書歸震川文集後	八四
書扁鵲倉公傳	八五
書學案小識後	八五
書王雁汀前輩勃海圖說後	八六
書周忠介公手札後	八七
書儀禮釋官後	八八
經史百家雜鈔題語	八九
大潛山房詩題語	八九
孟子要略跋	九〇
跋衍聖公孔恭愨公墓志銘刻本	九一
補侍講缺呈請謝恩狀	九一
討粵匪檄	九二
祭韓公祠文	九三
祭湯海秋文	九四
歲暮設奠告王考文	九五
正月八日王考生辰告文	九五
丁卯四月求降兩澤告辭	九六

廣東嘉應州知州劉君事狀	九六
書何母陳恭人事	九八
漢陽劉君家傳	九九
葛寅軒先生家傳	一〇一
歐陽氏姑婦節孝家傳	一〇二
湖北按察使趙君神道碑	一〇四
江忠烈公神道碑	一〇五
羅忠節公神道碑銘	一〇七
李忠武公神道碑銘	一一〇
李勇毅公神道碑銘	一一二
隨州李君墓表	一一四
錢塘丁烈婦墓表	一一五
桃源縣學教諭孫君墓表	一一六
武昌張府君墓表	一一七
翰林院庶吉士遵義府學教授莫君墓表	一一八
鄧湘臬先生墓表	一二〇
戶部員外郎彭君墓表	一二二

大界墓表	一二三
台洲墓表	一二五
海寧州訓導錢君墓表	一二七
新甯劉君墓碑銘	一二八
母弟溫甫哀詞	一三〇
吳君墓志銘	一三二
彭母曾孺人墓志銘	一三三
余安人墓志銘	一三四
陳岱雲妻易安人墓志銘	一三五
新化鄒君墓志銘	一三六
單縣典史張君墓志銘	一三七
前海甯州知州長沙李君母黃宜人墓志銘	一三八
適朱氏妹墓志	一三九
滿妹碑誌	一三九
荆門州學正郭君墓銘	一四〇
善化夏母楊宜人墓志銘	一四〇
祖四世元吉公墓銘	一四一

國子監學正漢陽劉君墓志銘	一四二	張君樹程墓志銘	一五五
錢塘戴府君墓志銘	一四三	苗先麓墓志銘	一五六
崇仁謝君墓志銘	一四四	唐確愼公墓志銘	一五八
劉母譚孺人墓志銘	一四五	歐陽府君墓志銘	一六〇
湘陰郭府君墓志銘	一四六	翰林院侍讀學士丁君墓志銘	一六一
誥封光祿大夫曾府君墓志銘	一四七	郭依永墓志銘	一六二
劉君季霞墓志銘	一四九	羅君伯宜墓志銘	一六四
季弟事恆墓志銘	一五〇	寧津龐君墓志銘	一六五
閩浙總督季公墓志銘	一五二	遵義黎君墓志銘	一六六
仁和邵君墓志銘	一五四	劉忠壯公墓志銘	一六八

魯文正公文集 目次



六

二〇三
二〇八
二二七
二二五
二二三

新式
標點
曾文正公文集

順性卻之理論

嘗謂性不虛懸麗乎吾身而有宰；命非外鑠原乎太極以成名。是故皇降之衷，有物斯以有則；聖賢之學，惟危惕以惟微。蓋自乾坤奠定以來，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靜專動直之妙，皆性命所彌綸；立地之道曰柔與剛，靜翕動闢之機，悉性命所默運。是故其在人也，細繹化醇，必無以解乎造物之吹噓，真與精相凝，而性卽寓於肢體之中；含生負氣，必有以得乎乾道之變化，理與氣皆麗，而命實宰乎賦畀之始。以身之所具言，則有視聽言動，卽有肅父哲謀。其必以肅父哲謀爲範者，性也；其所以主宰乎五事者，命也。以身之所接言，則有君臣父子，卽有仁敬孝慈。其必以仁敬孝慈爲則者，性也；其所以綱維乎五倫者，命也。此其中有理焉，亦期於順焉而已矣。請申論之。性渾淪而難名，按之曰理，則仁義禮智德之賴乎擴充者在吾心，已有條不紊也。命於穆而不已，求之於理，則元亨利貞誠之貫乎通復者在吾心，且時出不窮也。有條不紊，則踐形無虧，可以盡己性，卽可以盡人物之性。此順乎理者之率其自然也。時出不窮，則泛應曲當，有以立吾命，卽有以立萬物之命。此順乎理者之還其本然也。彼夫持矯揉之說者，譬如柳以爲梧，椿不知性命必致戕賊仁義，是理以逆施而不順矣。高虛無之見者，若浮萍遇於江湖，空談性命不復求諸形色，是理以恂恍而不順矣。惟察之以精，私意不自蔽，私欲不自撓，惺惺常存，斯隨時見其順焉。守之以一，以不貳自惕，以不已自循，慄慄惟懼，斯終身無不順焉。此聖人盡性立命之極，亦卽中人復性知命之功也夫。

君子慎獨論

嘗謂獨也者，君子與小人共焉者也。小人以其爲獨，而生一念之妄；積妄生肆，而欺人之事成。君子懷其爲獨，而生一念之誠；積誠爲慎，而自慊之功密。其間離合幾微之端，可得而論矣。蓋大學自格致以後，前言往行，既資其擴充，日用細故，亦深其閱歷。心之際乎事者，已能剖晰乎公私；心之麗於理者，又足精研其得失。則夫善之當爲，不善之宜去，早晝然其灼見矣。而彼小人者，乃不能實有所見而行其所知，於是一善當前，幸人之莫我察也，則趨焉而不決；一不善當前，幸人之莫或伺也，則去之而不力。幽獨之中，情僞斯出，所謂欺也。惟夫君子者，懼一善之不力，則冥冥者有墮行；一不善之不去，則涓涓者無已時。屋漏而懷如帝天，方寸而堅如金石。獨知之地，慎之又慎。此聖經之要領，而後賢所切究者也。自世儒以格致爲外求，而專力於知善知惡，則慎獨之旨晦。自世儒以獨體爲內照，而反昧乎卽事卽理，則慎獨之旨愈晦。要之明宜先乎誠，非格致則慎亦失當；心必麗於實，非事物則獨將失守。此入德之方，不可不辨者也。

烹阿封卽墨論

夫人君者，不能徧知天下事，則不能不委任賢大夫。大夫之賢否，又不能徧知，則不能不信諸左右。然而左右之所譽，或未必遂爲薰臣；左右之所毀，或未必遂非良吏。是則耳目不可寄於人，予奪尤須操於上也。昔者齊威王因嘗左右之言而烹阿大夫，封卽墨大夫矣，其事可略而論也。自古庸臣在位，其才蒞事則不足，固寵則有餘。易譏覆餗，詩廣鶉梁，言不稱也。彼旣自慙素餐，而又重以貪鄙，則不得不媚事君之左右。左右亦樂其附己也，而

從而譽之。譽之日久，君心亦移，而位日固，而政日非。己則自矜，人必效尤。此阿大夫之所爲可烹者也。若夫賢臣在職，往往有介介之節，無赫赫之名，不立異以徇物，不違道以干時，招之而不來，麾之而不去。在君側者，雖欲極譽之而有所不得，其或不合，則不免毀之。毀之而聽，甚者削黜，輕者督責，於賢臣無損也。其不聽，君之明也。社稷之福也。於賢臣無益也。然而賢臣之因毀而罷者，常也。賢臣之必不阿事左右以求取容者，又常也。此卽墨大夫之所爲可封者也。夫惟聖人賞一人而天下勸，刑一人而天下懲，固不廢左右之言而昧兼聽之聰，亦不盡信左右之言而失獨照之明。夫是以刑賞悉歸於忠厚，而用舍一本於公明也夫。

原才

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嚮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賢且智者，則衆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衆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義，則衆人與之赴義；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則衆人與之赴利。衆人所趨，勢之所歸，雖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風俗之於人之心，始乎微而終乎不可禦者也。先王之治天下，使賢者皆當路在勢，其風民也皆以義，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旣衰，所謂一二人者不盡在位。彼其心之所嚮，勢不能不騰爲口說，而播爲聲氣，而衆人者勢不能不聽命而蒸爲習尙。於是乎徒黨蔚起，而一時之人才出焉。有以仁義倡者，其徒黨亦死仁義而不顧；有以功利倡者，其徒黨亦死功利而不返。水流溼，火就燥，無感不靡，所從來久矣。今之君子之在勢者，輒曰：「天下無才。」彼自尸於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嚮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而翻謝曰：「無才。」謂之不誣，可乎否也？十室之邑，有好義之士，其智足以移十人者，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材之；其智足以移百人者，必能拔百人中之尤者而材之。然則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

人，非特處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與有責焉者也。有國家者，得吾說而存之，則將慎擇與其天位之人；士大夫得吾說而存之，則將惴惴乎謹其心之所嚮，恐一不當，而壞風俗，而賊人才。循是爲之，數十年之後，萬有一收其勢者乎，非所逆睹已！

召誨

賢與不肖之等奚判乎？視乎改過之勇怯以爲差而已矣。日月有食，星有離次，其在於人，言有尤，行有悔，雖聖者不免。改過什於人者，賢亦什於人；改過伯於人者，賢亦伯於人。尤賢者，尤光明焉；尤不肖者，怙終焉而已。人之生，氣質不甚相遠也；習而之善，既君子矣；其有過，則其友直諫以匡之，又有友焉，異言以挽之，退有撻，進有旌，其相率而上達也，奚禦焉？習而之不善，既小人矣；其有過，則多方文之，爲之友者，疏之則心非而面諛，戚之則依阿苟同，憚於以正傷恩。其相率而下達也，奚禦焉？茲賢者所以愈賢，而不肖者愈不肖也。吾之友有某君者，愆余曰：『子與某相好不終，是子之失德。子盍慎諸？』又有某君愆余曰：『聞子之試於有司，則嘗以私干人，是大不可。』二子者之言，卒聞之，若不遜於吾志；徐而繹之，彼無求而進逆耳之言，誠敬我也。既又自省吾之過，其大者視此，或倍蓰，而或多或少，不可枚數。二子者蓋舉一隅也，人苦不自知耳。先王之道不明，士大夫相與爲一切苟且之行，往往陷於大戾，而僚友無出片言相質確者。而其人自視恬然，可幸無過，且以仲尼之賢猶待學，易以寡過，而今曰無過，欺人乎？自欺乎？自知有過而因護一時之失，展轉蓋藏，至蹈滔天之姦而不悔，斯則小人之不可近者已。爲人友，而隱忍和同，長人之惡，是又諧臣媚子亞之也。書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余故筆之於冊，以備觀省，且示吾友能爲逆心之言者。

五箴 并序

少不自立，往苒遂泊今茲；蓋古人學成之年，而吾碌碌尙如斯也，不其戚矣！繼是以往，人事日紛，德慧日損，下流之赴，抑又可知。夫疾疾所以益智，逸豫所以亡身。僕以中才而履安順，將欲刻苦而自振拔，諒哉其難之歟！作五箴以自創云。

立志箴

煌煌先哲，彼不猶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聰明福祿，予我之厚哉！棄天而佚，是及凶災。積悔累千，其終也已！往者不可追，請從今始。荷道以躬，輿之以言。一息尙存，永矢弗諼。

居敬箴

天地定位，二五胚胎。鼎焉作配，實曰三才。儼恪齋明，以凝汝命。汝之不莊，伐生戕性。誰人可慢？何事可弛？弛事者無成，慢人者反爾。縱彼不反，亦長吾驕。人則下汝，天罰昭昭。

主靜箴

齋宿日觀，天雞一鳴。萬籟俱息，但聞鐘聲。後有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懼，誰敢予侮？豈伊避人，日對三軍。我慮則一，彼紛不紛。馳騖半生，曾不自主。今其老矣，殆擾擾以終古！

謹言箴

巧語悅人，自擾其身。閑言送日，亦攪汝神。解人不誇，誇者不解。道聽塗說，智笑愚駭。駭者終明，謂汝賈嘆。笑者鄙汝，雖矢猶疑。尤悔既叢，銘以自攻。銘而復蹈，嗟汝既耄。

有恆箴

自吾識字，百歷及茲，二十有八載，則一無知。曩者所忻，閱時而鄙；故者既拋，新者旋徙。德業之不常，日爲物遷，爾之再食，曾未聞或愆。黍黍之增，久乃盈斗。天君司命，敢告馬走！

紀氏嘉言序

士之修德砥行，求安於心而已。無欲而爲善，無畏而不爲不善者，此聖賢之徒中有所得而不惑者也。自中智以下，不自能完其性之分。大抵不勸不趨，不懲不改，聖人者因而導之，以禍福之故，如此則吉，不如此則凶咎。使賢者由勉以幾安，愚者懼罰而寡罪。故易稱餘慶餘殃，書戒惠逆影響。先王所以利民其術至已。自秦氏以力征得天下，踵其後者率小役大，弱餉彊，彊橫之氣充塞，而聖哲與奸宄同流轉於氣數之中。或且理不勝氣，善者不必福，而不善者不必抵於禍。於是浮屠氏者乃乘其間而爲輪迴因果之說，其說雖積惡之入，立悔則有莫大之善；其不悛者，雖死而有莫酷之刑。民樂懺悔之易，而痛其不經見之慘虐，故懼而改行，十四五焉。今夫水無不下也，而趵突泉激而上升；火無不然也，而鹽井遇物不焚，燭至則滅，彼其變也。戾氣感而祥降，順氣感而災生，亦其變也。君子之言福善禍淫，猶稱水下火然也，道其常者而已。常者既立，雖有百變，不足以窮吾之說。是故從乎天下之通理言之，則吾儒之言不蔽，而浮屠爲妄；從乎後世之事變，人心言之，則浮屠警世之功與吾儒略同，亦未可厚貶，而概以不然屏之者也。河間紀文達公博覽彊識，百家之書靡不辨其原而竟其歸。所著閱微草堂筆記五種，考獻徵文，搜神志怪，衆態畢具。其大旨歸於勸善懲惡，崇中國聖人流傳之至論，亦不廢佛氏之說。取愚民易入者，委曲剖析，以聳其聽。海以內幾家置一編矣。宛平徐春泉大令好之尤篤，擇其彌精而足以警世者別錄。

一帙名曰紀氏嘉言。其無關於勸懲者，則皆闕而不入。梓人畢役以授國藩讀焉。世風日漓，無欲而爲善，無畏而不爲不善者，不可得已。苟有術焉，可以驅民於醇樸而稍遏其無等之欲，豈非士大夫有世教之責者事哉？今余盜食天祿，曾不能絲毫補救於斯世斯民。觀徐君之汲汲於此，其使余增愧也！

武會試錄序

道光二十有七年秋九月，武會試外圍既畢事，兵部臣以內場考官請上命臣國藩偕臣王慶雲司其事。伏念臣楚南下士，至陋極愚，仰荷聖慈逾格，由翰林洊陟卿陪，負乘之占，夙夜兢惕。復膺簡命，承乏於茲，益用凜凜，如不克勝。偉偕臣慶雲悉心核閱，取士如額，恭繕試錄，進呈御覽。臣例得颺言簡端。臣聞宋臣張舜民之言曰：『自古守邊選將，未必專以攻戰爲事，要在精神折衝而已。』臣嘗深繹其言。若廉藺在趙，強秦不敢加兵；魏尙守雲中，匈奴不敢南牧。及夫衛霍三明之徒，亦威凌四際，所在立功。彼其名將之精神，足以震懾萬里之外。而人主之求將，亦以精神感而召之。所謂「戰勝廟堂」者也。自唐宋以後，招致將才，不可必得，乃按圖而窺驥。於是，有武舉之科，有武學之額，有賜及第出身之目。宋慶皇間定武舉，以策爲去留，弓馬爲高下。祿利之途一開，爪牙之士稍稍驥首。元明以來，循是不廢。然上以名求，下之人因襲是名而巧弋之。其以弓馬得者，不過挽彊引重，市井之麤材。而以策試中者，亦皆記錄章句，瑣瑣無用之學。故論者謂「人才之興不盡由於科目」，理固然也。我朝定鼎以來，威燁無外。自虎賁宿衛，八旗禁旅，往往有熊羆不二心之臣，肩此而鱗萃。而各行省山澤猛士，又羅之以科舉，所以儲采干城之選。至周且當，顧循行既久，向之所謂市井挽彊，記錄無用者，多亦僂乎其中。而臣之所職，又惟校此默寫孫吳之數行，無由觀其內志外體，與其進退翔舞之節，而欲使韜鈴之材之必入於此，不遺於彼。

臣誠不敢以自信。獨念聖天子神武震傑，臣等憑藉寵光，亦足增長剛氣，而以精神與多士相感召，庶幾廉蔭魏尚之輩，或出於此。區區之忱，不勝至願。傳曰：『同明相照，同氣相求。』雖不能必志之而已。

錢港歛先生制藝序

自吾有知識以來，見鄉之老成夙學，篤於文律者，恆困頓無以自拔，或終身不得當於行省有司之試；而其所教之子若弟，往往分沾餘枝，飛騰速化以去。及吾來京師，究詢四方魁桀特達之士，其先世多亦不遇，始謂不闕不亨，不諛不信，理則然矣。既深求其故，抑匪直爾也。制藝試士既久，陳篇舊句，盜襲相仍。有司者無以發覆面鉤奇，則巧爲命題以困之，乖割乎經文，釃析乎片語。由是爲文者有鉤聯之法，有補幹之方，有仰逼俯侵之患。名目既繁，科條日密。雖過百人之智，窮十年之力，猶不能洞悉其竅。郤及其徹於心而調於手，而齒已日長，少時英光銳氣，稍稍衰減矣。而子若弟之濡染焉者，自其未冠已別開簡易，於纖仄曲徑之中，使其才得以自騁。故前者難而因者易，勢固爲之也。予與烏程錢君崙仙同舉進士，同出江陰季公之門，官詞曹也，同居於僧舍，使蜀中也。先後同持文柄，間出其尊甫港歛先生遺稿示予，又知兩家庭訓所歷之艱苦曲折，同者十得八九，而不合者蓋寡焉。予之蒙陋於家大人之學，百不承一。卽崙仙文鳴一時，視先生之孤詣覃思，要亦不無少遜焉。故敍先生之文而發其例於此，庶使有衡文之責者，知所措意也夫！

黃仙嶠前輩詩序

古之君子所以自拔於人人者，豈有他哉？亦其器識有不可量度而已矣。試之以富貴貧賤而漫焉不加喜戚，

臨之以大憂大辱而不易其常，器之謂也；智足以析天下之微芒，明足以破一隅之固，識之謂也。器與識及之矣，而施諸事業有不逮；君子不深譏焉。器識之不及，而求小成於事業，末矣。事業之不及，而求有當於語言文字，抑又末矣。故語言文字者，古之君子所偶一涉焉，而不齒諸有亡者也。昔者嘗怪杜甫氏以彼其志量，而勞一世以事詩篇，追章琢句，篤老而不休，何其不自重惜若此！及觀昌黎韓氏稱之，則曰：「流落人間者，太乙一豪芒。」而蘇氏亦曰：「此老詩外，大有事在。」吾乃知杜氏之文字蘊於胸而未發者，殆十倍於世之所傳，而器識之深遠，其可敬慕，又十倍於文字也。今之君子，秋豪之榮華而以爲喜，秋豪之摧挫而以爲慍，舉一而遺二，見寸而昧尺，器識之不講，事業之不問，獨沾沾以從事於所謂詩者，興且而綴一字，抵暮而不安，毀齒而鉤研聲病，頭重而不息。以啞嚙塞淺之語，而視爲鐘彝不朽之盛業，亦見其惑已！松滋黃仙嶠先生，質直而洞豁，泊然聲利之外，觀察於滇南，吏剔其奸，民宣其隱，於古人所謂器識事業者，亦既近而有之。間以其餘發爲詩章，又能棄故攬新，約言豐義，而先生曾不以自鳴，退然若無以與於古者。人之度量相越，爲閔爲隘，爲謙爲盈，不可一二計也。國藩既受而卒讀，因爲擇其尤善者，得若干首，俾錄而存之。世有終其身以治詩自名，而志趣或未廣者，觀先生此編，亦將內慙而有以自擴也。夫。

謝子湘文集序

嗚呼！士生今世，欲有所撰述，以庶幾古作者之義，豈不難哉？自束髮受書，則有事舉子帖括之業。有司者割截聖人之經語以試其能，偏全虛實斷續鉤聯之際，銖有律，黍有程，而又雜試以詩賦經義策論，其爲品目固已不勝其繁矣。而一二才桀之士，既挾羣藝以應有司之求，又別進慕乎古之能文者，以降其兼勝無已之心。於是乎

目欲并視，耳欲四聽，敝精而費日，終不能達於古人之庭者，比比而是也。古之爲文者，其神專有所之，無有俗說庸言着其意趣。自有明以來，制義家之治古文，往往取左氏、司馬遷、班固、韓愈之書，繩以舉業之法，爲之點，爲之圓，圍以賞異之爲之乙，爲之鐵圍以識別之，爲之評注以顯之。讀者囿於其中，不復知點圍評乙之外，別有所謂屬文之法也者。雖勤劇一世，猶不能以自拔。故僕嘗謂末世學古之士，一厄於試藝之繁多，再厄於俗本評點之書，此天下之公患也。將不然哉？將不然哉！南豐謝君子湘，與予同歲舉於鄉，又同登於禮部。其羣藝見采於有司者，固已遠絕與人人異。自君之生，予嘗見聞而內敬之矣。既歿，而其弟出君所爲古文示予，又知其志之可敬也。以流俗之墮於所謂一再厄者，而以君之所得較之，其爲踰越可勝量哉？於是爲序而歸之，因道其通患以慨夫末世承學之難焉。

朱慎甫遺書序

瀏陽朱君文焯所爲書，曰易圖正旨者一卷，曰五子見心錄者二卷，曰從學雜記一卷，文集一卷。嘉道之際，學者承乾隆季年之流風，襲爲一種破碎之學，辨物析名，梳文櫛字，刺經典一二字，解說文或至數千萬言，繁稱雜引，遊行而不能所歸。張已伐物，專抵古人之隙，或取孔孟書中心性仁義之文，一切變更故訓，而別創一義。羣流和附，堅不可易。有宋諸儒周程張朱之書，爲世大詬。間有涉於其說者，則舉世相與笑譏唾辱，以爲彼博聞之不能，亦逃之性理空虛之域，以自蓋其鄙陋不肖者而已矣。朱君自弱冠志學，則已棄舉子業，而惟有宋五子之求，斷絕衆源，歸命於一。自六經之奧，百氏雜家有利用之言，無不究索其終，折衷於五子。家貧，負母渡湖，招徒授學，取其入以爲養，養則獨腆，身有饑色。或勸以稍易其途，從事於時世所謂辨物梳文櫛字之學者，足以傾賊耳目，植

朋廣譽。君笑曰：『吾於科目且棄而背之矣，其又屑覬彼邪！』卒以不顧，日抱遺訓以自鑄其躬，繩過無小，克敬以裕，闢然至死而不悔。嗚呼！君之於學，其可謂篤志而不牽於衆好者矣！惜其多有放佚，如大易粹言、春秋本義、三傳備說諸篇，今都不可見。其僅存者，又或闕殘，難令完整。其易圖正旨，推闡九圖之義，與德清胡渭寶應王懋、懿氏之論不合，山居僻左，不及盡睹。當世通人成說，小有歧異，未爲類也。予旣受讀終節，因頗爲論定，以詒鄉人知觀感焉。

歐陽生文集序

乾隆之末，桐城姚姬傳先生，稱善爲古文辭，慕效其鄉先輩方望溪侍郎之所爲，而受法於劉君大櫬。及其世父編修君範，三子旣通儒碩望，姚先生治其藝益精。歷城周永年書昌爲之語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學者多歸響桐城，號桐城派，猶前世所稱江西詩派者也。姚先生晚而主鍾山書院講席，門下箸籍者，上元有管同異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東樹植之，姚瑩石甫四人者，稱爲高第弟子，各以所得傳授徒友，往往不絕。在桐城者，有戴鈞衡存莊事植之久，尤精力過絕人，自以爲守其邑先正之法，擅之後進，義無所讓也。其不列弟子籍，同時服膺，有新城魯仕驥絜非，宜興吳德旋仲倫，絜非之甥爲陳用光碩士，碩士旣師其舅，又親受業姚先生之門，鄉人化之，多好文章。碩士之羣從，有陳學受莛，叔陳溥廣敷，而南豐又有吳嘉賓子序，皆承絜非之風，私淑於姚先生。由是江西建昌有桐城之學，仲倫與永福呂璠月滄交友，月滄之鄉人，有臨桂朱琦伯韓，龍啓瑞翰臣，馬平王錫振定甫，皆步趨吳氏，呂氏而益求廣其術於梅伯言。由是桐城宗派流行於廣西矣。昔者國藩嘗怪姚先生典試湖南，而吾鄉出其門者，未聞相從以學文爲事。旣而得邑吳敏樹南屏，稱述其術，篤好而不厭，而

武陵楊彝珍性農，化善。孫鼎臣芝房，湘陰郭嵩燾伯琛，溆浦舒燾伯魯，亦以姚氏文家正軌，達此則又何求？最後得湘潭歐陽生，生吾友歐陽兆熊小岑之子，而受法於巴陵吳君湘陰郭君，亦師事新城二陳。其漸染者多，其志趨嗜好，美天下之美，無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當乾隆中葉，海內魁儒畸士，崇尚鴻博，繁稱旁證，考核一字，累數千言，不能休；別立幟，志名曰「漢學」。深摺有宋諸子義理之說，以爲下足復存，其爲文尤蕪雜，舞要。姚先生獨排衆議，以爲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不可偏廢，必義理爲質，而後文有所附，考據有所歸。一編之內，惟此尤兢兢。當時孤立無助，傳之五六十年。近世學子稍稍誦其文，承用其說，道之廢興，亦各有時，其命也歟哉！自洪楊倡亂，東南荼毒，鍾山石城，昔時姚先生撰杖都講之所，今爲大羊窟宅，深固而不可拔。桐城淪爲異域，旣克而復失。戴鈞衡全家殉難，身亦嘔血死矣。余來建昌，問新城南豐兵燹之餘，百物蕩盡，田荒不治，蓬蒿沒人。一二文士轉徙無所，而廣西用兵九載，羣盜猶洶洶，驟不可爬梳。龍君臣翰又物故，獨吾鄉少安二三君子，尙得優游文學，曲折以求合桐城之轍，而舒燾前卒，歐陽生亦以瘵死。老者牽於人事，或遭亂不得竟其學；少者或中道夭殂。四方多故，求如姚先生之聰明早達，太平壽考，從容以躋於古之作者，卒不可得。然則業之成否，又得謂之非命也耶？歐陽生名勳，字子和，沒於咸豐五年三月，年二十有幾。其文若詩，清縝喜往復，亦時有亂離之慨。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而況昆弟親戚之警效其側者乎？」余之不聞桐城諸老之警效也久矣。觀生之爲，則豈直足音而已，故爲之序，以寒小岑之悲，亦以見文章與世變相因，俾後之人得以考覽焉。

孫芝房侍講蜀論序

咸豐九年三月，善化孫芝房侍講鼎臣，以書抵建昌軍中，寄所爲蜀論，屬爲裁定，凡二十五篇。曰論治者六，

論鹽者三，論漕者三，論弊者二，論兵者三，通論唐以來大政者七，論明賦餉者一。其首章追溯今日之亂源，深咎近世漢學家言用私意分別門戶。其語絕痛。明年四月復得芝房書，則疾革告別之詞。而芝房以三月死矣。既爲位而哭，且以書告仁和邵君懿辰。於是爲敍諸簡首，而歸諸其孤。蓋古之學者，無所謂經世之術也。學禮焉而已。周禮一經，自體國經野，以至酒漿塵市，巫卜繕稿，天鳥蠱蟲，各有專官，察及纖悉。吾讀杜元凱春秋釋例，歎邱明之發凡，仲尼之權衡萬變，大率秉周之舊典，故曰「周禮盡在魯矣」。自司馬氏作史，猥以禮書與封禪平準並列。班范而下，相沿不察。唐杜佑纂通典，言禮者居其泰半，始得先王經世之遺意。有宋張子、朱子、益崇闡之。聖清膺命，巨儒輩出，顧亭林氏著書以扶植禮教爲己任。江慎修氏纂禮書綱目，洪纖畢舉。而秦樹澧氏遂修五禮通考，自天文、地理、軍政、官制都萃其中，旁綜九流，細破無內。國藩私獨宗之。惜其食貨稍缺，嘗欲集鹽漕賦稅國用之經別爲一編，傳於秦書之次。非徒廣己於不可畔岸之域，先聖制禮之體之無所不賅，固如是也。以世之多故，握槩之不可以苟，未及事事而齒髮固已衰矣。往者漢陽劉傳瑩、茶雲，實究心漢學者之說，而疾其單辭碎義，輕管宋賢。間嘗語余「學以反求諸心而已，泛博何爲？至有事於身與家與國，則當一一詳核焉，而求其是。考諸室而市可行，驗諸獨而衆可從。」又曰「禮非考据不明，學非心得不成。」國藩則大蹙之，以爲知言者徒也。未幾茶雲卽世，臨絕爲先令處分後事，壹秉古禮。國藩旣銘其墓，又爲家傳，竊道漢學得失，主客之宜，藏諸劉氏之祔。君子之言也，平則致和，激則召爭。辭氣之輕重，積久則移易世風，黨仇訟爭而不知所止。曩者良知之說，誠非無蔽。必謂其釀晚明之禍，則少過矣。近者漢學之說，誠非無蔽，必謂其致粵賊之亂，則少過矣。芻論所考諸大政，蓋與顧氏、江氏、秦氏之指爲近彼數子者，固漢學家所奉以爲歸者也。而芝房首篤譏之已甚，其果有剖及毫釐千里者耶？抑將憤夫一二鉅入長德，曲學阿世，激極而一鳴耶？芝房之志大而銳進也，與茶雲同。其卒也，寄書抵余，

以告永訣，亦與茶雲同。其自芻論外，別有詩十卷，文十一卷，河防紀略四卷，著書之多，與茶雲異；而其博觀而慎取，則同。其嫉夫以漢學標揭也亦同，而立言少異。余故稍附諍論，以明不忍死友之義，亦以見二子者之不竟其志，非僅余之私痛也。

經史百家簡編序

自六籍燔於秦火，漢世掇拾殘遺，徵諸儒能通其讀者，支分節解，於是有章句之學。劉向父子勸書祕閣，刊正脫誤，稽合同異，於是有校讎之學。梁世劉勰鍾嶸之徒，品藻詩文，褒貶前哲，其後或以丹黃識別高下，於是有評點之學。三者皆文人所有事也。前明以四書經藝取士，我清朝因之。科場有勾股點句之例，蓋猶古者章句之遺意。試官評定甲乙，用硃墨旌別其旁，名曰圈點。後人不察，輒仿其法，以塗抹古書，大圈密點，狼籍行間。故章句者，古人治經之盛業也，而今專以施之時文，圈點者，科場時文之陋習也。而今反以施之古書，末流之遷變，何可勝道。惟校讎之學，我朝獨爲卓絕。乾嘉間，巨儒輩出，講求音聲故訓，校勘疑誤，冰解的破，度越前世矣。咸豐十年，余選經史百家之文，都爲一集。又擇其尤者四十八首，錄爲簡本，以詒余弟沅浦。沅浦重寫一冊，請余勘定，乃稍以己意分別節次句絕，而章乙之間，亦釐正其謬誤，評隲其精華。雅與鄭並奏，而得與失參見。將使一家昆弟子姪，啓發證明，不復要塗人而強同也。

鳴原堂論文序

棠棣爲燕兄弟之詩，小宛爲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而皆以脊令起興。蓋脊令之性最急，其用情最切，故棠棣

以喻「急難」之誼，而小宛以喻「征邁努力」之忱。余久困兵間，溫甫、沅甫兩弟之從軍，其初皆因急難而來。沅甫堅忍果摯，遂成大功。余用是獲免於戾。因與沅弟常以暇逸相誡，期於夙興夜寐，無忝所生。爰取兩詩，春令之旨，名其堂曰「鳴原堂」云。

王船山遺書序

王船山先生遺書，同治四年十月刻竣，凡三百二十二卷。國藩校閱者，禮記章句四十九卷，張子正蒙注九卷，讀通鑑論三十卷，宋論十五卷，四書易詩春秋諸經稗疏考異十四卷，訂正譌脫百七十餘事。軍中鮮暇，不克細紬全編。乃爲序曰：昔仲尼好語求仁，而雅言執禮。孟氏亦仁義並稱。蓋聖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爭，內之莫大於仁，外之莫急於禮。自孔孟在時，老莊已鄙棄禮教，楊墨之指不同，而同於賊仁。厥後衆流歧出，載籍焚燒，微言中絕，人紀紊焉。漢儒掇拾遺經，小戴氏乃作記以存禮於什一。又千餘年，宋儒遠承墜緒，橫渠、張氏乃作正蒙，以討論爲仁之方。船山先生注正蒙數萬言，注禮記數十萬言，幽以究民物之同原，顯以明維萬事，弭世亂於未形，其於古昔明體達用，盈科後進之旨，往往近之。先生名夫之字而農，以崇禎十五年舉於鄉。目覩是時朝政刻覈無親，而士大夫又馳騫聲氣，東林復社之徒，樹黨伐仇，頽俗日敝。故其書中黜申韓之術，嫉朋黨之風，長言三歎而未有已。旣一仕桂藩，爲行人司知事，終不可爲，乃匿迹永郴衡邵之間，終老於湘西之石船山。聖清大定，訪求隱逸，鴻博之士，次第登進。雖顧亭林、李二曲輩之艱貞，徵聘尚不絕於廬。獨先生深閤固藏，邈焉無與。平生痛詆黨人標榜之習，不欲身隱而文著，來反唇之訕笑，用是其身長逝，其名寂寂。其學亦竟不顯於世。荒山敝榻，終歲孳孳，以求所謂育物之仁，經邦之禮，窮探極論，千變而不離其宗，曠百世不見知而無所於悔。先生沒後，

巨儒迭興。或攻良知捷獲之說，或辨易圖之鑿，或詳考名物，訓詁音韻，正詩集傳之疏，或修補三禮時享之儀，號爲卓絕。先生皆已發之於前，與後賢若合符契。雖其著述太繁，醇駁互見，然固可謂博文約禮，命世獨立之君子已。道光十五年，先生裔孫世全始刊刻百五十卷。新化鄧顯鶴湘泉實主其事，湘潭歐陽兆熊曉晴贊成之。咸豐四年，寇犯湘潭，板毀於火。同治初元，吾弟國荃乃謀重刻，而增益百七十二卷，仍以歐陽君董其役。南匯張文虎嘯山，儀徵劉毓崧伯山等分任校讐，庀局於安慶，歲事於金陵。先生之書於是麤備。後之學者有能秉心敬恕，綜貫本末，將亦不釋乎此也。

衡陽彭氏譜序

吾少時讀家譜，曾子十五世孫據以關內侯避王莽之亂南遷，爲南州諸曾之祖，私怪據事蹟不見於他書，舊譜於何取徵？後讀歐陽文忠公集，見其答曾子固書，亦以關內侯據爲疑，引史例以諷之。乃知吾曾氏本據爲始遷之祖，相沿且千歲，由來舊矣。歐陽公譜牒之學，號爲精審，然其所著唐宰相世系表，於巨族旣推其本源出於某帝某王，又歷敍漢世名賢，如琅邪王氏，已稱出周靈王子晉之後，而又敍王吉王駿之系，蘭陸蕭氏，已稱出帝嚳之後，而又敍蕭何望之之系，相承不絕，如屈伸指而數庭樹，略無參稽猶豫之辭。公嘗譏司馬遷不能闕疑，後人又譏歐陽氏不善闕疑，所謂目能見千里而不能自見其睫也。君子慎度身世，信諸心則蒙大難，決大計而不懼；未信諸心，則雖坦途而不肯輕試。其於臨文亦若是焉可耳。衡陽彭雪琴侍郎，以諸生從戎，十有三載，肅清長江，克名城以百計，殄巨憝於金陵。當其提挈飢軍，出入鋒鏑，誓不與此賊同戴三光，天下稱爲烈士。及夫勳勞日著，朝廷授爲安徽巡撫，授爲漕運總督，皆屢疏固辭不拜，退然若漆雕之內不自信，卒不輕於一試，又何慎也！同

治四五年間，東南大定，侍郎與其宗長老修訂彭氏家譜。彭氏本貫江西之泰和，至明世有曰聲揚者，始遷於衡。其後八傳曰步南者，肇修譜牒。我朝康熙中再修之。道光十三年侍郎之考贈光祿君三修之，及是四次修纂。族之材俊子弟，奮迹師中，積功累伐，珥貂相望，簪紱雲興，皆著於錄。彭氏日益光大矣。其系表斷自聲揚公，凡前世達人暨同姓異望之顯者，別爲一編，不與本宗相淆，蓋凜凜乎闕疑之誼云。國藩之先世亦自江西遷居衡陽，至明季更遷湘鄉，而祠廟今尙在衡，與彭氏擊柝相聞，墟煙相接，曩者不揆愚陋，嘗慨然欲重訂家譜，述其可知者，而差其可疑者，區爲別錄，不求盡合於歐曾大儒，但求謙於吾心。久困兵間，未遑執簡，感侍郎急於先務，故爲之序，以答其請，因抒余之夙懷。

日慎齋詩草序

李生春甫，余癸卯典試蜀中所得士也。時生方少，貌玉立，文似韓慕廬，儵然塵壒之表，心賞之，以讀書希古而別。而生侍老親疾，累年不應禮部試。丁未爲百韻詩貽余，余賦詩報之曰：「不見李生今四載，我有情懷浩如海。」又曰：「汝曹報國好身手，似我蹉跎已老醜。」思之抑勸之也。庚戌春正月，生入都來見，遂成進士，官翰林。余大喜。壬子夏，散館改官刑部，余重惜之。生悒悒不自得。余持節江西，生以詩送行，有惘然若失意。旣開以同知之任滇中，會天下多故，久不得生消息。不數年，聞生官知府，奉使徵餉，遇賊不屈死矣。余大慟，淚如雨下。其門人韓西舫孝廉，以生演中詩集並毀於賊，搜羅散佚，得十之五。由吳春海太史寄余屬爲序。余何言？烏虜天賦生以穎異之資，復予生以清華之選，其待生不可謂不厚。乃乍予之而乍奪之，使之鬱伊無摶，激而爲一官萬里之行。夫以生之才，中外皆可自效。使天益其年，以富其學，其建樹當可想見。卽其詩之所詣，當不僅若此。然死者人所不

免犯敵捐軀與老死牖下，其輕重固自有別。而絕不意生之死之慘毒如是！且並其詩殉之，亦零落無存，而僅僅掇拾於風霜兵燹之餘也。悲夫！回憶癸卯識生後，以詩倡酬，而今已矣。莊叟曰：「身非汝有，此天地之委形也。」生既浩然長往矣，何有於身後之名？然則余爲生悲，並悲及生之詩，亦達士之所笑也。雖然，莊論達矣，而亦未盡也。如生忠魂英魄，歷劫不化，當如睢陽爲厲以殺賊，非泯泯以沒者。况夫朝廷恤之，門人思之，有增秩之文，有延世之賞，有遺集之刻，以求其傳。均有身盡而我不與之俱盡者在，生亦可以含笑九京也夫！

國朝光正事略序

余嘗以大清達人傑士，超越古初而紀述闕如，用爲歎憾。道光之末，聞嘉興錢衍石給事儀吉，仿明焦竑獻徵錄爲國朝徵獻錄，因屬給事從子應溥寫其目錄，得將相大臣循良忠節儒林文苑等凡八百餘人，積二三百卷，借名人之碑傳，存名人之事蹟。自別京師，久從征役，而此目錄冊者，不可復睹。同治初，又得鄆陵蘇源生文集，具述其師錢給事於徵獻錄之外，復節錄名臣爲光正事略，於是知錢氏頗有造述，不僅鈔纂諸家之氏矣。又二年，而得吾鄉李元度次青所著光正事略，命名乃適與錢氏相合。前此二百餘年未有成書，近三十年中，錢氏編摩於泮水，次青成業於湖湘，斯足徵通儒意趣之同，抑地下達人傑士，其靈爽不可終闕也。自古英哲非常之君，往往得人鼎盛，若漢之武帝，唐之文皇，宋之仁宗，元之世祖，明之孝宗，其時皆異材勃起，俊彥雲屯，煇耀簡編，然考其流風所被，率不過數十年而止。惟周之文王，暨我聖祖仁皇帝，乃閱數百載而風流未沫。周自后稷十五世集大成於文王，而成康以洎東周，多士濟濟，皆若秉文王之德。我朝六祖一宗，集大成於康熙，而雍乾以後，英賢輩出，皆若沐聖祖之教。此在愚氓，亦似知之，其所以然者，雖大智莫能名也。聖祖嘗自言年十七八時，讀書過勞，至

於咯血，而不肯少休；老耄而手不釋卷；臨摹名家手卷，多至萬餘；寫寺廟匾榜，多至千餘。蓋雖寒峻不能方其事。北征度漠，南巡治河，雖卒役不能踰其勞。祈雨禱疾，步行天壇，并醢醬醢鹽而不御，年逾六十猶扶病而力行之。凡前聖所稱至德純行，殆無一而不備。上而天象，地與歷算，音樂考禮，行師刑律，農政下至射御醫藥，奇門壬遁，滿蒙西域外洋之文書字母，殆無一而不通，且無一不創立新法，別啓津途。後來高才絕藝，終莫能出其範圍。然則雍乾嘉道累葉之才，雖謂皆聖祖教育而成，誰曰不然？今上皇帝嗣位大統中興，雖去康熙益遠矣，而將帥之乘運會立勳名者，多出一時章句之儒，則亦未始非聖祖餘澤陶冶於無窮也。如次青者，蓋亦章句之儒，從事戎行，咸豐甲寅乙卯之際，與國藩患難相依，備嘗艱險。厥後自領一隊，轉戰數年，軍每失利，輒以公義糾劾罷職。論者或咎國藩執法過當，亦頗咎次青在軍偏好文學，奪治兵之目力，有如莊生所譏挾策而亡羊者。久之，中外大臣數薦次青，緩急可倚。國藩亦草疏密陳。李元度下筆千言，兼人之才。臣昔彈劾太嚴，至今內疚。惟朝廷量予褒省。一當時雖爲吏議所格，天子終右之起家，復任黔南軍事，師比有功，超拜雲南按察使。而是書亦於黔中告成。聖祖有言曰：『學貴初有決定不移之志，中有勇猛精進之心，未有堅貞永固之力。』一次青提兵四省，屢蹶仍振，所謂貞固者非邪？發憤著書，鴻編立就，亦云勇猛矣。願益以貞固之道持之，尋訪錢氏遺書，參訂修補，矜練歲年，慎褒貶於鑄錄，酌羣言而取衷，終成聖清鉅典，上躋周家雅頌誓誥之林，不尤足壯矣哉！

重刻茗柯文編序

武進張大令式曾將重刻其曾祖王父臬聞先生茗柯文集，而以寫本示余，屬爲之序。蓋文章之變多矣，高才者好異不已，往往造爲瑰瑋奇麗之辭，倣效漢人賦頌，繁聲僻字，號爲復古，曾無才力氣勢以驅使之，有若附贅

懸疣，施膠漆於深衣之上，但覺其不類耳。敘述朋舊，狀其事蹟，動稱卓絕。若合古來名德至行備於一身，譬之畫師寫真，衆美畢具，偉則偉矣，而於其所圖之人固不肖也。吾嘗執此以衡近世之交，能免於二者之譏實鮮。蹈之者多矣！臬聞先生編次七十家賦，評量殿最，不失銖黍，自爲賦亦恢闊絕麗。至其他文，則空明澄澈，不復以博奧自高。平生師友多超特不世之才，而下筆稱述，適如其量。若帝天神鬼之監臨，褻譏不敢少溢，何其慎歟！自考據家之道既昌，說經者專宗漢儒，厭薄宋世義理心性等語，甚者誣毀洛閩，披索疵瑕，枝之蒐而忘其本，流之逐而遺其源。臨文則繁徵博引，考一字，辨一物，累數千萬言不能休，名曰漢學。前者自矜創獲，後者附和偏詖而不知返，君子病之。先生求陰陽消息於易，虞氏求前聖制作於禮，鄭氏辨說文之諧聲，剖晰毫芒，固亦循滿學之軌轍。而虛衷研究，絕無陵駕先賢之意，萌於至隱，文辭溫潤，亦無考證辨駁之風。盡取古人之長，而退然若無一長可恃。意其蘊蘊者厚，遏而蔽之，能焉而不伐，斂焉而愈光。殆天下之神勇，古之所謂大雅者歟！張氏之先，兩世賢母，撫孤課讀，一日不能再食，舉家習爲故常。孝友艱苦，遠近歎慕。自粵賊縱橫東南，糜爛常潤等郡，室廬蕩然，張氏之窮約，殆有甚於疇昔。書籍刻板皆摧燒，不復可詰矣。余昔讀張氏諸書，旣欽其篤行，茲重覽茗柯文編，樂其復顯於世也，乃忘其陋而序之。

湖南文徵序

吾友湘潭羅君研生，以所編纂湖南文徵百九十卷示余，而屬爲序其端。國藩陋甚，齒又益衰，奚足以語文字。竊聞古之文，初無所謂法也。易書詩儀禮春秋諸經，其體勢聲色，曾無一字相襲。卽周秦諸子，亦各自成體。持此衡彼，畫然若金玉與卉木之不同類，是烏有所謂法者？後人本不能文，強取古人所造而摹擬之，於是有合有離，

而法不法名焉。若其不俟摹擬，人心各具自然之文，約有二端：曰理，曰情。二者，人人之所固有。就吾所知之理而筆諸書，而傳諸世，稱吾愛惡悲愉之情而綴辭以達之，若剖肺肝而陳簡策，斯皆自然之文性，情敦厚者類能爲之。而淺深工拙，則相去十百千萬而未始有極。自羣經而外，百家著述，率有文勝。以理勝者，多闡幽造極之語，而其弊或激宕失中；以情勝者，多悱惻感人之言，而其弊常豐縟而寡實。自東漢至隋，文人秀士，大抵義不孤行，辭多儷語。卽議大政，考大禮，亦每綴以排比之句，間以婀娜之聲，歷唐代而不改。雖韓李銳志復古，而不能革舉世駢體之風。此皆習於情韻者類也。宋興既久，歐陽曾王之徒，崇奉韓公，以爲不遷之宗。適會其時，大儒迭起，相與上探鄒魯，研討微言，羣士慕效，類皆法韓氏之氣體，以闡明性道。自元明至聖朝，康雍之間，風會略同，非是不足與於斯文之末。此皆習於義理者類也。乾隆以來，鴻生碩彥，稍厭舊聞，別啓涂軌，遠搜漢儒之學，因有所謂考據之文；一字之音訓，一物之制度，辨論動至數千言。曩所稱義理之文，淡遠簡樸者，或屏棄之，以爲空疏不足道。此又習俗趨嚮之一變已。湖南之爲邦，北枕大江，南薄五嶺，四接黔蜀，羣苗所萃，蓋亦山國荒僻之亞。然周之末，屈原出於其間，離騷諸篇，爲後世言情韻者所祖。逮乎宋世，周子復生於斯，作太極圖說，通書，爲後世言義理者所祖。兩賢者皆前無師承，創立高文，上與詩經周易同風，下而百代逸才舉，莫能越其範圍。而况湖湘後進，沾被流風者乎？茲編所錄，精於理者蓋十之六，善言情者約十之四，而駢體亦頗有甄采，不言法而法未始或紊。惟考據之文，蒐集極少。前哲之倡導不宏，後世之欣慕亦寡。研生之學，稽說文以究達詁，箋禹貢以晰地志，固亦深明考據家之說；而論文但崇體要，不尙繁稱博引，取其長而不溺其偏，其猶君子慎於擇術之道歟。

雲槩山人詩序（代季師作）

自韓愈氏有言，「權愉之詞難工，窮苦之音易好。」歐陽公之效，亦稱「詩必窮而後工。」後之論者，大率祖述其說，以謂「宮音溫和，難於聳聽，商音淒厲，易以感人。」故盛世之巨公，其詩歌往往不及衰世之孤臣逐客，而廟堂卿相，例不能與窮巷憔悴專一之士，角文藝之短長。數十年來，人人相與持是說而不變，所從來久矣。芝昌嘗究觀詩教之終始，竊獨以爲未必然也。鄭氏所撰三百篇譜，大抵成周盛時，賢人有位之作爲多，東遷以降，王迹旣熄，詩亦替矣。西漢蘇李，東漢班張，號爲能詩，亦當兩京全盛之日。李唐之世，詞人百輩，累迹而興，然世所稱爲四唐者，雖愚者亦知有初盛而貶中晚。蓋聲音之道，與政相通。國家鼎盛之日，太和充塞，庶物恬愉，故文人之氣盈，而聲亦上騰。反是，則其氣歉而聲亦從而下殺。達者之氣盈矣，而志能斂而之內，則其聲可以薄無際而感鬼神；窮者之氣旣歉，而志不克劃然而自申，則甕牖窮老，而不得一篇之工，亦常有之。然則謂盛世之詩不敵衰季，卿相不敵窮巷之士，是二者殆皆未爲篤論已。吾師長白宮保相國，光輔聖主二十餘年，智深而量遠，果決而閒定，暇日以所爲詩二冊見示。芝昌受而讀之，簡肅清夷，不名一能。篇帙不繁，而行役之作，扈從之章，生平政蹟，略備於斯。抑有詩史之遺意。其於六朝唐宋諸家，若合衆金以融一冶，而鑄爲重器。觀者但知器之良，而忘其所采爲誰氏之金也。於時皇清承平已二百祀，重熙累洽，遐邇禔安，跂行喙息之倫，莫不茹仁踐義。時會可謂極隆。而吾師入總百揆，出領三輔，門生故吏，吐哺延接，天憲出內，曹司自事，手批口答，日以百計。而乃從容揮斥，時從事於吟詠，若行所無事者。才分之優絀，什百千萬，如此其遠也。觀吾師所際之時，與夫詩之所詣，而後知曩之宗韓歐之說者，亦所謂察其一，未睹其二者哉。讀旣竟，因附陳微義識於簡端，用質知言者焉。道光二十有七年九月某日，門人季芝昌謹序。

錢選制藝序

乘椎輪於金根玉輅之旁，夫人以爲陋矣。服草衣卉服於袞冕繡裳之朝，夫人以爲悖矣。甚哉！時之不可已也。泥槁而山樛，夏葛而冬裘，適時則貴，失時則捐。昔馮唐終身不遇，而曰「文帝好老，而臣尙少，武帝好少，而臣已老。」豈曰非材，如不遇時，何矧夫習制藝以戈取科名，而有不附聲比貌求合宜時者乎？雖然，趨時之道，豈一端哉？天下之事，其始蓋有一二巧者標新領異，以駭羣聽；其次則能者慕效之；又其次則拙者剽竊之。慕而效之，是謂風氣；剽而竊之，是謂弊流。不數十年，而昔之新且異者將厭棄矣，則又有巧者移易之。又數十年而亦厭棄矣。人情賤同而思異，物窮則變，自古然也。故善趨時者貴先時，不貴後時。場屋之文，何獨不然？國家以制藝取士，二百年來爲體屢遷。乾隆嘉慶之際，學者研鍊經義，負聲振采，醜郁葩華。道光初年，稍患文勝詞豐而義寡，扼蠟其外而塗泥其中者，往往而有。於是志者慨然思以易之，刊其支蔓，矯以清真。當其始出，若撥霧而見日，厭肥膩而飲太羹也。而今已二十年矣。諺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以中好廣眉，四方成半額。」自往者標爲清真之目，近乃頗事佻巧，拋棄詩書，或一挑半剔以爲顯，排句疊調以爲勁，抑之無實，揚之無聲。所謂歷久而厭棄者，其不然乎？所謂物窮則變者，其將在茲乎？善趨時者，當以此時振翱翔之骨，發鏗訇之響，鎔經史而鑄偉詞，揆以好異之人情，驗以將變之風氣，吾知其必有合也。僕不敏，嘗欲采近科墨彙爲一帙，以爲趨時者先聲之導。人事滋劇，卒鮮休暇。同年錢君崑仙頃出茲編見示，揀新汰弊，先得我心。苟有能者慕效，則風氣從此移易。錢君其巧者與？抑吾又有說焉：風氣者，必變者也，而規矩者，不變者也。今夫斲木爲輿，軫方以象地，蓋圓以象天，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而後出而合輻。深衣之制，袂圓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兼以應直應平，而彼非奇衰之服，制藝之有規矩，先輩蓋詳言之。錢君此選，奇正濃淡，不名一能，要其引繩削墨，其有悖於前人之程式者鮮矣。苟舍是而別求先時之巧，是猶行遠者有說幅之占，製錦者之不得要領也，將可乎哉？

送郭筠仙南歸序

凡物之驟爲之而遽成焉者，其器小也；物之一覽而易盡者，其中無有也。郭君筠仙與余友九年矣，卽之也溫，挹之常不盡。道光甲辰，乙巳兩試於禮部，留京師，主於余，促膝而語者四百餘日，乃得盡窺其藏。甚哉！人不易知也。將別，於是爲道其深，附於回路贈言之義，而以吾之忠効焉。蓋天之生材，或相千萬，要於成器以適世用而已。材之小者視尤小者，則優矣；苟尤小者琢之成器，而小者不列於用，則君子取其尤小者焉。材之大者視尤大者，則絀矣；苟尤大者不利於用，而大者琢之成器，則君子取其大者焉。天賦大始，人作成物。傳曰：『人不天不因人，人不人不成人。』不極擴充，追琢之能，雖有周公之才，終棄而已矣。余所友天下賢士，或以德稱，或以藝顯，類有以自成者。而若筠仙躬絕異之姿，退然深貶，語其德若無可名。學古人之文章，入焉既深，而其外猶若錙銖，而不安其無所成者。與匠石斲方寸之木，斤之削之，不移瞬而成物矣；及乎裁徑尺之材，以爲榱桷，不閱日而成矣。至哉！運化之樞柂，爲天子營總章太室之梁棟，經旬累月而不得成焉，其器瘳大，就之癒艱，淺者欲以一概律之，難矣。且所號爲賢者，謂其絕拘攣之見，曠觀於廣大之區，而不以尺寸繩人者也。若夫逢世之友，智足以與時物相發，力足以與機勢相會，此則衆人之所共覩者矣。君子則不然，赴勢甚鈍，取道甚迂，德不苟成，業不苟名，艱勤錯迕，遲久而後進，銖而積寸而累。旣其純熟，則聖人之徒，其力造焉，而無扞格，則亦不失於令名。造之不力，歧出無範，雖有瓊質，終亦無用。孟子曰：『五穀不熟，不如荑稗。』誠哉斯言也！筠仙勸哉！去其所謂扞格者，以漸至於純熟，則幾矣。人亦病不爲耳。若夫自揣旣熟，而或不達於時軌，是則非余之所敢知也。

送謝吉人之官江左序

吾湘鄉當乾隆時，人才殷盛。鄧筆山爲雲南布政使，羅九峯爲禮部侍郎，而謝蕪泉先生爲御史。三人者皆起家翰林，而御史君名震天下。是時和坤柄國，聲張勢厲，家奴乘高車橫行都市，無所憚。御史君巡城遇焉，掉之出而鞭之，火其車於衢。世所稱「燒車御史」者也。其後二十餘年，御史君之子果堂，以河南縣令卓薦召見。上從容問曰：「汝卽「燒車御史」之子乎？」不數月，遷四川知府。又十餘年，而謝吉人邦鑑復以進士出爲江南縣令。吉人御史君之孫，而知府君之弟之子也。將之官，其常所酬酢者，或爲詩送之。吉人乃索子爲序，而乞言以糾其不逮。於是拜手告曰：「子今長人矣，四封之內，尊無與二。堂上頤指，堂下趨者百人。所識窮乏，仰而待命。設館以延賓友，貌敬而情離。卽有不善，彼所謂趨者待命者，貌敬者，或知之而不諫，或諫焉而不力。吾以其身巍然處於衆人之上，而聰明識量，又誠越而倍之。前有唯，後有諾，於是予聖自雄之習，囂然起矣。而左右之人又多其術以餌我，內之傲者日勝，外之欺者日衆。茲其所以舛也。昔者密子賤治單父，孔子曰：「子何施而衆悅？」對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所以治人之道。」孔子歎曰：「其大者乃於此乎有矣。」魯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好善優於天下。」東漢龐參爲漢陽太守，先候隱居任棠。棠不與言，但以雍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前，抱兒孫伏戶下。參會其意曰：「水者，欲吾清也；設大本，雍欲吾擊疆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故古人之學，莫大乎求賢以自輔。小智之夫，矜己而貶物，以衆人卑卑，無足益我。夫不反求諸己，而一切掩他人之長而蔑視之，何其易與！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乂。』謂求賢而終不能得者，非篤論也。今震澤宰左君青峙，吾湘鄉之賢者也，任俠而不矜，諳事而不計利害。子往試求之，必有所以益子者。友仁以礪德，利器以善事。旣以上繩祖武，又以紹諸鄉先輩之徽，無棄爾輔員於爾幅。青峙，子之輔也。抑吾聞江南爲仕宦麟萃之邦，或因青峙而得盡交其賢士大夫，是尤余所望也。」

送周荇農南歸序

天地之數，以奇而生，以偶而成。一則生兩，兩則還歸於一。一奇一偶，互爲其用，是以無息焉。物無獨必有對，太極生兩儀，倍之爲四象，重之爲八卦，此一生兩之說也。兩之所該，分而爲三，殺而爲萬，萬則幾於息矣。物不可以終息，故還歸於一。天地網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此兩而致於一之說也。一者陽之變，兩者陰之化，故曰：「一奇一偶者，天地之用也。」文字之道，何獨不然？六籍尙已自漢以來，爲文者莫善於司馬遷。遷之文，其積句也皆奇，而義必相輔，氣不孤伸，彼有偶焉者存焉。其他善者，班固則毗於用偶，韓愈則毗於用奇。蔡邕、范蔚宗以下，如潘陸沈任等，比者皆師班氏者也。茅坤所稱八家，皆師韓氏者也。傳相祖述，源遠而流益分，判然若白黑之不類。於是刺議互興，尊丹者非素，而六朝隋唐以來，駢隅之文亦已久。王而將厭，宋代諸子乃承其敝，而倡爲韓氏之文。而蘇氏遂稱曰：「文起八代之衰。」非直其才之足以相勝，物窮則變，理固然也。豪傑之士所見，類不甚遠。韓氏有言：「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由是言之，彼其於班氏相師而不相非明矣。耳食者不察，遂附此而抹撥一切。又其言多根六經，頗爲知道者所取，故古文之名獨尊，而駢隅之文乃屏而不得與於其列。數百千年無敢易其說者，所從來遠矣。國家承平奕禩，列聖修禮右文，碩學鴻儒，往往多有。康熙雍正之間，魏禧、汪琬、姜宸英、方苞之屬，號爲古文專家，而方氏最爲無類。純皇帝武功文德，壹邁古初，徵鴻博以考藝，開四庫館以招延賢儒。天下翕然爲浩博稽核之學，薄先輩之空言，爲文務闕麗。胡天游、邵齊、蕭孔廣、森、洪亮吉之徒，蔚然四起。是時郎中姚鼐息影金陵，私淑方氏，如碩果之不食，可謂自得者也。沿及今日，方姚之流風稍稍興起，求如天游、齊、蕭輩闕麗之定，闕然無復有存者矣。間者吾鄉人凌君玉垣、孫君鼎臣、周君壽昌，乃頗

從事於此。而周君爲之尤可喜。其才雅贍有餘地，而奇趣迭生，蓋幾於能者。夫適王都者，或道晉，或道齊，要於達而已。司馬遷，文家之王都也。如周君之所道，進而不已，則且達於班氏，而不爲韓氏所非，又不已，則王都矣。周君以道光乙巳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值皇太后萬壽，天子大孝錫類，臣下得榮其親，將奉詔命以歸覲，出所爲文示余。余乃略述文家原委，明奇偶互用之道，假贈言之義，以爲同志者勸。嗟乎！區區而以文字相討論，是則余之陋而不賢者，識小之類也。

送陳岱雲出守吉安序

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日長至，翰林編修茶陵陳君奉命出守吉安，明日入謝，上曰：「禮官章上汝妻與請臚表，有諸？」卽頓首敬謝。『臣源竟妻蒙恩旌表孝行，』其可旌奈何，則隱約情事具對十一。上嘉歎，所以尉勸良厚。陳君出涕泣告人：『天子乃能省源竟家事，源竟何以報？』先是陳君嘗大病，妻易安人，傾死力營救，最後封臂和藥飲君。君病瘳，而安人遭疾，又數月而生子。子生彌月而安人卒。余昔銘其墓，所稱「憂勞積劇焉可支」者也。旣歸喪，陳君之母語其親戚曰：『是善事我，又有功陳氏。』先祖語鄉人亦如之。鄉人上其行，有司以達於禮官，禮官章上不數日而陳君有吉安之命，於是陳君益不自克，且曰：『吾有親君殊恩，妻又贊我死，吾負三不報，其何以酬？』向人輒吁歎，日夜嗛然內疚。亡何將出國門，國藩乃進而稱曰：子之方寸幾矣，抑未知所持也。夫忠孝者，每事而迹之，則日不勝，要惟行吾心之不得已者，斯可矣。民之初，蓋有不忍於其所生，先王制爲事親之禮，溫清而定省，疾則嘗藥，諫則號泣，因人之情而爲後達之。其於事君也亦然。父母者，育我天者，先父母而生我君者，後而成我者也。有不忍忘本於父母者，而後愛身以及子姪；有不忍忘本於天者，而後愛吾君以及人民。

庶物。故入而供弟子之職，出而力王家，勤民事。非直好爲觀美，內有所激發，不得已而爲之者也。先王之教既熄，人不能自道於道，乃始慕名號而從事，其中則漠無所動。滯濶以養親，而非必中有所愛；踧踖以覲君，而非必中有所敬。及其居官，朝令曰編保甲，夕令曰興水利，復常平，擇名號尤美者而張之，漫不省其所以然。外之標識如彼，內而墮壞如此。故名目者，所以喪人之良心而墮凡事也。仲尼曰：「人而不仁，如禮何？」言本心既亡，不堪以文爲塗附之也。賢者思以易之，獨宜求諸心之不得已者耳。盜賊公行，不得已而立保甲；旱澇饑饉，不得已而興水利；常平行之不合，不得已而思。亟思亟問，必盡善而後已。鑿而不舍，靡物之斷。古有刳臂療病而立應者，彼迫於無可如何，其神固已深入金石矣。今或浮慕奇行，而以號於衆曰：「吾將效刳肉故事。」要名之念熾於中，責效之情流於外，則臨事必不爲爲之，且不應。然則子欲上不負君親，下不媿令妻，可以知所從事矣。吾辱相知重，他無可言者。至離合之故，則別繫以詩。

送唐先生南歸序

古者道一化行，自卿大夫之弟子與凡民之秀，皆上之人，置師以教之。於鄉有州長，黨正之儔；於國有師氏，保氏。天子旣兼君師之任，其所擇大抵皆道藝兩優，教尊而禮嚴，弟子摳衣趨隅，進退必慎。內以有所憚而生其敬，外緝業以興其材。故曰：「師道立而善人多。」此之謂也。周衰，教澤不下流，仲尼于諸侯，不見用，退而講學於洙泗之間，從之遊者如市。師門之盛，振古無儔。然自是人倫之中，別有所謂先生徒衆者，非長民者所得與聞矣。仲尼旣沒，徒人分布四方，轉相流行。吾家宗聖公，傳之子思、孟子，號爲正宗。其他或離道而專趨於藝，商瞿授易於豢臂子弓，五傳而爲漢之田何；子夏之詩，五傳而至孫卿，其後爲魯申培；左氏受春秋八傳而至張蒼。是以兩漢

經生，各有淵源。源遠流歧，所得漸織，道亦少裂焉。有宋程子、朱子、出紹孔氏之絕學，門徒之繁，擬於鄒魯，反之躬行，實踐以究羣經要旨，博求萬物之理，以尊聞而行知，數百千人，粲乎彬彬。故言藝則漢師爲勤，言道則宋師爲大，其說允矣。元明及我朝之初，流風未墜，每一先生出，則有徒黨景附，雖不必束修自上，亦循循隅坐，應唯敬對。若金許、薛胡、陸稼書、張念芝之儔，論乎其德則闐然，諷乎其言則犁然而當理，考乎其從遊之徒，則踐規蹈矩，儀型鄉國。蓋先王之教澤，得以僅僅不斬，頑夫有所忌而發其廉恥者，未始非諸先生講學與羣從附和之力也。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誠珍之也。今之世，自鄉試禮部試舉主而外，無復所謂師者。間有一二高才之士，鉤稽故訓，動稱漢京，聞老成倡爲義理之學者，則罵譏唾悔。後生欲從事於此，進無師友之援，退犯萬衆之嘲，亦遂卻焉。吾鄉善化唐先生，三十而志洛閩之學，特立獨行，詬譏而不悔。歲庚子，以方伯內召爲太常卿，吾黨之士三數人者，日就而考德問業。雖以國藩之不才，亦且爲義理所薰蒸，而確然知大閑之不可踰。未知於古之求益者，何如？然以視夫世之貌敬舉主，與厭薄老成，而沾沾一得自矜者，吾知免矣。丙午二月，先生致仕得請，將歸老於湖湘之間，故作師一首，以識年來嚮道之由，且以告吾鄉之人，苟有志有強立，未有不嚴於事長之禮，而可以成德者也。

送江小帆同年視學湖北序

今天下郡縣牧民之吏，大抵以刑強齊之耳！任蚩蚩者自爲啄息，喜怒一不顧問。至其犯法，小者極楛，大者棄市，豪強者漏網，弱者糜爛，苟以掩耳目而止。原國家所以立法之意，豈爾爾哉？蓋亦欲守土者，日教民以孝弟仁義之經，不率而後刑之。其率教而有文者，則以進於學使者而登之庠序。既登之矣，則以授於校官而常飭之。故

古者欲射讀法，在今日則守令之職。而今之學政也者，不過因文藝以別羣士之優劣，因士之優劣以知守令教民之勤惰。故巡撫者，天子所使以察守土者養民之善與否也；學政者，天子所使以察守土者教民之善與否也。承平既久，法意寢失。郡縣有司不知三物爲何事，而教民之任，獨以責之學政與校官。而所謂校官者，類多衰疾晚暮之徒，其祿不足自贍，往往與學宮弟子爭錐刀之末，不特不克助宣教化，或轉話言以蔽學政之耳目。彼學政者，孤懸客寄於一行省之中，守土者皆貌敬而神拒之，日懣精於文字而角機智於千百詭弊之場，而欲以餘力教民以仁義孝弟之經，其不亦難矣哉！然則如之何而可弊之除也？先其甚者，利之興也，先其易者，其可矣。自功利之說中於膏肓，學者求速化之方，束髮而敝精於制藝，窮老而不休；六經至不能舉其篇目，何有於他書。今欲稍返積習，莫若使之姑置制藝而從事經史，獎一二博通之士，以風其餘。於登名扁試之外，別求旁搜廣采之術。凡郡縣莫不有書院，大率廩給其才者，而紳其不能者，名曰膏火，所以濟學校之不及也。學政下車之始，則牒各縣，令曰：『明年，吾視某縣學，當以某經試士，能背誦否？某史試士能言否？其爲我播告偏隅，咸使知之。』牒校官曰：『吾按臨之始，每縣當選諸生廿人，說書有不至，惟汝罰。』及其按郡，招諸生來前，果使背誦某經，說某史某卷大指，能誦說者，予以書院之廩資，尤能者，倍之；三之，尤能者，牒送省會之書院，亦倍其廩資。其不能者，廩生削其餼，附生微辱之。每縣試以三四人，則餘者懼矣。自六經外，如史、漢、莊、騷、說文、水經、文選、宋五子及杜、韓、歐、蘇、曾、王專集之屬，每縣使習一部焉。歲試使習者，科試則易之，覆名試以制藝，以彰朝廷之公令。面試說書，以鳴使者之私好。二者並行而不悖，皆善矣。則拔而貢之成均，使彼邦之人曉然知吾好博通之才，庶幾由文以溯本，舉一以勤百。然後孝弟仁義之教，可以漸而興也。乘傳所經之地，有書院焉，則入而詔諸生以大義。彼邦有搢紳多聞者，則禮而薦之爲郡縣書院之長，於是其亦可以樹之風聲矣。同年友江君小帆之視湖北學也，所以講求職

思者甚備。余乃別思一搜采之術，無啓弊之竇，而有補教之旌者。於是以淺淺之說進焉。

送劉君椒雲南歸序

聖人之異於衆人者，安在乎！耳目口鼻心知，百體皆得其職而已矣。天之生夫人也，耳職聽而目職視，口體職言動，心職思，非所聽而濫焉，非所視而淫焉，於官爲不法，可以視窮者而吾弗義盡焉，可以聽達者而吾弗能盡焉。於官爲不稱，其於口體心思也亦然，不稱者才絀，不法者知而奸之，罪又甚焉。聖人者不軌不耳，不度不目，其自一室之米鹽，推而極於天下之大，鬼神之幽，離於人倫，殺於萬事，凡視聽所宜晰無不晰，凡言動所宜無不審，凡心思所宜條理無不條而理之。使夫一身得職，而天地萬物各安其分，以位以育，以效吾之官司，所謂踐形者也。周公之所以爲周公，孔子之所以爲孔子，其不以此也哉？今之君子之爲學者，吾惑焉。耳無真受，衆耳之所傾亦傾之；目無真悅，衆目之所注亦注之。奸視而回聽，言不道而動不端，無過而非焉者。衆好所在而不之趨焉，則不相賓異矣。爲考据之說者曰：『古之人，古之人，如此則幾，彼則否。』起一強有力者之手口，羣數十百人蟻而附之，朝記而暮誦，課迹而責音，竭己之耳目心思以承奉人之意氣，曾數不紀，風會一變，蕩然漸滅。又將有他說者出，爲羣意氣之所會，則又焦神悴力而趨之。鈞是五官百駭也，不踐聖人之形而逐衆人之好，疲一世以奔命於庸夫之毀譽，竟死而不悔，可謂大愚不靈者也。漢陽劉君椒雲，湛深而敦厚，非其視不視，非其聽不聽，內志外體，一準於法矣，而所以擴充官骸之用，又將推極知識，博綜百氏以求竟乎其量。余猶懼其敝身心以役於衆好也，於其別也，書是以貞之。然余固亦頗涉前二說者之流，而奔命於衆好之場者，又因以自砭焉。

易問齋之母壽詩序

古者以言相贈處。至六朝，唐人朋知分隔，爲餞送詩，動累卷帙，於是別爲序以冠其瑞。昌黎韓氏爲此體尤繁。間或無詩而徒有序，於義爲已乖矣。元明以來，始有所謂壽序者。夫人之生，飢食而渴飲，積日而成年。苟不已，必且增至六十七，又不已，則至大耋期。頤彼特累日較多耳，非者絕特不可幾之理也。胡序之云：而爲此體者，又率稱功頌德，累牘不休。無書而名曰序，無故而諛人以言，是皆文體之詭，不可不辨也。道光乙巳六月，爲易柳恭人七十誕辰。嗣君問齋郎中徵求士大夫之詩至數十篇，而屬余爲序。其簡端問齋其能辯文體者矣。余讀諸君詩，知恭人事贈君口口先生，豈非所謂代有終者哉？初，先生以長且賢，理家事，無劇易必躬，佔畢之業稍棄矣。恭人來歸，一代任焉。米鹽凌雜，不復關白。先生由是得專精舉子業。嘉慶戊午，舉於鄉。戊辰，遂成進士。蓋內顧無憂，壹志以底於成，恭人之力也。先生官陝西，恭人以舅姑春秋高，留侍養，不隨之官所。既而太夫人就養秦中，恭人又留治家務，既而先生移官山東，恭人仍留里居。計先生宦遊三十餘年，而恭人僅一入秦，再之山東之郟，不過三年耳。婦人類以徙官爲榮，鄉里齷齪，不足自適。一旦朱憤翟菲，稱爲命婦，入則鼎食，出則武夫前呼，侍女如雲。此常情所最稱意，恭人恬然不以爲榮，獨習勞居僻鄉，爲先生經畫家政。敗絮敝革，儲以待用，甘糲糲以自菲。歲時親戚承問無缺，藥餌餘糧全活貧弱下戶，躬操作以率先子婦。此其識有過人者。以視擁象輿以命婦自炫，頤使侍俾，俯仰如神者，其實否當有辨也。詩人之祝女子曰：『無非無儀。』易此而自詡，則於道爲悖矣。如恭人者，所事不出閨闈，所行不越庸德，獨其相夫以發名成業，而不慕從官之榮，此有人所難能，而其他蓋可知矣。余故揭其大者著於篇。若其稱述懿行，頌禱繁祉，則諸君之詩實詳，故不及云。

陳岱雲太守爲母生日讌集賓僚詩序

易曰：『雷出地奮，先王以作樂崇德。』蓋古者雖有艱大阨塞，聖人窮力畢精，削除荒類，人心夷悅，而後作樂以宣幽滯，譬若春雷奮發，而秋冬之沈痼蔽塞於地中，固已久矣。故曰：『患難所以開聖，憂勞所以興國。』古之通義也。致夫賢達之起，卿大夫之家莫不以此。其初類有非常之撼頓顛蹶，戰兢僅而得全，疾疾生其德術，茶蘖堅其筋骨。是故安而思危，樂而不荒。如彼其自克也，豈偶然哉？茶陵陳岱雲太守，成童而喪父，事無巨細，壹操於母。劉太恭人，家故微也，又多奇閔，藥醫不絕於室，期功之喪不絕於門，槌無縷，盎無儲者，數數然也。方太守就傅於外，天盛寒，家惟二衾，一實以棉，一單衾耳。太恭人不忍子以窶凍爲人所詬，強以棉衾予太守，而自以單衾擁二幼子。太守不忍母寒而已，獨溫，則虛衾而終不御。太恭人亦終不以酷窮而令子廢學。居無何，太守以進士通籍爲翰林，而家之艱於謀食如故，而太恭人之勤約自刻亦如故。道光二十四五年，天子以海氛初靖，亟思振興吏治，以修內而攘外，特簡近臣以守要郡。乙巳仲冬，太守用是有吉安之命，明年量移廣信，於是祿入稍豐，寢寢怡裕矣。其年十一月，爲太恭人六十生日，太守開閣觴客，韻以絲竹。本省之僚屬，所部之士民，與他邦之客游茲土者，凡若干人，爲詩歌上壽者，凡若干篇。乃書抵京師，屬國藩序之。夫陽不可盈，樂不可極，故禮主靜而樂主反，勝則流矣。太守思前者慈母支持之艱，與今者天子簡用之重，將必有穆然深念者，是則承歡之大者歟。

唐鏡海先生七十生日同人寄懷詩序

善化唐太常先生，以道光丙午致仕還湘，明年年七十矣。五月七日，實初度之辰，六安吳君廷棟始爲寄懷詩。

略寓詩人戢穀俾威之義。既而師宗竇君塈及某君某君皆踵爲之。凡得詩若干首，大抵惜繼見之不可常，頌長者之多祉。先生之弟子黃君兆麟與其弟倬命國藩爲之序。竊嘗觀古之君子，其載德而荷道者，必有人焉帥而掖之，而後後者有所階而進；必有人焉輔而翼之，而後前者有所託而傳。水非水而不續，人非人而不承。蓋桐鄉張考夫先生之興，則有凌淦安何商隱沈石長諸子爲之附；太倉陸道威先生之起，則有盛聖傳陳確菴江蘊園諸子爲之興。二先生之爲道，至寂寞也，而諸子者相從於太羹元音之際，殆於邈世不見稱而無怨，彼各有其志爾。唐先生之內召爲太常卿也，以道光庚子僦屋於內城之西南，分聽事四之一爲讀書之室，裘得周尺之步，廣半步耳。自國藩之修候，或月一至，或再三至，未嘗不見先生手一編，危坐其中。它人見者亦然。此所謂寂寞者非邪？民之情好聲利而惡澹泊，淺者趨死祿仕，深者博文多藝，獵取浮譽，亦足以降其好勝之私。先生爲外吏二十年，蕭然無資積以自存，既當世之所謂迂闊，而其爲學也，又惟自治其身心之急，或不沾沾於文藝之短長。以故士之驚才技而競聲稱者，亦罕過而勤焉。而吳竇諸君子獨相尋於澹泊，究道而考德，夙參而莫造，既其違離，而作爲詩歌以抒懷想。斯豈曩者凌淦安何商隱及沈盛陳江之疇邪？何其篤也！自明代以來，年齒至五十以上，則人多爲詩以視之，諛媚殆於亡等，又有所謂壽序者。余昔書歸有光文集，已痛詆其陋，其他則又不足譏。今諸君子既舍聲利而別有所向，而其爲詩又約旨斂辭，頌無溢量，豈不本末並茂，不與人人同科者哉？於是畢讀而序之。世有達於文體之君子，庶終覽焉！

朱心垣先生五十六壽序

於余爲兄弟行，結交最少，久而彌摯者，屈指無幾人也。則有若朱嘯山富春。於余爲父執，又早器余。余愛慕而

不敢侮者，亦無幾人也。則有若姻伯心垣先生。嘯山爲先生家嗣，其交余也，先生實令之也。先是，先生與家嚴君同學，互相掖重，兩家世好，旣篤，重之以婚姻，故余知先生特詳。前歲丙申，先生年五十，嘯山謀稱觴，乞余以言侑爵。先生曰：「是何爲者？」傳曰：「恆言不稱老。」今吾方託堂上之蔭，將不以禮處我乎？抑以諛詞誣我乎？且古者下壽六十，今吾猶未也。」固請不獲。又數年，嘯山舉於鄉，偕余北上，從容謂曰：「吾父所以固辭頌禱者，善則歸親，義不得專也。今吾欲匄子文，爲寒門作家慶，圖使吾父上有以承祖父母權，下有以自娛，而卽以爲吾父壽，可乎？」余曰：「可。昔董召南隱居孝義，昌黎韓子爲詩紀其事；姚氏三瑞堂世以孝稱，東坡亦作詩美之。今君欲以娛重闈者，娛其親，是孝子等而上之之義也。賢哉！吾不能以詩壽先生，請觀陳君家天倫之樂，以娛先生之志。今夫科名宦達，豈以寵身，亦借以顯揚之資也。先生以第一人補弟子員，再躡場屋，遂棄舉業，其天懷恬淡，視青紫不值一映耳。乃其督課子姪，則銳意進取，惟恐後時。討論史事，旁及制藝，書學皆得竅，而勗以法度。在先生豈徒欲弋取時榮哉？不過欲博膝下之歡，使老人聞之曰：「阿孫才，今試已列前茅矣！阿孫可以與賢書選矣。」因而鼓舞後進，怡然忘老。此其可娛者一也。君家田園足以自給，先生周視原野物土之宜，稻粱之外，雜蒔嘉蔬，種秫二頃，穫以釀酒，名曰延齡，殺雞佐之，但以奉親，不以勸客，有餘則度置焉。門外方塘，廣可百畝，旁置小艇，宜釣宜網。當春種魚，秋則取之，以強半供甘旨；其他則請所與子姪醉飽，波及羣下。其可娛者又一也。君家早歲頗有外侮，自先生綜家政，敬宗收族，袒免以下，一視同仁，閭里細民，強梗者鋤之，不肖者勸之，貧無告者周卹之。竭力之所勝而不德焉。比來一境怙然，曩時箕舌之怨，雀角之爭，皆以潛消。而高堂暮齒，亦得晏安無患，其可娛者又一也。抑聞之，夫妻好合，兄弟旣翁，父母其順矣。先生早占炊臼，續以鸞膠，不聞有遇虐後母之事，非刑于之道乎？方鳳臺先生之以計偕入都也，先生曰：「子弟行役，不可以勞門閭之望，丈夫何憚萬里哉！」乃杖策送弟北

征而衛以俱返，不賢而其之乎？邇年以來，弟姪能文者，公生爲之延師課讀，肄武者，爲之料量魚服竹閉之具，使之皆得成名。以故牀第之間，秩如也；昆弟翼翼如也；寢門之內，訢訢如也。此甚可娛者一也。又先生熟於形家之言，往爲大母卜佳城，備極勞瘁，終乃永感。今腰脚尚健，暇則陟層嶺，披蒙茸，裹糧而從，一俟遊覽既審，歸而告於堂上曰：「某水某山，大人所經歷也，有佳兆，當貴至徹侯。某宅某田，大人所釣弋之所也，居之後必昌。」因與指畫形勢，兼誦誦撼龍疑龍之經，而堂上亦傾聽不倦，或佯諾之，微笑其幻渺。此亦可娛之一端也。夫天倫之樂，豈有形哉？日用優游之地，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道路傳爲盛談，或油然興感，而當境者，行其心之所安，視爲固有而不足怪。以先生之德之遇，凡所謂可以自娛，即以娛親者，皆已自得之而自忘之。不知此中真樂，雖三公不足以及易也。卻老延年之道，有進於此者乎？嘯山歸述吾言，酌而祝焉可也。嘯山拜曰：「善！」遂書以爲之序。

田崑圃先生六十壽序

道光某年月，爲我年伯崑圃先生六十初度，其嗣君敬堂同年，余以文爲壽，且曰：「古者稱壽，不必攬揆之辰；壽人以序，抑非古也。然震川歸氏，望溪方氏嘗爲之，是或有道焉。」余曰：「然！壽序者，猶昔之贈序云爾。贈言之義，粗者論事，精者明道，旌其所已能，而勸其所未至。是故稱人之善而識小以遺鉅，不明也；溢而飾之，不信也；述先德而過其實，是不以君子之道事其親者也；爲人友而不相勗以君子者，不忠也。今子所以壽親者，於意云何？」敬堂曰：「吾父固好質言。凡生平庸行衆人所恆稱道者，不足爲君述，吾父早歲以課徒爲業，迄今幾四十年。嘗曰：『摯師鹵莽塞責，誤人子弟不淺，吾不敢也。』戊戌，雨公幸成進士，選庶常，吾父書來戒以初登仕版，勿輕于人。於戲！安得此有道之言乎？蓋自秦氏燔羣籍，教澤蕩然。漢武帝始立五經於學宮，使諸生各崇本師，置

博士舉明經，而聖言乃絕而復續。明太祖以制藝取士，並立程朱之義，使天下翕然尊尚，而聖賢之精蘊始照灼於幽明。二君者，蓋見夫學校之不可復，故定爲功令，使人以此爲祿利之徒，而陰以崇儒術而闡大義。由今言之，明聖道於煨燼之餘，而炳若日星，表宋儒之精理，使僻陋下士皆得聞道者，不得不歸功於二君。然使人人以詩書爲干澤之具，援飾經術而蕩棄廉恥者，又末始非二君有以啓之也。今世之士，自束髮受書，卽以干祿爲嚮，惴惴焉恐不媚悅於主司，得矣，又挾其術以釣譽而徼福祿，利無盡境，則千人無窮期。下以此來，上以此應，學者以此學，教者以此教，所從來久矣。百步之矢，視其所發，差若毫釐，謬以千里。振古君子多塗，未有不自不干人始者也。小人亦多塗，未有不自干人始者也。今先生之誠子，首在不輕干人，則平日之立教，所謂不誤人子弟者，概可知矣。出處取與之間，士大夫或置焉不講，而鄉里老師耆儒，往往以教其家，繩其門徒。吾父課徒山中，亦有年所，每戒小子，輒曰：「儉約者不求人，與先生辭旨略同。而吾黨郭君雨三亦得父訓以成名。當交相慙勉，力求所以自立者，以圖無忝所生，不然，先生不欲誤人子弟，而吾輩一離膝下，乃反自誤其身，日愒月玩，委棄而不克自振，終且不免於干人也。吾言不足以重先生，而猶不敢諛詞欺吾友，是或爲先生之所許乎，敢以爲長者壽。」

朱玉聲先生七十三壽序

天可補，海可填，南山可移，日月旣往，不可復追；其過如駟，其去如矢，雖有大智神勇，莫可誰何。夸父之追，魯陽之揮戈，陶士行之惜陰，有以哉！有以哉！余與朱堯階以道光十年論交於長沙，當時相見恨晚，曾幾須臾，遂閱一終，一星終矣！前歲戊戌，余乞假旋里，值玉聲先生七十誕辰，堯階以壽親之文見屬，余忻然不辭，遷延未報，一諾三年，甚哉光陰之遷流如此！其足畏也！人固可自暇逸哉！以余玩愒時日，有言不踐，學問不加進，而堯階不務顯

揚之實，徒欲以祝史徵言娛親志，二者均非先生之所許也，何足以爲先生壽？雖然，吾與堯階交舊矣，不可不略抒固陋，表先生之闇修，以徵其所以延齡之由，以下將來無量之祐，以慰吾堯階，以勗吾堯階也。蓋先生則可謂不自暇逸者矣！先生少失怙，既冠，又失恃。家故貧，破屋數椽，兄弟謀析產，先生以其稍完者付諸昆，而指其隙地一弓自予。去之賈，不數年致千金，已而散去，又如之，又散去，屢裕屢絀，晏如也。先生有嫂，早寡，窮不能自存，乃爲之謀生計，撫孤兒，終節婦之世，無衣食慮，復出資爲之表其節，聞於有司，與其大母并建總坊，尤慷慨好義，宗族中有不能自贍者，飲之必給，有沒不能終葬具者，周之必無缺禮；子姪有游惰無常職者，掖之培之，視其材必俾有成。他如聯族譜，建支祠，治祖塋，置祭產，凡事關本原之大者，經之營之，有廢必舉，有初必終，故其所以屢絀者，人皆知之爲其急公也，爲其義也。其所以屢裕者，人或不知。傳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先生之所爲常致充盈，綽綽有餘者，勤而已矣，不自暇逸而已矣。自計少壯以洎今日，拮据飄搖，幾無虛日。今夫天恢恢大圓，終古磨旋，今夫山終古常峙，海終古常流，其盛大而生物不測，由其不貳，不貳故不息，不息故久，夫人也亦若是焉矣。守其樸者完其素，勞其力者貞而固，戶樞不敝，磨鐵不蝕，胥是道也。以先生之不自暇逸而得康強逢吉，又何疑乎？又何疑乎！余與堯階相友以心，相砥以道義。今堯階幸得啜菽飲水，承歡膝下，而余一宦匏繫，旣不能捨，遺補闕有絲毫裨益於時，又不能歸侍晨昏，又不得奉板輿以迎養。余自是有羈旅之感矣！風有「陟岵」之章，雅有「四牡」之什，皆以行役在外，睽懷門閭。孔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願吾堯階佩玦管，調滑甘，愛光陰如拱璧，舞綵服如嬰兒。由是而後，先生樂孫曾之蕃昌，欣琴瑟之靜好，耄耋期頤，怡然忘老，則堯階庶不負讀書之志，不忝於盛德大業耳。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時乎！時乎！事親者可或忽乎！此所以勗堯階以慰堯階，而卽以爲先生壽者爾。

王翰城刺史五十壽序

古無生日之禮。顏氏家訓稱江南風俗，是日有供頓聲樂。蓋此禮始於齊梁之間，後世自貴逮賤，無不崇飾，開筵稱壽，習以爲典。癸卯夏，王君翰城將出牧冀甯，卽於是秋五十壽辰，同人或謀祝之。翰城曰：『非古者。』其友人曾國藩亦曰：『非古也。』雖然，子將別矣，不可無以贈。子蓋古者四十而仕，五十服官政。服政云者，爲大夫以長人，布政得自專也。古者建官無冗，立法無繁，故人靡不專，後世天下之事萃於六曹，六曹之屬無慮千計。法令日密，吏胥便之，每事至吏，以意討例，官則睨吏意以行。吏頗使，則官可之，吏目止，則官否之。屬官所左，卿長亦左之。事無定見，惟衆之隨。故近日服官得專政者，內惟樞府，外惟牧令。樞府數人，或意見各歧，則得專者，尤莫如牧令也。牧令朝行一政，朝及於民，福民則我實福之也，殃民則我實殃之也。然牧令或不賢，往往不自爲政，上則伺大府之喜怒，下則時胥徒之向背，雖欲自專，而有所不能。翰城讀書四十餘年，今以服政之日，爲天子之刺史，吾知其能自專矣。夫爲刺史而得自專，而不爲大府與胥徒箝制者，豈徒然哉！其殆必有所以矣。翰城勉乎哉！他日聞有供頓聲樂，躋堂而稱壽者，必天子所付託刺史之百姓也。子行矣，吾以是贈，卽以爲祝焉。

王蔭之母壽序

壽序非古也。明歸太僕數鄙之而數爲之，以爲崑山之俗，張此尤盛，閭巷之士，狃於習而不求其說。立言者雖知其事微薄，而不忍拒孝養者之請，牽率以從事，宜也。當是時，吾同年王君蔭之，以其母黃太安人之壽，屬予爲序。云蔭之知言者也，不宜循世俗故事以娛其親。仲尼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積習染人，甚於丹

青久矣！雖爲父母者，亦皆以生日爲慶，以文字道其生平爲祥。人子因而順之，不亦可乎？先是贈君琴雅先生之棄養，蔭之與其仲氏皆未冠，季尙毀齒耳。內而饋粥零雜，外而官租私逋，皆太安人推畫之。贈君以諾名鄉里，宿負故無券，主者以是弛責。太安人曰：「夫子信者也，是固然無疑。」立貨別業，盡償之。贈君疾革，命曰：「雖飯寒，毋令吾兒廢學。」家故微也。又歲經水潦，益流落。太安人力支之，卒不令諸子遷業。初服舅姑之服，繼服夫之服，哀毀至矣，皆節以禮。喪女子者四，喪子婦者五，悲傷之餘，亦以禮裁之。蓋蔭之之爲余述者如此。易曰：「地道無成而代有終。」方贈君願命諄諄，豈必後嗣果自成立。今蔭之通籍爲天子近臣，文章爾雅，率諸弟子姓爲醇樸之學，所以謂「代終」非邪？國家以大器儲詞臣，不殺之以吏事，使之優游成德，以養公輔之望，至深厚也。以國藩之不肖，謬廁斯任，無足言矣。如蔭之者，要當博觀約守，仔肩天後無忝是職。不然，彼太安人時時稱贈君之末命以相申儆者，豈徒在祿仕通顯也哉？歐陽公之母常述父訓以教子，卒爲有宋名臣。彼何人也？吾何畏彼哉？蔭之誠能日進不怠，太安人當益顧之適志，怡然忘老矣！余承蔭之之命，終不敢以世俗之義爲長者誦也。於是爲道其大焉者。

江小帆之母壽序

古者設科有目，如漢曰賢良方正，曰直言極諫，曰軍謀宏遠，曰淳厚質直，唐曰秀才，曰明經，曰進士，曰明法，曰明字。若此生不一其稱，惟人主之所欲，而因時命名，所謂目也。明初盡革前制，取士止進士一科，則有科而無目矣。旣成進士，天子親策於廷，臨軒唱第，分甲授職，一甲止三人，曰狀元，榜眼，探花，制所定也。士大夫稱爲鼎甲云。進取之途旣隘，天下魁傑瑰璋之士，莫不甘心於專科掄腕，以求所謂鼎甲者。而巴蜀填黔西南萬里，或數百年

而不得一人，蓋其難也。慈父母之於子，總角則視之，而令子順孫，承歡堂上，亦無先於此者。至於今五百年矣。同年友江君小帆，故吾楚郴人也，徙居四川之大竹。道光戊戌，以第三人及第，四川之鼎甲自小帆始。而小帆退然，貶抑，劍劍不足。問之曰：『母教也。』余母：『何如？』則盡述太安人之賢，及贈君春湖先生之德，而再誦焉。且曰：『吾母今年六十矣。吾子爛古文義法，其爲我銓次太安人懿行，略仿今世之壽敍，而益以箴言勸余，使吾母懽慰，而吾亦奉以爲事親之則，可乎？』余曰：『可。蓋江氏之自楚而蜀，家微矣。贈君之與昆弟析居，僅受田三畝耳，而折償宿負者，贈半。贈君力貧績學，授讀鄉里，稍佐饔飧。太安人蒔蔬藝菽，以精潔羞舅姑，而以其惡者自御，小帆兒時，嘗隨太安人鋤豆於北原，拾木棉於西澗之陂，每語及此，未嘗不太息祿養之已晚也。嘉慶庚申辛酉之間，四川遭教匪之亂，鄉鄰依堡砦以居，賊來恃堡爲固，賊去還家事耕作。太安人提挈子女，裹糗糧，與贈君奔竄於風雨谿谷之中，其事尤艱阻，卒以無恐。小帆旣官編修，太安人就養京師，而贈君道卒長安，毀哀之餘，毫髮盡禮，與前服舅姑之服略同。計太安人數十年中困於貧，厄於兵，顛沛於喪事，而亦以勞矣。傳所謂動心忍性，生於憂患，其不信然邪？士大夫由科第通籍，大抵先人茹其辛，而後人食其報。如小帆之掇取巍科，三持文衡，以詞賦受聖主特達之知，豈可不知其所自邪？自古舉士之法，未有三百年不變者。帝不沿樂，王不襲禮，物窮則易，固其理也。經義取士，亦已久矣。議者多謂帖括道卑，難收得人之效。小帆勉旃益務通經達用，使天下後世謂偉人某者，未嘗不出制義之科也。旣以寒辨者之口，又有以慰高堂無窮之望，事親之則，不當如是乎？太安人聞之，其必不訾吾言矣。』遂書以爲壽。

何傅巖先生七十壽序

國藩讀詩至棠棣之篇，而歎曰：旨哉！仁人之言也！朋友平居，宴樂有急，則掉臂不顧。兄弟天性也，非至不仁，可
 以手足而胡越乎？同年友何君丹谿，官編修，其兄璜，谿官武昌，同知。兄弟相敬愛，至篤無已。他日，余謂丹谿曰：「
 子之親，未耄也，二君者皆不迎養，於義謂何？」則告曰：「吾大父母之棄養，吾父七齡耳，實依兩世父以生。世父
 長曰晴瀾，次曰雲巖。吾父曰傅巖，事兩兄維虔，謀必咨，出必告，有財必歸之，有疾侍藥必躬，至以身禱雲巖。世父
 下世，事寡嫂尤恭。今吾父母之不肯就養，官所徒以長兄寡嫂在耳。」余聞之悚然，當吾世而猶有嚴於弟道如
 此者乎？又二年，而所謂長兄寡嫂者相繼逝。璜，谿執期之喪，既除，因卓薦入見天子，遂乞假南歸。躬迎二親養於
 武昌官舍。又明年丙午春，爲傅巖先生又張太恭人七十誕辰，同年生謀所以壽者，屬余爲頌禱之言。丹谿曰：「
 子毋效世俗人，世俗所爲壽序，至陋而非古。子但略述吾親實行，使吾昆弟子姪有所法而向善，而吾親亦將顧
 而忘老，足矣。勿虛諛也！」余曰：「子之親云何？」曰：「吾父年十八，補縣學生。嘉慶癸酉，以選拔貢入成均，凡試
 於鄉十六役，不得售。異時苗匪寇鄰縣，世父率鄉勇出堵賊。吾父守城，書檄調遣，胥出一手。事平，縣令暨監司適
 主鄉試闈事，欲因以私報，力謝之。教人以立品敦倫爲先。前後從遊千餘人，課徒所得餘金，則盡刊印世所傳感
 應篇註案者，以勸愚民。吾母以不逮事舅姑爲恨，事夫之兄如嚴上，事娣婦如姑。蓋體吾父友恭之誠如此。」古
 者大功同財，自秦人子壯出分，後世沿以爲俗，兄弟有視如塗人者矣。而爲之婦者，伺其夫之旨而加刻焉。片語
 之隙，荆棘叢生，累世不能泯其嫌。夫一木之枝，或榮或悴，常也。而常人之情，睹他人之榮，則以爲分隔，於己無與
 賭兄弟之榮，以其切近，則相妬。相妬則爭，而榮者之視悴者，漠然而疏，望望焉若將浼己。蓋三代之教不行，而俗
 之淪也久矣。先生以次子嗣仲兄，後顧不肯墮^二子之官，終不令己獨榮，而兄與寡嫂獨落。若此，其足以激薄俗
 爲何如；而其用心之仁厚，豈有極哉？余爲揭其大者，俾璜、谿兄弟守此無怠，則先生與太恭人所以娛老者，或亦

在此，卽以爲長者壽可也。

郭璧齋先生六十壽序

莊子曰：「木以不材自全，雁以材自保，我其處材不材之間乎？」旨哉斯言！可以壽世矣！雖然，抑有未盡也。此其中有天焉。魁岸之材，有深自韜匿者，去健羨，識止足，天乃使之馳驅，後先殫精竭力而不能自怡；有銳意進取者，天或反阨之，使之蓄其光采以昌其後，而永其年。迹似阨之，實則厚之。材鈞也，或顯而吝，或晦而光，非人所能自處也。天也。我年伯璧齋先生，天之處之殆厚矣哉！先生少讀書，有大志，旣冠，補博士弟子員，旋以優等食餼，屢躡場屋，貢入成均，試京兆，仍絀。權當校官數月，儒術濟濟，翕然景從。其居鄉也，外和而中直，不惡而人畏之，優伶雜劇，至不敢入境。諺曰：「桃李無言，下自成蹊。」直其表而影曲者，吾未之聞也。先生孝友，可以施於政，尊行可以加人，課徒而得與校，而士慕附，處于鄉而不肖知勸，此天予以有用之材也。使得所藉手，舞長衷而回旋，其展布當何如。顧乃踰躑躅，連不得志。前歲乙未，恭遇覃恩，臣僚得榮其親，維時先生之冢嗣觀亭前輩，旣由翰林官西曹，兩世封贈如例，而先生猶以有事秋試，遷延不得請。於是先生囊筆鄉闈，十餘役矣。從遊之士，得其口講指畫，或皆扶搖直上，而觀亭前輩昆仲，皆得庭訓而翔步詞林，後先輝映，獨先生黜抑良久，曾不一騁騏驥之足，固可解乎？夫以先生之德之能，於科名何與輕重？其達觀內外，何嘗不睨青紫如糠粃？然終不自畫，誠欲有所自於時，而又惡夫庸庸者一蹶而不復振，乃借恬退之名，以文陋而售其巧，故思有以厲之耳。以志則如彼，以遇則如此，此豈盡有司之咎哉？蓋所謂天也。天者可知而不可知，無可據而自有權衡。崑山之玉，鄧林之大木，生非不材也，貢之廊廟，非不貴也。鑿之琢之，尋斧縱之，剖其璞，傷其本，向之潤澤而輪囷者，蕩然無餘。天欲厚之，則不

如韞於石而光愈遠，叢之豐草之中而蔭愈廣，而枝愈蕃。向使先生假鴻漸之羽，激昂雲路，剔歷中外，詎不快於志而裨益於時？而所發既宏，所積漸薄，天與於前，或靳於後，精神有時而竭，福蔭有時而單，是亦琢玉斲木之說也。謂能優游林泉，頤神彌性，如今日也乎？謂能澤流似續，光大門閥，如今日也乎？本年某月，先生六十壽辰，次嗣君雨山與余爲同年友，謬相知愛，將稱觴介壽，囑余以言侑爵。吾聞君子之事親也，可以無所不至，獨稱其親之善，則不敢溢詞以鄰於誣。君子之於友也，可以無所不至，道揚世德，則不敢虛述以近於諛。余悉先生嘉言篤行稔矣。今欲敷陳盛美，頌禱龐祺，深懼其諛也，故不具論。第論天之生材，此豐彼嗇，大有權衡。以徵先生所以延年受祉之由，亦使觀亭前輩昆仲知今日之蜚聲騰貴，其鬱積者有自，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欽念哉！欽念哉！小子竊祿於朝，蓋吾父之濶迹名場，撼頓不得伸，亦有年矣。持是以思，則先生之緝熙純嘏，天之厚之，正未有艾耳。質之先生，或以斯言爲不謬耶？

金殿珊先生六十壽序

往余讀韓退之符讀書城南詩，私怪彼不以聖賢之道教子，而誘之以公卿祿位，何其陋也！既伏思之，古今之所以設科取士，何爲也哉？豈不欲得明先王忠孝之道，先力行之者與之共天位乎？道莫備於羣經，故漢唐重明經之選，而明及我朝皆以經義試士，操其文以券其行，庶幾忠孝之彥之或出乎此。是上之人法固未嘗不良，而意固未嘗不美。卽爲人父母者，冀其子以文行上達於朝廷，斯亦天理人情之至然，則退之之志，其亦未可深譏矣。世衰而俗敝，應舉者不揆君公求士之本義，苟以獵取浮榮，少壯而違父母之養，窮老而不歸，耽耽於王畿勢要之場，未仕則發憤忘家，既仕則迎妻子與共安樂，而父母以衰晚之年，與子婦幼孫曠隔，音書闕疏，享封誥之

虛名，受枯寂寒飢之實禍，雖疾病厄苦，不忍告聞，以恐其子。而爲子者冥然不以介懷，方藉口於趙苞賊母，溫嶠絕裾之義。夫彼旣忽棄其親，尙何有於君？國本先撥矣，國家亦安貴此喪失良知之人，而歲舉數千百輩以糜無窮之祿精哉？故吾嘗曰：「朝廷以忠孝求士，未爲失，而士之應之大相悖也；父母以仕宦望子，未爲失，而子之於親大相悖也。」噫！此豈細故也哉？吾鄉金殿珊先生官翰林十載，宦况絕迫隘，力貧節用，歲寄少資以佐甘旨，旣奉父諱，哀毀滅性，服闋矣，依母徐太恭人，不復欲仕。久之，嗣君可亭侍講舉於鄉，徐太恭人強先生攜子北上，乃僕被獨行，留賢配楊恭人，養姑維謹。道光戊戌，可亭以第二人及第，先生曰：「兒輩幸有立，吾親老矣。」卽告歸養，與其弟承歡左右，晷刻不離。於戲！先生其可謂無負朝廷之求，無忝父母之所期者矣。歲丁未，爲先生六十壽辰，先歲可亭以陝甘學使任滿受代，乃書告國藩曰：「僕將以瓜代之際，乞假省親，幸蒙天子錫類之恩，得捧誥軸歸獻堂上。吾父母誕辰，洗爵上壽。子若敘述吾意，使吾親歡娛而盡醕，既莫大焉！」乃別紙述先生官侍御，直聲震世家，居訓誅生徒，周卹族黨，恭人歎歲，購婢賑窮，豐歲擇配遣之，諸善行甚悉，余都不具論，獨著其拳拳愛親之意，俾可亭守此而不失，使吾鄉後進應舉之士，知舍此則悖乎朝廷之本義，雖得之不足爲榮，庶以救末俗之偷。而國藩守官八年，不克歸侍晨昏，又以誌余之抱慚而不能自克也。先生及恭人聞之，儻肯爲盡一觴乎？」

黃矩卿師之父母壽序

國家歲值大慶，必推恩羣下，褒及所生。而吾師昆明少司馬黃公，以乙巳覃恩，得封我太公通奉大夫太母太夫人。越二年丁未，太公壽八十，太母亦七十有四。是歲春初，天子以海內清晏，太和翔洽，必有人瑞以潤色休嘉，詔問一二品大臣，有親年八十以上者，有司以聞。於是協揆濼縣陳公，司馬江寧何公，倉場侍郎新城陳公之母，

司空濱州杜公之父，及吾師之父母，並以遐齡上徹天聽，寶勞有差。其三月，爲太公攬揆之辰，黃公稱觴京邸，以揚家慶，而銘君恩。門下士相與言曰：「陳何諸公僅有母，杜公僅有父，因其所慶或觸所卹。獨吾師以名儒位九例，而二親大年，賓敬不衰，計德度社，當世無雙，吾輩宜以文紀其盛，且遙致私忱於太公，若鞠隄奉罍者。」乃以諉國藩，國藩伏思自宋景濂以壽文入集，厥後踵爲之者，大抵甄敘行能，終以諛頌。雖以歸有光方苞之博通，不能洗此陋習。夫無故而敘述人之生平事蹟，與無故而貢人以譽，二者皆達於文者之所譏也。惟因事而致其敬，相與爲辭，以示不忘，則古多有之。其爲辭也，貴約而韻，質而不蔓，君子尙焉。吾師自總角以逮服官，一秉庭訓，其初入學，則督之以討源之功，先本而後華；及視學四川，無日不面戒之，弊孔之難塞，士之十拔而虞一失，官京朝，無時不寓書而申儆之，富貴之靡常，職思之不可須臾隕。故吾師士卿貳而不驕，年五十而恂恂有弟子之色，未始非庭闈警敕之所致也。今太公太母，巋然爲天下大老，親見其子爲聖主所毗，道德文章冠冕人倫，其娛樂蓋可度而知，而吾輩出門下者，獨撫其教子之大節爲之祝詞，以託於因事致敬之義。此固吾師所深願，諒亦太公所許而不甚數者已。於是及門谷獻祝辭，而國藩爲之唱，且爲序之。詩曰：

我皇膺運，膏流滂溥；誕降醇者，龐眉僕僕。實育公孤，陳何與杜。維我黃公，有恃有怙。怙也園綺，特則孟桓。帝褒厥德，天露有溥。春迴南詔，日永長安。仙醞三爵，僚案同懽。

文小南之父七十生日壽詩序

道光二十有七年五月上旬，爲衡山荻堂文先生七十生日。嗣君小南以農部入贊樞垣，先二歲，迎養京師。至期，將觴賓於邸第，以博堂上一日之懽。於是鄉之人官輦下者，各爲詩篇以致頌禱。奚斯歌魯，麥邱獻齊，幼之祝

長與下之祝上其誼一也。既成冊以授國藩而屬序焉。竊嘗維人之所以久視於世大端有二：一者所踐甚厚，居能移氣，傳所稱取精多，用物宏，亦自足延歷歲年，彼得之天焉者也。一者履孝蹈友，至行純備，其精力不使敝於亡等之欲，其惠氣所迓，亦自以貞於永久。此古守身之君子所從事者也。外是二者，則滔滔凡民，天下皆是，買焉以生，憎焉以長，積日既多，亦不得不謂之修齡，要之無譏焉耳。先生總角孤露，公私亦立，非自營不得晏食，非自憤不得就學，其所踐之不厚而不克一日爲貿然以生之凡民，亦可知矣。先生茹艱瀆苦，痛繩於學，奉母之教，事有命雖大不濡，過有敕雖細不貳。既而餼於學官，貢於成均。母王太宜人每告人曰：「吾寡居四十年，所堪報地下者，有子克家耳。」方贈君琴臺翁之棄養，先生甫四歲，有弟二齡耳。先生既績學發名，而弟鬱悒不得伸，又以脫略損資產及其逝也，先生盡賞其責，恤其嫠而再以己子嗣焉。由此觀之，所謂履孝蹈友，至行純備者，非邪？洪範曰：「不協於極，不罹於咎，皇則受之。」曰：「予攸好德，女則錫之。」福如先生之孝友純備，豈直不協吉，不罹咎之謂哉？殆所稱好德而宜錫以福者矣。然則先生迪嘉離祉，而小南之食報無涯，又何疑哉？國藩固亦凡民之買焉生，憎焉長者，因緣際遇，忽不自知所踐之已厚。塵埃擾擾，敝精從欲，每觀先生之容，未嘗不內慙而興企也。故於鄉人之爲祝詩，輒爲推明致此之由，又以卜方來享年之未有屆，爲序其略如此，亦別爲詩以附於後。詩曰：昔我婦翁，衡之歐陽。屢道先生，宜表宜坊。我來日下，實交哲嗣。修謁長者，淵乎玉粹。強圉之歲，星煥南弧。下瀾蘭葩，朗映中樞。大斗分頒，衆賓醉止。各擒祝辭，用介繁祉。

何母廖夫人八十生日詩序

道光二十有七年六月上旬，吾鄉道州何母廖夫人八十生辰，宮太保文安公之良配也。先期，鄉之人語國藩

曰：「子夙陋明季文士遇人生日，輒以諛詞相溷，爲不達於屬文之律，既聞其說矣。竊聞古者因事致敬，則相與爲辭，以篤不忘。魯侯作闕宮，奚斯有頌；晉獻文子成室，張老有禱。施之少者，有冠禮三加之辭；施之老者，有祝嘏祝噎之誼。及敦彝款識，亦往往祈以永命萬年。蓋前以表德音，後以救方來，詩人之教也。今太和翔洽，人瑞蕃臻，而夫人以淳樸之德，克享遐齡，鄉之人相與作爲祝辭，託諸因事致敬之義，不亦可乎？」國藩曰：「其可雖然，君子於其所尊敬，不敢爲溢量之語，故詩人戩穀，俾臧諸篇，其稱之也質，其祈願也無奢。今吾人欲託茲義，則擒辭之斂侈，可勿審諸？蓋夫人之歸何氏，家微也。文安公陋巷孤貧，買力以食，晝而授徒，宵而自繩，族學春而出，長至而不歸，家中有無，壹委夫人。夫人綴綺緝斷，公私井井，厚其親以及其所愛，無或不豐；堅忍其身以及其子，無或不齎；嘗孿生二子，越三日而襁兒出汲，卽子貞，編修與其仲弟也。又嘗負兒入山採薪，竹萌拂左目，迄亦廢視。艱窮之境，殆非人履，而夫人泰然無不自得。迨文安公及弟，以命服迎之入都，而守約帥初不變。旣而公位尙書，天子倚如柱石，屢司文柄，門下士且盈千。編修昆季先後列甲乙科，諸孫蔚然興矣。而夫人卒帥初不變，非布衣不御，非粗糲不甘。蓋余得之見聞者如此。夫稱述艱難，以慰膺者而飭無窮，君子之義也；貢人以諛而長溢志，亦非君子所宜出也。以文安公創業之劬，而夫人承之之不易，推察受福離社之由，亦豈惟型吾鄉哉？雖風天下可矣！然則撰擬祝詩，附諸古義，以博長者之娛，而與編修昆季相勸勉者，宜在於此，不得在彼。」於是鄉之人各賦一詩，別繕爲冊，而國藩和之，且次其語而爲之序。詩曰：

九疑南奧，有濂一谿。在宋嘉祐，大賢所栖。閱祀七百，閔儒纘烈。光輔聖清，爲天喉舌。雖是閔儒，遭家未肥。舒屯倚困，爰有淑妃。宛宛女宗，亦班亦姝。百藥在嘗，曰甘如蜜。台星雖閔，婺女孔明。暉澤四瀆，宜曜宜康。亦有似君，三館之特。開閣觴賓，以聲母德。有酒如池，有羞孔時。四筵盡酬，各補笙詩。

黎樾喬之兄六十壽序

國家歲逢大慶，嘉與臣下，旣褒揚其所生，又令私其尤戚者，得推己所宜膺之封，以馳封之，所以廣仁播誼，至無已者。道光二十五年，皇太后七十萬壽，天子大孝錫類，凡一命以上，無不得曲展私親。吾鄉黎樾喬侍御，旣榮其先人，因謝己所官膺者，馳封其伯兄梅村先生爲中憲大夫，兄嫂爲恭人。明年函錦軸齋至其家。又明年，梅村君六十生日，侍御謀所以篤兄歡者，乃倣蘇氏兄弟以詩相壽之義，自爲一篇以寓祈禱，又句鄉人之老於文者各賦一章，爲老人光悅。旣繕冊，以授國藩而命序焉。且言曰：「吾兄天性樸誠，少依王父，嫻篤幼儀。王父棄養，雖亦也，哀毀如成人。及事二親，雖老也，愛慕如嬰兒，親有所欲，不以貧而不致；諸弟有所求，不以瑣而不謀。與人無實惠，一飲以和，里有爭構，一諭以理。初若難釋，徐亦枝開篤解，帖然各退。故自家之姓氏，鄉鄰之衆寡，無不沐其誠，服其直，所之亦之焉。有役則趨焉。吾嫂陳恭人，祇順劬恭，羣女師慕。」蓋侍御爲余述者如此。近世以來，士大夫相與爲縣遁之言。縣遁者，設與之論東方，則泛稱西事以應之，又變而之北，或變而之南。將東矣，則詭辭以遁之，虛縣其語而四無不薄，終不使其機牙一相抵觸。友朋會合，咨寒而問暄，同唯而共諾，漠然不能相仁。臣下入告，則擇其進無所拂，退無不傷者言之。一有不妥，終不敢言。一時率爲孤縣善遁之習，背怨向利，所從來深已。往者辛丑壬寅之際，海國不恬，侍御日夜憂維，傾智倒慮，思效片語，以補萬一。國藩頗感其誠，又嘉其直。今卽侍御所稱梅村君者，觀之以里巷雀鼠之蜀怨，無關於己之端，且竭誠以行直道如此，况於身有言責艱目擊艱大者乎？昔司馬相如讓巴之小民不能急公冒義，而歸咎於父兄之教不先。然則侍御慷慨樸質之風，亦可知其所自來矣。君之仁於鄉者如彼，教其弟子以施於邦國者又如此，其造福於物蓋未有量。豈論區區一身之康強久視

者哉？余善侍御之壽，其兄有道，既推明其所以，而因以旁及乎薄俗之不可常，使覽者有警焉。

曹穎生侍御之繼母七十壽序

往余讀後漢書列女傳，竊怪范氏自誇體大思精，而不達於修史之義。蓋司馬氏創立紀傳，以爲天地之所以不敵者，獨賴有偉人焉，以經緯之，故備載聖君賢相，瑰智瑋材，謂若而人者，皆以倫次乾坤，法戒來葉。而范氏乃取數女子廁其間，於經世之旨何與焉？且其所載如桓孟之流，皆門內庸行，無絕特可驚之迹，抑又不足述。私蓄此疑久矣。既而思之，天下者，合億萬家以成天下者也。一家之中，男職外，女職內，其輕重略相等。而女子所處，往往有艱難迫隘，處之曲當，卽日用飲食之恆，雖神聖當之，不能越乎其軌，然則婦女有可稱述，固不宜聽其幽隱而不彰。則范氏立篇之意，誠亦不爲無見也。同年友曹年生侍御之繼母李太恭人，未笄而歸，贈公禹川先生，歸五年而寡處。贈公之仕江西，旅棗如灑，其沒也，責負如山。太恭人盡徹服御，壹償宿逋。既歸櫬，堂上老姑年八十矣，欲以夫喪入告，則重傷姑心，乃詭稱遷官遠郡。外則箴帨侍姑，內則椎胸茹痛。其視侍御兄弟，戒敕而遠嚴，逾所生者倍焉，願望而慰喜，逾自得者倍焉。侍御爲詞臣，無日不厲以本原之學，官諫垣，巡視輦轂，無日不申儆之。以君恩之不易，案牘之不可以漫慮。國藩嘗卽是求之，豈所謂門內庸行無絕特可驚者邪？抑艱難迫隘，處之曲當，神聖不能越其軌者邪？今年春，爲太恭人六十生日，鄉之後進年家之子，相與作爲祝詩，以致祈禱，而命國藩序其瑞，末世稱誦女史好道，其奇特者，或有割臂徇身之事，駭人聽觀。而苦節之婦，貞持數十年，冰蘖百端，兢兢細務，反不得與彼激烈者，速一日之聲譽。參觀並論，久暫難易，較然可辨。自范氏創立女傳，厥後晉魏諸史皆踵爲之，率以奇特相勝，苟以新耳目而止，而門內庸行恭儉劬苦，反或置而不道。使高者慕義而過激，常者無稱而

不知勸。而後知范氏之識猶有見於古聖人正家之大原，而未可深爲譏議也。余既承同人之屬，爲敘述其厓略，而因以明夫至庸至難之道，不事畸異，爲修史傳列文者訓焉。

揚母張孺人七十壽序

予既與湘潭袁漱六編修爲篤古之交，又申之以婚姻，於是通知其內外戚好與其賢懿長者之行。歲在戊申某月，爲編修之妻之母揚母張孺人七十生日，編修來告曰：「往予家居，歲時慶燕，則鞠臆捧觴爲尊者壽。今官挂朝籍，而外姑既耄，不克前獻一尊於心，曠焉擬爲詩一章，遙展私忱，祝其彊飲彊食，深長難老。使妻之兄弟歌之，以侑其親。子如隴，余則請爲敘述作詩之意而併致之。」對曰：「敬諾。」編修遂言曰：「外姑，吾邑張顧堂先生之孫，幼隨祖父汾州同知任。張故巨室也，年二十，歸我外舅武陵楊介亭先生。先生之父雲齋，公官邳州知州，外舅姑並侍官所。邳州君之爲政，挈鉅釐細，秋豪必躬，傾身從公，凡私家之務，外焉委之介亭先生，內焉委其賢配劉太宜人，而外姑實贊襄之矣。外姑黃姑之勞，代夫之劬，先衆手而作，後一家而息，飲饌旨甘，非親調不以進；囊筐瑣雜，非手鑑不以告。由是闔署疏戚必是之爲倚，僕婢必是之爲服。邳州君既罷官，家湘潭，旋捐館舍。介亭先生以哀毀得心疾，或旬歲不省人事。而劉太宜人亦以年邁羸弱，不時痲作。外姑兩侍湯藥，夙嚴莫戒，既煩且殆。未幾而太宜人棄養。介亭先生亦貞疾不瘳，沈廢二十餘年。外姑飾性篤終，畢慮自支，自藥餌以及諸奇珍產，凡可以衛夫之病，亡所不致；自己身以及子女之者，凡所以損家之故，亡所不嗇。蓋其行誼之稱於人者，大率類此。」

一國藩窺觀世祿之家，習佚崇奢，安坐而不事事，其端多起於婦人。孺人以張氏之子，室於楊氏，張氏屢葉承明，青赤之綬數十。孺人祖父皆爲外吏，叔父經田巡撫貴州，慈田守衢州，慧田官教諭，而楊氏以宰相尙書之後，華

轂高蓋，世不絕人。孺人內外名家，履豐薦盛，其勢宜日卽驕靡；乃惇謹樸懿，壹法乎貧薄遠慮者之所爲，可謂秉心塞淵，皎然拔乎塵滓者也。其膺多福，不亦宜乎？編修之爲是詩，亦頗表其履泰思約之德，而推原其壽康之由。故余爲敘述大凡，亦以忝居婚媾之末，欲使吾家女子，聞此風範，知所效法焉。

曹西垣同年之父母壽序

子自道光乙未，以公車應禮部徵，卽與同年友曹君西垣相善。時則有若鄭君敦謹、鄒君振杰、金君樹榮、王君永時、鄧君庭枏數輩，皆朝夕聚處，醉飽驩虞，意氣豐盛。明年各報罷歸去，又二年戊戌，予成進士，假歸一載而後還朝。西垣亦再返再上，不常處京師。然予與西垣未嘗而歲而不相遇，在京師未嘗五日而不見，見未嘗不深語，未嘗偶有射志也。夫人情多溺於所同，而蔽其所不見。與野人道巖廊纓絨，則茫然而駭；與世祿之子語米鹽艱苦之事，則倦聽而思臥。予與西垣皆貧士也，自先世忠厚之積，田家耕織之劬，閭里歲時問遺之狀，兩家大率相類。故常抵掌稱道，彌瑣細而彌津津焉。西垣之稱其親霽樓先生也，以爲勤無隙休，儉無毛棄，推讓弟，卻肥而取瘠；教督孫子，多苛而少貴，稱其母柳太孺人也，以爲奉事舅姑，勺水必親嘗，鞠育五子，寸縷必手製，皆與吾父母之行若合符契。以是西垣於諸同年中尤昵好矣。竊嘗慨夫世之馳逐於名位者，營營焉而未有已時，予豈不知其指歸謂何？方寸之口，一日之需無幾，七尺之軀，一歲之靡無幾，不必名位而後能給也。而人皆曰：「爲榮親計。」夫親之所賴於子者，定省甘旨，疾痛苛癢，請席諱衽，亦不必名位而後能給也。求而不得，遠遊遲滯，而父母之年加老焉；至於衰耄而心思一見其子，而口不言者，往往然也。人坐不察耳國藩竊祿冒利，去家十年，卽西垣編留京輦，亦越七載於茲。此又吾兩人所每懷內疚，而未敢須臾忘者也。歲在戊申，西垣以教習宗室子弟期滿，

天子用爲縣令，將歸覲其親，適直先生及太孺人六十壽辰。同年鄭鄒諸君咸爲詩贈送，而屬國藩序之。予乃追溯夫歷年之交契，因概論事親之道。在此不在彼者，以歸西垣安居而弗出，而誌予之愧焉。霽樓先生及柳太孺人聞之，其亦陶然而盡一觴也夫！

王靜菴同年之母七十壽序

國藩嘗讀孝經，竊歎仲尼所稱之孝，與今之爲人子者之從事，則不侔矣。其言自天子以至庶人，其爲道各不同。蓋古者諸侯世國，大夫世家，士之子恆爲士，農之子恆爲農，貴有常尊，賤有定等，是以人各安其分而事其親，而無敢妄干。後世以制科爵人，或布衣旦暮而至公卿，於是人子咸思以祿仕尊其親，而父母亦惟恐其子終身庶人，而亟望其進取徵律，躁競之徒皆得藉口於榮親之說。此今之言孝與古之道異者一矣。經又曰：「立身行道，顯名於後世。」古之所謂名者，有孝悌之實，達乎州巷，播乎上下，稱其內行無虧焉爾。後世輕德術而右文藝，雖有曾閔之行，不敵帖括之工之馳譽速也。一藝之能，一文之善，至薄也，而國人稱頌，父母亦嘉許焉。否則聞譽不著，父母不忻。此今之言孝與古之道異者二矣。居今之日，而悖俗從古，不藉祿與名而悅其親者，雖賢者有所不能。賢者之異於衆人，獨能於祿與名之外，別敦古人之至行，以自力於門以內而已。同年友王君靜菴，惇樸而愿懿，自其少時，聞望已傾輩流。旣成進士，官水曹。所謂祿與名亦旣兼得，而其內行肫焉，常若不足。奉母，太宜人在官，夙問而莫勤，言警而行惕。每食，母以將子，子以慈母，未嘗不展轉溫邵。每寢，未嘗不再三周察。爲子稱太宜人之德，自相夫教子以及娣奴僕婢，澣濯刀匕之微，未嘗纖末而不述。言及贈君東堂先生之遺事，未嘗不嗚嗚。語太宜人少歲飢寒，黽勉之狀，未嘗不茹喟無窮也。余以是敬之。處今之世，競逐於聲利之場，而其所事，壹合

乎孝經之道，固吾靜菴之自厲乎？抑太宜人之敕於子而施於家者，有以軼乎恆俗萬萬矣！今歲十一月，爲太宜人七十生日，同人多爲祝詩，屬國藩敝其端。余以素欽靜菴之至行，不敢以末議陳長者之前，因慨論夫古今言孝之變，以勸靜菴，亦以自策於隱微焉。

孫鼎菴先生六十壽序

程子有言，科舉之學，不患妨功，但患奪志。蓋學者之始業於制舉之文也，未嘗不稽經辨義，求肖於聖人之言，以得有司之一當其志，猶射者在鵠，無惡於君子也。其後熏心仕宦，外以印綬壓其心目，內習一切苟得之術，猶挾寸餌以釣巨魚，既得則并其綸竿而棄之。曩時稽經辨義之志，乃大爲壘壘若若者之所奪。此先儒所用爲慨然也。通州孫鼎菴先生，阜學績而文。其於六經之蘊，百氏精義之說，亦既轅其庭而據其席矣。乃屢應舉而不售，十進於省試，五上於春官，僅而得償，一似汲汲於科舉者。及其既得，則絕意仕宦，去之唯恐浼焉。其所求者，正鵠反身之道，而所棄者，紛華溺心之場。是豈非志定不奪之君子，軼於末流萬萬者哉？人之意量，相去什百千萬，至不齊也。鈞是試於科目也，或爭榮一時，偷以攫取富貴，或謀慮深遠，爲積累無窮之計，各蓄所懷，若背馳焉。先生之先人，自高祖以下，兩世成名進士，官中外，各有聲。先生念非發憤特達，則無以趾前美而啓後光，於是既自繩於學，復篤敕其子，先日出而興，後雞鳴而息，寢有誠，食有警，迨甲午歲，與嗣君蘭檢學士同舉於鄉，而刻厲不改。既而學士官詞曹，屢操文柄，門下士以百數，而先生猶不改。又數年，以甲辰得薦禮部，投絨歸去，高臥林下，宜可少弛矣。而自繩以課孫者，卒帥初而不改。窺其意，以爲不得有司者之甄采，終無以驗吾學之果成與否。而子弟少年桀驁之氣，非繩之以帖括繁重之業，終無以內於程範，而上紹累葉詩書之澤，於此見先生之意量爲何。

如豈與夫尋常試於科目者比竝而論短長哉？今年十月，爲先生六十生日，同人各爲祝詩，彙書成帙，屬國藩序其端。余與學士同登乙科，又忝翰林後輩，幼承庭訓，聞家大人之論，急於科舉而澹於仕宦者，又與先生之識趣相類，故掇其大者著於篇，冀以博長者之歡娛，若其刑於家而式於鄉，醇德穆行，所以昭令聞而膺多福者，雜見於同人詩歌中，非甚緒要，遂不及云。

江岷樵之父母壽序

道光二十有九年春正月，吾友江君岷樵以縣令之官浙江，將行，告別於常所交知，其色若歎焉內疚。或問之曰：「得百里而長之，以子之才，行子之志，天下之至裕也。吳越湖山，天下之至怡也。而子歎焉疚者，何也？」岷樵曰：「古者學而入官，非以官學也。吾智術短淺，無以澤人，一負疚。吾父今歲年齒七十，吾母六十七矣，舍晨昏之養而從事簿書，其或不職，又詒之羞，二負疚。抱此二者，吾奚以自克？」於是交知感其意，旣以言贈別，又別爲歌詩，致祝於封翁。一峯先生與陳太孺人，願長者眉壽無替，以尉薦遊子孺慕之心。旣編次成冊，乃屬國藩序其端。蓋先生之少則貧乏甚矣，無田以爲賴，乃授徒而內其執贄之儀，口敝而手疲，所警而夕戒，終藏之入，以十之六仰事堂上，而中分其四，半以爲俯畜之需，半以急鄉里之義舉。邑中立賓興會，以贍寒士，省試之資，行鄉約以殲妖賊之反側，皆先生發之。其赴義也，蹈人之所不敢爲，而其自奉也，極世之所不能堪。大孺人承闕緝匱，壹秉夫志，或累歲食粥，而舅姑甘旨甚渥也。國藩與岷樵知好以來，爲余稱述者數數矣。人情莫不耽逸而惡勞，饜富貴而羞貧賤。至學道之君子不然，或忍飢甘凍，窶於原顏，而其中坦然，有以自愉；或峨冠曳綬，呵前衛後，而憂思展轉，若旦夕不能自安者，彼各有其志也。南面而君一邑，息動而雷震，頤指而風行，僕從一怒百姓重足，識者固當

自惕，不當自烹。而浙水東西，自辛壬海上之投，創痍未復，有司者又刮其脂而吮其血。譬若醫者，撫積瘵之人，有不覺頰而思所振之，豈情也哉？岷樵自被命以後，諛賢而訪友，思其不逮而虞其墮職，惴惴焉內疚無已。此與先生之安貧自樂，其志趣同耶？否耶？吾聞岷樵之需次入京師也，先生屬曰：『吾不願女以美官博封誥，無使百姓唾罵吾夫婦足矣。』如此見君子之教子，視世俗相去何如？而岷樵所以娛親而養志者，宜何道之從哉？諸君子之爲詩，依於古人戩穀難老之誼，所以祝禱先生與太孺人，至周且厚。余乃略述先生平日學道之意，以期岷樵之篤信而謹守，而因以博長者之驩娛。凡居官而言養親者，覽吾斯文，亦將有所興起焉。

陳仲鸞同年之父母七十壽序

天之生賢人也，大抵以剛直葆其本真。其回枉柔靡者，常滑其自然之性，而無以全其純固之天。卽幸而苟延，精理已銷，恆韜僅存，君子謂之免焉而已。國藩嘗采輯國朝諸儒言行本末，若孫夏峯、顧亭林、黃梨洲、王而農、梅勿菴之徒，皆碩德貞隱，年登耄耋，而皆秉剛直之性，寸衷之所執，萬夫非之而不可動，三光晦，五岳震，而不可奪，故常全其至健之質，躋之大壽而神不衰，不似世俗孱儒豎子，依違濡忍，偷爲一切，不可久長者也。同年生陳君仲鸞，與余交十餘年，每相與議論平生，慷慨不撓，或品第當世人倫，意所不可，睥睨譏切，無以復忌。同人或謂：『仲鸞居吏部曹司，身處卑冗，更事未深，宜其囂囂不詘，若移置要地，稍稍練習文法，亦且破觚而爲圓矣。』旣而仲鸞果以考第入直軍機，而戇直發憤，芒角森然，曾不減其曩者之舊。吾乃私怪生民，剛直之性，其稟之有厚有薄，未可以一概度量也。間輒與仲鸞語家世之詳，及太公太母之行。仲鸞爲余言，封翁蔭召先生生而忼爽，屢經艱險，履之如夷。遇人有心所不許，雖豪貴人，必唾棄之。卽心之所許，雖孤嫠卑賤，必引而翼之。愈窮阨，愈禮敬與

鈞。自親族州閭，皆服其誠信。遠近紛難，就之決遣。凡所論斷，久而輒應。封母高太恭人，祇順惇篤，尊尚節義。蓋皆有剛直之風。然後知仲鸞之激烈不阿，雖受性獨厚，亦其稟之庭闈者。歲漸月染，涵濡之久而不自知也。人固視乎所習。朝有媵襲之老，則羣下相習於詭隨。家有骨鯁之長，則子弟相習於矩矱。倡而爲風，效而成俗，匪一身之爲利害也。今年八月，爲先生暨太宜人七十生日。年家之子，同官之良，咸稱觴仲鸞之邸第，作爲詩篇，以祝難老，屬國藩爲之序。余乃略述平昔與仲鸞言論大指，以著先生之節概。因推國初諸儒以剛直而享大年者，爲先生致善禱之誼，亦使世之君子聞之而有所警焉。

季仙九師五十壽序

粵以庚子之年，建寅之月，我仙九夫子大人奉命視學浙江。門弟子等攜候芭之酒，薦顯父之蒲，恭饒於國門之外。清風在道，輿從無譁。擊節而歌，林木鏗其振韻。刺船一去，海濤起而移情。是歲九月，爲夫子五秩壽辰，乃復謀郵陳皇邸，遙慶龐褱，以祝史之徵言。君希子之善禱，奠期頤魯麥邱祝齊，斯事雖細，不可闕也。獨是二首六身，乃藝林之陳語，交梨火棗，亦仙界之浮詞。使徒侈說長生，揆張繁祉，比附陀移之國，揣倖兜率之天，文勝則史不其諛矣！若第羨聲華之盛，誇遭遇之隆，則無雙之譽，久齊聲於許慎；稽古之力，宜蔑視夫桓榮。中朝大官，咸詢以今事古事，海內英彥，早仰爲經師人師。覩縷稱揚，抑又贅矣！夫葆真純，因當推其致此之由；美意延年，要識其本原之量。毋諛毋贅，請得而言。今夫連抱之材，經雪虐風饑而成用；步光之劍，因千辟萬灌而稱神。從古至今，偉人畸士，莫不劬勞撼頓，忍性動心。何者？精神以磨鍊而強，智慮以艱危而邃。夫子承廉吏之門風，屬紹庭之多故。楊太尉代傳清德，朱仲卿家靡餘財。昔橋蔭之尙依，已壘空之欲恥。旣而槐花強踏，桂樹初攀，跋浪南圖，出門西笑。

陸生遠適，鴻鶴之品望斯高；伯樂難逢，驊駟之霜蹶屢蹶。由是以吳中才士爲國子先生。黃甲看人，青氈作客。守生涯於纈繒大布，嘗世味於朝盞暮鹽。開筐而觀，殘囊多於敝服；借車而出，飛埃盛於同雲。蓋至壬辰年，以第三人及第，而前此之抑塞屈蟠，非一日矣。然且不概於心，彌貞於道。刀無厚而善臧，玉有輝而待賈。此我夫子之歷練也。若夫雙鷗稱誤，四牲駢征；采東岱之琳民，傳南宮之衣鉢。藥籠儲於江右，竹箭采於會稽。英蕩持衡，旋回舞袖；斯固時人所震盪，今昔所同矜也。而夫子綢緜如畏，矍矍殫思；巨眼澄空，初心辛苦。魚龍夜冷，燒銀燭以照遺珠；桃李春開，灑金壺而濡甘露。其於外也，砥節首公，樹聲示肅；穎川文學，能爲執俎之容；魯國諸生，半在門牆之內。修明雅術，實竭勳勞。今春去浙之前二日，猶指鬢髮，示國藩曰：『昔校士臨淄，猷爲靡鹽，旣勤三載，遂見二毛。異時歸自浙東，此毳毼者殆皓然矣。』鞅掌獨賢，周詩有北山之什；苞苴不謁，漢使無南越之裝。此我夫子之靖共也。聖朝廷試詞臣，數年一舉。夫子再登上考，洊陟崇階。蘇頌爲文，書記防其脫腕；相如作賦，天子幸其同時。中外人士，亦旣傾風而仰鏡，企采而翹華矣。而乃進思退思，大讓小讓，下問不恥，多聞闕疑。懼書馬之訛，慎覓雌之辯；早朝罷則陳書徧覽，夜漏深而吟事方酣。一字未安，較錙銖於同輩；片長必獎，假毛羽於後生。推之石奮家風，過路馬而必軾；晏嬰儉德，衣狐裘而累年。此我夫子之敬慎也。昔者崔邠側帽，潘岳奉輿；母養之隆，稱爲盛事。彼皆鄰於寵飾，未必篤於屬離。我夫子行不違仁，恩能錫類。感枯魚之銜索，詠有獺之在河。陟帖載瞻，萬里而白雲無極；循陔言采，三春而愛日常暉。曩者瞻依，今茲孺慕。殊恩旣被，令問斯皇。朱壽昌五十之年，效萊子而添綵戲；衛尚書八座之母，有中丞以問起居。敦牟卮匱，龍爲炙而玉爲酒；孀星卿月，前有輝而後有光。猶復喜懼交深，形聲密察；幾同廁踰之親滌，無改菽水之昔歡。此我夫子之孝思也。夫瑞玉常堅，蘊蓄者久也；戶樞不敝，勤動者恆也。慎戒必恭，聖有謨訓；大德必得，古有明徵。準斯四者，可以言壽矣。國藩醉翁門下之人，補闕春官之士。良苗不

實有負煙鋤庸樸非材，曾經月斧。金丹許換，其絳帳以聆音；玉署叨陪，乃霓裳之同詠。遙想錦樹山高之地，黃花酒熟之天，籌添望海之樓，弧設重雲之會。官吏黎收而拜，門人繡屬而來。習瓠葉者五百人，祝靈椿以八千歲，何其盛也。繁匏有職，負笈難從。徒瓦奏而榨宣，莫捧觴而僕爵。區區此志，能不懷哉！道阻且長，溯洄在西湖之水光。遠有耀，菲蔚瞻南極之星。鋪張洪算，脍飽龐祺。知有能者，匪所詳矣。

求闕齋記

國藩讀易至臨而喟然歎曰：剛侵而長矣！至於八月有凶，消亦不久也，可畏也哉！天地之氣，陽至矣則退而生陰，陰至矣則進而生陽，一損一益者，自然之理也。物生而有著欲，好盈而忘闕。是故體安車駕，則金輿總衡不足於乘；目辨五色，則黼黻文章不足於服。由是八音繁會不足於耳，庶羞珍膳不足於味，窮巷甕牖之夫，驟膺金紫，物以移其體，習以蕩其志。向所搯扼而不得者，漸乃厭鄙而不屑御。旁觀者以爲固然，不足訾議。故曰：『位不期驕，祿不期侈。』彼爲象箸，必爲玉杯，漸積之勢然也。而好奇之士，巧取曲營，不逐衆之所爭，獨汲汲於所謂名者，道不同不相爲謀，或貴富以飽其欲，或聲譽以厭其情，其於志盈一也。夫名者，先王所以驅一世於軌物也。中人以下，蹈道不實，於是爵祿以顯馭之名，以陰驅之，使之踐其迹，不必明其意。若君子人者，深知乎道德之意，力慰名之既加，則得於內者日浮，將恥之矣。而淺者譁然驚之，不亦悲乎！國藩不肖，備員東宮之末，世之所謂清秩。家承餘蔭，自王父母以下，並康強安順。孟子稱：『父母俱存，兄弟無故。』抑又過之。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不協於極，不罹於咎，女則錫之福。』若國藩者，無爲無猷，而多罹於咎，而或錫之福，所謂不稱其服者歟？於是名其所居曰：『求闕齋。』凡外至之榮，耳目百體之嗜，皆使留其缺陷。禮主減而樂主盈，樂不可極，以禮節之。

庶以制吾性焉，防吾淫焉。若夫令聞廣譽，尤造物所靳予者。實至而歸之，所取已貪矣。況以無實者攘之乎！非聖人而有完名者，殆不能無所矜飾於其間也。吾亦將守吾闕者焉。

新寧縣增修城垣記

道光二十有七年秋八月，謨人李世德雷再浩爲亂於湖南之新甯。有司檄遠近有能擒賊，予白金五百兩。於是吾友江忠源、岷樵應募，部鄉兵縛賊，送官司，取所謂五百金者歸獻堂上。爲太公壽。太公曰：「長吏以賞罰驅民，矯而不受，是墮上之信也；資人之力而專其利，是剗己之廉也；信墮無以馭衆，廉剗無以立身。二者有一，將必不可。吾邑城垣傾圮久矣，若捐此金以興修，官必嘉之，衆必和之，衆與而功易集，城完而民得安枕，此十世之勳也。」岷樵從太公言，乃歸金於官，而上其議。長寶道兵備使者揚公聞之，大悅，亦輸助五百金。知實慶府事某公，知新甯縣事某公，各捐若干金助役。以邑之士夫者長，亦鼓舞輸財，爭先輦運。兵事之後，刻日興工，人人如驚鳥之願治其巢也。大抵天下行省所隸，各有邊區，與他省所隸相際，去會垣動以千里。往往萬山叢薄，歧徑百出，奸人亡命，嘯聚其中，伺隙而爲變，捕之此則逃之彼，鳥鼠奔竄，不可窮詰。或攻破山城，據爲窟穴，輒以號召叛徒，聲生勢長，相望也。若隕陽際、陝西、湖廣之交，南贛際、江西、福建之交，以前明原傑王守仁之才，經略數年，僅而得安。而南山老林，際三省之交，嘉慶教匪之役，喪師糜餉，乃至不可勝計。新甯亦山國也，實處湖南、廣西之交。匪人煽結，卵育其間，瞰叢爾之山城，而欲據而有之，屢屢矣。往在道光十六年，藍正樽以一亡賴，揭竿竊發，幾欲墮城而殺守吏。曾不一紀，李世德雷再浩踵而逆命，喜不以下邑孤遠，城郭不完，有以誨盜而起亂萌哉！如又不從而修葺之，數歲以後，餘孽復滋，將思一逞於我。此垣墉之卑窳者，可長恃之以爲晏然乎？於是岷樵以二十八年二月

舉工，先治城之四門，有樓跂然而高，有闔儼然而堅，赤白煥然而改其舊，遂次第興築，雉高於前者幾尺，培而厚者幾尺，補缺垣若干丈，贈睥睨若干都，計土工幾千幾百，石工幾千幾百，金木之工幾千，費錢幾百萬，以二十九年某月畢役，自是有可守之險，寇賊不敢規以利爲矣。岷樵之來京師也，屬余敘其顛末，俾後之守土者，不時繕治，無苟毀成功云。

槐陰書屋圖記

吾師江陰季先生，自名其寓舍曰「槐陰補讀之室」，而屬人爲之圖。圖成於道光癸卯之夏，時先生方官內閣學士，職思簡易，曰：「補讀云者，以爲績學不仕，佳優而後補之，謙退之詞也。是年冬，先生視學安徽，三年還朝，則已掌吏部，或攝戶部，又督漕於潞河，釐鹽於天津，蕩滌田賦積虧於兩浙，庶政倥傯，刻無暇晷。間遂有巡撫山西之命，於是先生手圖而告國藩曰：『吾昔名吾居室而圖之也，將以讀吾書也。今五六年間，腐精於案牘，敵形神於車塵馬足，曩之不逮，竟不克補，則今之悔又果可補於後日乎？子爲我記之，志吾疚焉。』國藩嘗覽古昔多聞之君子，其從事文學，多不在朝班，而在仕宦遠州之時。雖蘇軾黃庭堅之於詩，論者謂其汴京之作少遜，不敵其在外者之殊絕。蓋屏居外郡，罕與接對，則其志專，而其神能孤往橫絕於無人之域。若處京師浩穰之中，視聽旁午，甚囂而已矣，尙何精詣之有哉？我朝大儒林興，號爲邁古。然如睢州湯公儀，封張公江陰楊公，高安朱公，臨桂陳公，合河孫公，數賢人者，大抵爲外吏之日多，宦京朝之日少。即在京朝，其任職也專，其守法也簡，亦常有餘光，人有餘力。今六部科條之繁，旣三倍於百年以前，而先生之所歷，或一身而兼數職，一歲而更數役，每夕丑初趨離宮，待漏盡午而後返。曹官白事判牘，暮夜不休，又以其間賓接生徒，宴會寮友，伺隙以求終一卷焉，而不可

得視數賢人者之處京朝時勢固不侔矣。此先生所用爲憮然也。今者先生持節山西政成而神暇盡發遺編以補素願蓋將與數賢人者角其實而爭其光。而國藩忝竊高位乃適蹈先生之所疚往者不可償來者不可必故略述時事令異世官朝籍者有考焉。

養晦堂記

凡民有血氣之性則常翹然而思。有以上人惡卑而就高惡貧而覬富惡寂寂而思赫赫之名此世人之恆情而凡民之中有君子人者常終身幽默闇然深退彼豈生與人異性誠見乎其大而知衆人所爭者之不足深較也。蓋論語載齊景公有馬千駟曾不得與首陽餓孳絮論短長矣。余嘗卽其說推之自秦漢以來迄於今日達官貴人何可勝數當其高據勢要雍容進止自以爲材智加人萬萬及夫身沒觀之彼與當日之廝役賤卒汚行賈豎營營而生草草而死者無以異也。而其間又有功業文學獵取浮名者自以爲材智加人萬萬及夫身沒觀之彼與當日之廝役賤卒汚行賈豎營營而生草草而死者亦無以異也。然則今日之處高位而獲浮名者自謂辭晦而居顯光氣足以自振矣。曾不知其與眼前之廝役賤卒汚行賈豎之營者行將同歸於澌盡而豪毛無以少異豈不哀哉。吾友劉君孟容湛默而嚴恭好道而寡欲自其壯歲則已泊然而外富貴矣。旣而察物觀變又能外乎名譽於是名其所居曰「養晦堂」而以書抵國藩爲之記。昔周之末世莊生閔天下之士湛於勢利汨於毀譽故爲書戒人以闇默自藏如所稱董梧宜僚壺子之倫三致意焉。而楊雄亦稱炎炎者滅隆隆者絕高明之家鬼瞰其室君子之道自得於中而外無所求飢凍不足於事畜而無怨舉世不見是而無悶自以爲晦天下之至光明也。若夫奔命於烜赫之途一旦勢盡意索求如尋常窮約之人而不可得烏觀所謂高明者哉。余爲備陳所

以蓋堅孟容之志，後之君子亦觀省焉。道光三十年歲在庚戌冬十月。

湘鄉縣賓興堂記

自古開國之主，以武功龜定禍亂，而繼體蒙業之君，恆以文德致太平。如漢如魏如宋如陳如拓拔魏如高齊如唐如明，其第二世嗣爲帝者，皆諡曰「文」。我朝龍興遼瀋，太祖以神武肇基，其製造國書，右文布化，郊廟齋戒諸大典，多成於太宗文皇帝之世。蓋武以開之，文以守之。干戈方興，未遑雅教，非其志有未逮，亦其時會有不得者也。咸豐二年，粵賊洪楊之徒，既已踰嶺而北，由湖湘而犯江漢，長驅東下，入金陵而據之，遂北寇河朔，東躡瀛碣，西擾汾晉，中原糜沸。我湘鄉實始興義旅，轉戰於兩湖、江西、廣西、廣東、河南、安徽諸行省，所在破敵克城，聲威烜然，號曰「湘勇」。湘勇之名聞天下，一時宿將如羅忠節公、王壯武公、李君續賓、兄弟、蕭君啓、江劉君騰、洪君煥、聯蔣君益、澧及余弟國荃輩，皆以仁勇爲士卒所親附，歷久而不渝。蓋武功之懋，非他州縣所可望而及。秦漢稱山西出將，攷之安定、天水、隴西諸郡，曾不能敵。今日之一縣，可謂盛矣！其官斯土者，則有朱侯孫詒、唐侯逢辰、黃侯醇熙、賴侯史直，又皆一時賢俊，有循良之績，與邦人士講求吏治，將略互相稱美，訴合無間，同明相照，同氣相求，何其翕應者與！咸豐癸丑，唐侯臨蒞茲邑，倡捐助餉，練勇防堵。越二年，申詳大憲，奏請增廣文武學額，聖恩加增，永爲定額。人爭頌唐侯之功不衰。是年，天下士會試於禮部，湘鄉獨無人赴部應試。唐侯喟然曰：「湘鄉之武，非無文也。今或無一士興於春官之試，豈余之不德，不足以興文教歟？抑軍興久而生事，絀公車之欲北者，不足於資歟？」於是捐金若干，買七都田六十三畝，爲賓興公費。又勸諭士民捐買田宅若干，以子午卯酉年租入爲會試旅費。寅申巳亥年租入爲鄉試途費，辰戌丑未年租入爲歲科試卷費。置賓興堂，擇廉正者經紀。

之立條明約，既簡既堅，以期久遠。自唐世長吏設賓主，陳俎豆，備管絃，行鄉飲酒禮，歌鹿鳴之詩，以餞士，差具前古與賢之義。今猶略存其法，獨不得與計吏偕。士或起白屋，無所資藉，則劾廉捐義，始爲一切，苟以集事無匱乏。枉吾尺以求一日之直，彼有所迫而然也。湘鄉山邑，多狷介自守之士。唐侯禮賢惠衆，所以愛士者甚重，則士之所以自待者，愈不得輕。入無仰事俯畜之累，出無金盡裘敝可憐之色，專心壹志以道於君子之道，而委蛇以隱射乎有司者之程度，境裕而神暇，事半而功倍。然猶有失焉者，蓋什而不能以一二耳。方今大難削平，弓矢載囊，湘中子弟忠義之氣，雄毅不可遏抑之風，鬱而發之於文，道德之宏，文章之富，將必有震耀寰區，稱乎今日之武功，而又將倍焉，蓰焉者。余雖衰鈍，尙庶幾操左券於此，請以右券責之。

聖哲畫像記

國藩志學不早，中歲側身朝列，竊窺陳編，稍涉先聖昔賢魁儒長者之緒。驚緩多病，百無一成。軍旅馳驅，益以蕪廢。喪亂未平，而吾年將五十矣！往者吾讀班固藝文志及馬氏經籍考，見其所列書目，叢雜猥多，作者姓氏至於不可勝數。或昭昭於日月，或湮沒而無聞。及爲文淵閣直閣校理，每歲二月，侍從宣宗皇帝入閣，得觀四庫全書。其富過於前代所藏遠甚，而存目之書數十萬卷，尙不在此列。嗚呼！何其多也！雖有生知之姿，累世不能竟其業，况其下焉者乎！故書藉之浩浩，著述之衆，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盡飲也。要在慎擇焉而已。余旣自度其不逮，乃擇古今聖哲三十餘人，命兒子紀澤圖其遺像，都爲一卷，藏之家塾。後嗣有志讀書，取足於此，不必廣心博覽，而斯文之傳莫大乎是矣！昔在漢世，若武梁祠魯靈光殿，皆圖畫偉人事蹟，而列女傳亦有畫像，感發興起，由來已舊。習其器矣，進而索其神，通其微，合其莫，心誠求之，仁遠乎哉！國藩記。

堯舜禹湯，史臣記言而已。至文王拘幽，始立文字，演周易，周孔代興，六經炳著，師道備矣。秦漢以來，孟子蓋與莊荀並稱。至唐韓氏獨尊異之，而宋之賢者以爲可躋之尼山之次，崇其書以配論語。後之論者莫之能易也。茲以亞於三聖人後云。

左氏傳經，多述二周典禮，而好稱引奇誕文辭，爛然浮於質矣。太史公稱莊子之書皆寓言，吾觀子長所爲史記，寓言亦居十之六七。班氏閱識孤懷，不逮子長遠甚。然經世之典，六藝之旨，文字之源，幽明之情狀，粲然大備。豈與夫斗筭者爭得失於一先生之前，妹妹而自悅者哉？

諸葛公當擾攘之世，被服儒者，從容中道。陸敬輿事多疑之主，馭難馴之將，燭之以至明，將之以至譬，若御駑馬，登峻坂，縱橫險阻，而不失其駑，何其神也。范希文司馬君實遭時差隆，然堅卓誠信，各有孤詣。其以道自持，蔚成風俗，意量亦遠矣。昔劉向稱董仲舒王佐之才，伊呂無以加管晏之屬，殆不能及。而劉歆以爲董子師友所漸，曾不能幾乎游夏。以予觀四賢者，雖未逮乎伊呂，固將賢於董子，惜乎不得如劉向父子而論定耳。

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張子，以爲上接孔孟之傳，後世君相師儒篤守其說，莫之或易。乾隆中閩儒輩起，訓詁博辨，度越昔賢，別立微志，號曰漢學。擯有宋五子之術，以謂不得獨尊，而篤信五子者，亦屏棄漢學，以爲破碎害道，斷斷焉而未有已。吾觀五子亦言其大者，多合於洙泗，何可議也？其訓釋諸經，小有不當，固當取近世經說以輔翼之，又可屏棄羣言以自隘乎？斯二者亦俱譏焉。

西漢文章，如子雲相如之雄偉，此天地遒勁之氣得於陽與剛之美者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劉向匡衡之淵懿，此天地溫厚之氣得於陰與柔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仁氣也。東漢以還，淹雅無慚於古，而風骨少隕矣。韓柳有作，盡取楊馬之雄奇萬變，而內之於薄物小篇之中，豈不詭哉？歐陽氏曾氏皆法韓公，而體質於匡劉爲近。文章之

變，莫可窮詰。要之不出此二途，雖百世可知也。

余鈔古今詩，自魏晉至國朝得十九家，蓋詩之爲道廣矣。嗜好趨向，各視其性之所近，猶庶羞百味羅列鼎俎，但取適吾口者，嗜之得飽而已。必窮盡天下之佳肴辯嘗，而後供一饌，是大惑也；必強天下之舌盡效吾之所嗜，是大愚也。莊子有言，大惑者結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余於十九家中，又篤守夫四人者焉。唐之李杜，宋之蘇黃，好之者十有七八，非之者亦且二三。余懼蹈莊子不解不靈之譏，則取足於是，終身焉已耳。

司馬子長網羅舊聞，貫串三古，而八書頗病其略。班氏志較詳矣，而斷代爲書，無以觀其會通。欲周覽經世之大法，必自杜氏通典始矣。馬端臨通考，杜氏伯仲之間，鄭志非其倫也。百年以來，學者講求形聲故訓，事治說文，多宗許鄭，少談杜馬，吾以許鄭考先王制作之源，杜馬辨後世因革之要，其於實事求是一也。

先王之道，所謂修己治人，經緯萬彙者，何歸乎？亦曰禮而已矣。秦滅書籍，漢代諸儒之所掇拾，鄭康成之所以卓絕，皆以禮也。杜君卿通典，言禮者十居其六，其識已跨越八代矣。有宋張子朱子之所討論，馬貴與王伯厚之所纂輯，莫不此禮爲兢兢。我朝學者，以顧亭林爲宗，國史儒林傳，喪然冠首。吾讀其書，言及禮俗教化，則毅然有守先待後，舍我其誰之志，何其壯也。厥後張嵩菴作中庸論，及江慎修戴東原輩，尤以禮爲先務。而秦尙書蕙田遂纂五禮通攷，舉天下古今幽明萬事，而一經之以禮，可謂體大而思精矣。吾圖畫國朝先正遺像，首顧先生，次秦文恭公，亦豈無微旨哉？桐城姚鼐，姬傳高郵王念孫懷祖，其學皆不純於禮。然姚先生持論閎通，國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啓之也。王氏父子集小學訓詁之大成，愈乎不可幾已，故以殿焉。

姚姬傳氏言學問之途有三，曰義理，曰詞章，曰攷據。戴東原氏亦以爲言。如文周孔孟之聖，左莊馬班之才，誠不可以一方體論矣。至若葛陸范馬，在聖門則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張朱，在聖門則德行之科也，皆義理也。

韓柳歐曾李杜蘇黃，在聖門則言語之科也，所謂詞章者也。許鄭杜馬顧秦姚王，在聖門則文學之科也。顧秦於杜馬爲近，姚王於鄭許爲近，皆攷據也。此三十二子者，師其一人，讀其一書，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若又有陋於此，而求益於外，譬若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則以一井爲隘，而必廣掘數十百井，身老力疲，而卒無見泉之一日，其庸有當乎？

自浮屠氏言因果禍福，而爲善獲報之說，深中於人心，牢固而不可破。士方其哈嗶嗶，則期報於科第祿仕，或少讀古書，窺著作之林，則責報於遐邇之譽，後世之名，纂述未及終編，輒冀得一二有力之口，騰播人人之耳，以償吾勞也。朝耕而暮穫，一施而十報，譬若沽酒市脯，喧聒以責之貨者，又取倍稱之息焉。祿利之不遂，則傲倖於沒世不可知之名。甚者至謂孔子生不得位，沒而俎豆之報，隆於堯舜，鬱鬱者以相證慰，何其陋歟？今夫三家之市，利析錙銖，或百錢逋負，怨及孫子。若通閩貿易，壞貨山積，動逾千金，則百錢之有無，有不暇計較者矣。富商大賈，黃金百萬，公私流衍，則數十百緡之費，有不暇計較者矣。均是人也，所操者大，猶不暇計其小者，况天之所操尤大，而於世人豪末之善，口耳分寸之學，而一一謀所以報之，不亦勞哉？商之貨殖於時同，而或贏或絀，射策者之所業同，而或中或罷，爲學著書之深淺同，而或傳或否，或名或不名，亦皆有命焉，非可強而幾也。古之君子，蓋無日不憂，無日不樂。道之不明，己之不免爲鄉人，一息之或懈，憂也；居易以俟命，下學而上達，仰不愧而俯不怍，樂也。然文王周孔三聖人以下，至於王氏，莫不憂以終身，樂以終身，無所於祈，何所爲報。己則自晦，何有於名。惟莊周司馬遷柳宗元三人者，傷悼不遇，怨悱形於簡冊。其於聖賢自得之樂，稍違異矣。然彼自惜不世之才，非夫無實而汲汲時名者比也。苟汲汲於名，則去三十二子也遠矣。將適燕晉而南其轅，其於術不益疏哉？

文周孔孟班馬左莊葛陸范馬周程朱張韓柳歐曾李杜蘇黃許鄭杜馬顧秦姚王三十二人，俎豆馨香，臨之

在上，質之在旁。

畢君殉難碑記

自楚軍之興，忠武公塔齊布實始以勇名天下。楚人剽悍者，率低首塔公，亦豔稱雲南畢君。塔公每臨敵，負鎗挾弓矢，又令二卒樹長矛執曳馬繩，竿以從，其爲器也。四畢君每臨敵，負鎗腰五十矢，又令卒手蛇矛持八尺刀以從，其爲器也。亦四塔公躍馬颯颯，瞋人追從，從輒返鞭之。畢君怒馬直穿賊陣，戒後者無得妄從我，人亦不敢從也。畢君名金科，字應侯，雲南臨沅人，以征開化苗匪，功敍藍翎外委。署臨沅鎮標外委，咸豐四年隨副將王國才赴湖北軍營，破賊於天門丁司橋，累敍至花翎都司。十一月，國藩檄令隨塔公攻圍九江。明年正月，賊犯武昌。王國才回軍援鄂，畢君遂爲塔公所留。其後塔公物故，畢以驍勇寇潯軍，逆酋石達開之寇江西也，連陷瑞州、臨江等八府數十州縣。畢君所至，常陷陣克捷，旋爲他部牽率失利，終不得獨錄其功。自九江奉檄而南，以五年十二月破賊於樟樹鎮。明年二月，軍敗，失之。自南昌而東，以六年五月破賊於饒州之章田渡，六月郡城陷，失之。畢君自痛爲他部所累，益發憤募死士，再入饒州，誓衆曰：「今日上岸破賊，不捷，吾不復歸舟矣！」一鼓克復府城，饒之耆黎婦孺，見聞者與不見聞者，皆曰：「畢君功也。」由是賞加呼爾察巴圖魯名號，補臨沅鎮都司，升用游擊，名譽大振。而忌君者日以次骨，飛謀薦謗，迭相污染。君提千餘人，當四戰之地，索餉不至，又惡忌者出己上，中夜鬱鬱不自得，常思立奇功以自旌異。會徽池之賊大至，歲暮士有飢色，有司者責君能破景德鎮軍，食可圖也。君以正月二日出師，初四日驟攻景德鎮，入市乃無一賊，別挈十人搜剽後街，賊蜂起，從卒亡七人，傷三人。君縱橫擊刺，踐血而出。最後賊以噴筒環攻，君於王家洲隕焉。年二十五歲，耳聞十有八日，前從傷卒三人者，收得

遺屍。又三載，咸豐九年，予弟國荃破賊景德鎮，憑弔畢君殉難之所，而壯士則既死矣！功名之際，有天有人，在己者獨足恃哉？於是伐石以表遺蹟，聲之銘語，俾行路歌之，以永饒人之思。銘曰：

『橫目蚩蚩，同出一治。衆雌無雄，誰是健者？塔公首出，次乃畢君。輪幹雖小，陳安之倫。匹馬斫陣，萬夫莫當。人心之賊，一矢或傷。內畏媚嫉，外逼強寇。進退靡依，忍尤叢詬。鬱極思伸，矯首胝天。徒飛無翼，或墜於淵。淵則有底，憤則無已。萬代千齡，哀此壯士！』

林君殉難碑記

嗚呼！自余倡率楚師，轉戰荆揚二州之域，其間相從死者亦不可勝道。或貞白無他，誓不相背棄而慷慨一瞑，志不得少伸，名不穰於當世，愛之而莫能收焉者，尤可悲也。林君源恩，字秀三，四川達州人，道光丁酉科拔貢生，癸卯順天鄉試舉人，咸豐元年選湖南平江縣知縣。二年，粵賊洪楊之亂，屬圍長沙。其冬，瀏陽匪徒爲亂，明年春，通城徒匪爲亂。三縣者，皆與平江壤接。君詰姦守隘，如防禦水，截然不得蟄溢。江忠烈公才君之爲，既保奏以同知直隸州補用，又以書播告士友，道林君堪軍旅也。會國藩治舟師，檄君募平江勇五百人以從。四年三月，賊自鄂中南犯，君禦之平江九嶺，果大捷。同官有忌君者，功不得敘，又別撫他事中之咎。君挹挹內不能堪，而口獨重滯。嘗發憤欲一廷辨，宿戒設屏甚具，至則爲衆所噤害，卒不得發，或反引咎自責。是歲十月，追隨國藩於九江軍次，造次欲有所申理，亦不竟白也。明年春，檄君治湘軍糧臺，歸自廣信，又治塔軍門忠武公糧臺，又佐理鄱湖水師營務。十一月，又攝理陸軍於廬山之麓，姑塘之南。而江西巡撫文公聞君賢，飛檄調至南昌，付以所新募之平江營者。君在廬山與一二武人爲儔，折節內交。武人益不遜，謾辭侵侮，或稱書生跬步矍矍，焉知戰事。君既痛

其曠，又口重滯，卒無以折之，獨夜歎曰：「丈夫壹死強寇耳，終不返顧矣！」及至南昌，領新軍，乃稍自喜。是時劇賊石達開犯江西，連陷八府五十餘州縣。六年丙辰三月，李元度次青率師自湖口南來。君與鄧輔綸、繡之自南昌而東。兩軍會於撫州，疊戰皆捷，人心始定。賊軍糾合列郡醜類，更番搦戰。我軍輒卻之。又至又大創之，疲極不得休息。秋九月，分軍出攻崇仁、宜黃。適會援賊大至，君竟以十七日戰敗死之。始君嘗誡其下曰：「好相保，吾與若共命於茲也！」至是，衆知君不屈，相從死者三百餘人。君歿二載，咸豐八年四月，官軍克復撫州。又明年，國藩師次於此，弔君殉難之所，尋逝者之白骨，邈然其不可復識矣！於是爲立石以表遺蹟，綴以銘詩，以告於不知紀極之世之一二君子，以達余之耿耿。銘曰：

「胡古胡今，強吞弱伏。佞者刀礪，訥者魚肉。文吏賊深，武夫悍激。訥者避之，負牆屏息。忽入戰場，萬馬辟易。士固難料，理固難推。災祥顯晦，孰執其機。昔聞人述，言出君口。我不知戰，但知無走。平生久要，臨難不苟。大信不盟，堅可鍥金。澆俗所侮，鬼神所欽。精魂遠矣，北斗帝鄉。遺骨莫辨，蔓草茫茫。有欲求之，環此石旁！」

湖口縣楚軍水師昭忠祠記

咸豐八年七月，國藩將有事於浙江，道出湖口，廣東惠潮嘉道彭君雪琴、方庀材、鳩工，建昭忠祠於石鐘山，祀楚軍水師之死事者，告余具疏上聞。八月疏入報可。明年七月，國藩將有事於四川，再過湖口，則祠工已畢，祀營官蕭節愨、公捷三以下若干人，後楹祀勇丁若干人。其東爲浣香別墅，前曰聽濤，眺雨之軒，後曰芸芍齋。齋後傳以小亭，曰且閒亭。亭下有小池，度梁而南，穿石洞東出，曰梅塢。迤西少陟山，曰鎖江亭。其西絕高，曰觀音閣。閣外曰魁星樓，僧徒居之。又西曰坡仙樓，刻蘇氏石鐘山記其上。憑高望遠，吐納萬景。一草一石，煥然增新矣。當楚軍

水師之初立也造舟始於衡陽大戰始於湘潭其後克岳州下武昌大破田家鎮今福建提督楊君厚菴於雪琴暨諸君子喋血於狂風巨浪之中燔逆舟以萬計轉戰無前可謂至順其後官軍深入彭蠡之內賊乘水涸大塞湖口遏我舟使不得出於是水師有外江內湖之分內者守江西外者援湖北騷然若割肝膽而判爲楚越終古不得合併至咸豐七年九月攻克湖口兩軍復合蓋相持三年之久死傷數千人之多僅乃舉之方其戰爭之際礮震肉飛血瀑石壁士飢將困窘若拘囚羣疑衆侮積淚漲江以求奪此一關而不可得何其苦也及夫祠成之後裸薦鼓鐘士女瞻拜名花異卉旖旎啾瑯江色湖光呼吸萬里曠然若不復知兵革之未息者又何樂也時乎安樂雖賢者不能作無事之顰蹙時乎困苦雖達者不能作遠衆之驕欣人心之喜戚夫豈不以境哉吾因是而思夫豪傑用兵或敵一生之力擲千萬人之性命以爭尺寸之土不得則鬱鬱以死者甯皆憂斯民哉亦將以境有所迫而勢有所劫者然也若夫喜戚一主於己不遷於境雖處富貴貧賤死生成敗而不少移易非君子人者而能庶幾乎余昔久困彭蠡之內蓋幾幾不能自克感彭君新構此祠有登臨覽觀之美粗爲發其凡焉

何君殉難碑記

嗚呼！軍興十載，士大夫君子橫死者多矣，獨吾友何君丹畦尤深痛不忍聞。自近古以來，未有行善獲禍如是之烈者也，豈不悲哉！君以咸豐四年五月，由翰林院侍講上書房行走，出爲安徽徽甯池太廣兵備道。時則安慶暨濱江府縣淪沒賊中，廬州新立行省，亦陷於賊。副都御史袁公軍臨淮，提督和公巡撫福公軍廬州，君當之官，不克南渡。袁公欲資君以兵，西會楚師，福公亦具疏留君江北，檄君募勇出征。公私匱乏，沮傷百端。最後得二百餘人，率之以西。至霍山，徵集潰兵團勇三千餘人，推誠獎勵，遂以十月二日大破捻匪李兆受於城東，追至麻埠。

又五日至流波磡，檄商城固，始團練堵其北，金家寨團丁禦其東，而自率所部遏其西。捻黨洶懼，李兆受與馬超江等相繼投誠，挺散脅從，遠近大悅。環三四縣皆輸豬雞糧金錢之屬，聲終宵不絕。先是大府帥檄君救援廬江，檄未至而城先陷。至是奉被劾勒革職之命，軍士懷不能平，雖百姓亦惘惘也。方楚師之出岳州而東也，克武昌，下黃州，破田家鎮，水陸電邁，席卷千里。其後塔齊布羅澤南兩軍，由黃梅南渡，以圍九江。賊循北岸而上，復陷蕪黃，竄武漢，自長淮以南，天柱內外，所在蜂屯。君以孤軍流離，西與楚師不相聞，東與廬州大府隔絕，朝不謀夕，嚙指誓衆。五年正月，進攻蕪水，克之。又分軍克復英山，又殲劇賊田金爵。大府帥以君西征有效，疏令留駐英山。君出師至是，凡八閱月，僅支見銀三百兩。士卒及民團相從者增至三千人，又益以李兆受新降之衆，無以爲食。居無帳幕，雨無薪，村郭無居民，遠近無援，傷亡無以爲卹。始十人賦麵一斤，繼而削減半之，既又半之。而賊來益盛，日提飢卒，轉戰不得休。五月十二日，軍敗，徒行泥淖中。鄉民或哀而進食，君雖強自振厲，然憊甚，瘠瘵發體，氣亦少餒矣。李兆受者，故反側，持兩端，感君忠勤，不忍遽背負，絕糧既久，怪君無以活之意，望甚。又同時降人馬超江爲匪徒所殺，怨官不能捕誅以抵罪也。則大感，議爲超江復仇，設位受弔，捻黨畢集。於是安徽河南兩省，皆以兆受復叛入告。而縣令亦懸賞購兆受頭千金。兆受益不自安，匍伏詣君，自陳無他。君撫慰稍稍綏定矣。會大府帥有密書抵君，教以「圖翦叛賊，毋後人發。」爲兆受所得，遂陽爲置酒高會，而伏兵戕君於英山之小南門，遺骸殘燬。同遇難者四十七人。咸豐五年十一月初三日也。君諱桂珍，字丹畦，雲南師宗人。道光甲午科舉人，戊戌進士，翰林院編修。丙午提督貴州學政，旋督侍講，入直上書房，數抗疏，陳軍事得失，推本君德。又采朱子真西山大學之說，傳以己意，引申條例，手繕成帙，隨疏奏進。君之意，嘗以爲聖人者無不可爲，功無不可就，獨患人不自克，不能竭其心與力之所竟耳。及君出而蒞事，飢餓經年，而百戰不息，儻所謂自克者耶。竭吾心與力而不遺者。

耶卒其獲禍如是之烈，而或不免身後之餘責。然則爲善者何適而不懼哉？咸豐十年，國藩屯軍江北，詢君患難馳驅之所，乃立石英山，綴以銘詞，俾來者有考焉。銘曰：

「飢寒逼身，難顧廉恥。聖主不能安其民，慈母不能撫其子。况於揭竿烏合之徒，亡命歸誠之始？倏順忽逆，朝人暮豕。封豕負塗，積疑張弧。鋸牙鉤爪，噬我閔儒。赤舌燒城，死有餘議。羣毀所歸，天地易位。悠悠之口，難可遽勝。我銘諸石，少待其定。上訊三光，下訊無竟。」

箴言書院記

國藩以道光戊戌通籍於朝，湘人官京師者，多同時輩流。其射策先朝者，年宿望，稠散略盡。而少詹事益陽胡雲閣先生，獨爲老師祭酒。鄉之人就而考德稽疑，如幽得燭，衆以無隕。而喆嗣潤之，亦以編修趾美名。父迴翔館閣，今兵部侍郎湖北巡撫海內，稱爲宮保胡公者是也。少詹君晚而纂弟子箴言十四卷，國藩實嘗受而讀之，自灑掃應對以暨天地經綸，百家學術，靡不畢具。甄錄古人嘉言，衷以己意，辭淺而指深，要使學者自幼而端所習，隨其材之大小，薰勸漸摩，徐底於成而已。竊嘗究觀夫天之生斯人也，上智者不常，下愚者亦不常，擾擾萬衆，大率皆中材耳。中材者，導之東而東，導之西而西，習於善而善，習於惡而惡。其始瞶焉無所知識，未幾而聘嗜欲，遂衆好漸長，漸貫而成自然。由一二人以達於通都，漸流漸廣，而成風俗。風之爲物，控之若無有，鑿之若易靡。及其既成，發大木，拔大屋，一動而萬里應，窮天人之力而莫之能禦。先王鑒於此，欲民生蚤慎所習，於是設爲學校以教之，琴瑟鐘鼓以習其耳，俎豆登降以習其目，詩書諷誦以習其口，射御投壺以習其筋力，書升以作其能，而郊遂以作其恥。故其高材則道足濟天下，而智周萬彙，其次亦不失爲圭璧自飭之士。賈生有言，習與正人居之，不

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其不然歟？侍郎自開府湖北以來，卽以移風易俗爲己任。自部曲之長，郡縣之吏，暨百執事，片善微長，不敢自祿，而褒許隨之。曰：「爾之發見者微，而善端宏大，不可量也。」或有過差，方圖蓋覆，譴亦及之。曰：「此猶小眚過，是誅罰重矣。」與其新不苛其舊，表其獨不遺其同。上下兢兢，日有課，月有舉。當世推湖北人才極盛，侍郎則曰：「吾先人箴言中育才之法如此，吾詎能繼述直什一耳。」咸豐十年，侍郎治鄂六載矣，功成而化洽。又以一湖之隔，吾教成於北，而反遺吾父母之邦，其謂我何？於是建箴言書院，將萃益陽之士而大淑之，置良田以廩生徒，儲典籍以饋孤陋，寬其涂轍而嚴其教條，崇實而黜僞，賤通而尙介。循是不廢，豈惟一邑之幸，卽漢之十三家法，宋之洛閩淵源於是乎？在後有名世者出，觀於胡氏父子，仍世育才，肫肫之意，與余小子慎其所習之說，可以興矣。

修治金陵城垣缺口碑記

道光三十年，廣西賊首洪秀全等作亂，咸豐三年二月十日，陷我金陵，據爲僞都。官軍圍攻，八年不克。十年閏三月，師潰，賊勢益張，有衆三百萬，擾亂十有六省。同治元年五月，浙江巡撫臣曾國荃率師進攻金陵。三年六月十六日，鍾山之麓，用地道克之。是歲十月，修治缺口，工竣，鐫石以識其處。銘曰：「窮天下力，復此金湯。苦哉將士來者勿忘！」

靈谷龍神廟碑記

龍於古不列祀典。國有大水，智者不榮，或有旱暵，圭璧祈禳，亦不及之。漢世儒者，以龍能興雲致雨，乃別四時

方色，爲象土，禹繪績，有禱輒應。其後五龍九龍之堂，浸作祀事興矣。國家褒崇龍祀，祭式祝號一準王儀。自京師黑龍潭暨各行省，皆立廟虔奉。甘澤時降，人蒙其庥。金陵省治之西，有泉曰八功德水，出於鍾山之陽，靈谷之寺。舊有龍神祠，屢獲嘉應。洎兵興，祠燬壇宇蕩然無存。同治六年，自春徂夏，數日不雨，崇禱之術旣窮。國藩乃與布政司李君宗義、督糧道王君大經、鹽巡道龐君際雲，先後求諸靈谷之神，四祈而四效，旋叩而立應。最後甘霖滂沛，圻壤膏流，稿苗勃興，嘉蔬蓊蔚，陂澤旁匯，魚鼈謹泳，歲仍有秋，民用康樂。於是乃相與重構斯廟，以報賽而妥靈。梵撩堅致，黝堊無華，取足嚴裸獻之儀，酌質文之衷而已。蓋金陵自六代以來，號爲名都，梵宇琳宮，震耀今古。勳戚甲第，湧殿飛甍，往往數千百年，遺構尙存。獨至粵賊洪楊之亂，掃地剷除，無復一椽片瓦之留遺。卽靈谷寺，屢興屢廢，亦無似此次之澌盡者。今龍神廟竊立基緒，而全寺之踵修名蹟之興復，不知更待何年。易稱龍爲乾德，萬物資始，厥施甚普。自今以往，意者百工雲興，日新月盛，將盡還承平之舊乎？斯固守土之吏所寤寐誠求者也。

金陵軍營官軍昭忠祠記

嗚呼！軍興以來，死事者多矣，而金陵尤爲忠義之所萃云。咸豐二年十二月，賊陷武昌漢陽，掠取巨舟萬數。三年正月，蔽江東下，連陷九江安慶蕪湖各城，遂破金陵，據爲僞都。城中官紳與駐防之軍民，並及於難。當是時，天子已命向榮爲欽差大臣，自湖北逐賊而東，至則城陷已逾旬日。又繼陷鎮江揚州兩府，而都統琦善亦以欽差大臣由河南進至揚州。自是後，廣西元從諸軍駐金陵者，號爲江南大營；北來新集諸軍駐揚州者，號爲江北大營。鎮江別屯一軍，則金陵分兵駐之，與揚州之師相爲犄角。未幾，揚州之賊分支北竄河南直隸，金陵之賊分支

西竄江西湖北而鎮江之賊破我營壘別有粵人爲亂攻陷上海其冬北軍克復揚州儀徵羣賊移據瓜洲四年督師琦公卒托明阿接統北軍五年江蘇巡撫吉爾杭阿克復上海移師圍攻鎮江六年春南路賊陷甯國北路賊復陷揚州托明阿罷職德興阿接統北軍旋克揚州其夏巡撫吉公戰沒於高資金陵大營亦陷督師向公退守丹陽已而病卒朝廷命和春爲欽差大臣而命張國樑爲總統七年冬南軍克復鎮江北軍同日克瓜洲八年南軍築長圍以困金陵之賊北軍大挫於浦口賊陷江浦天長儀徵揚州六合張國樑北援揚州克之九年德興阿劾罷江北不復置帥以江南大帥兼轄十年正月張國樑克九洑洲二月皖南羣賊攻陷杭州江南遣張玉良援杭克之三月賊破建平東壩溧陽羣萃金陵攻陷大營我師潰奔常州蘇州繼陷是後馮子材等堅守鎮江都興阿等堅守揚州數年無恙蓋自咸豐癸丑以迄庚申耳目衆著之事大略如此其餘南軍攻取旁近郡縣若太平蕪湖丹陽溧水溧陽高淳句容屢克屢陷不常其得失或北援揚州江浦警報朝聞南師夕度而城外賊壘濱江要隘亦無月不事攻戰擲千百性命以爭尺寸之士當時中外盛稱江南勁旅聲威出北軍上遠甚諸路告急金陵往往分兵四出援勦其致敗亦終以此始至秋卽遣虎嵩林馳援上海旣又遣和春赴援廬州甯國失守則遣鄧紹良自浙援之數年鄧君戰亡又遣鄭魁士繼之賊圍衢州則遣周天受等援浙賊入延建又濟師以援閩近者數百里遠者二千里孤軍轉鬪累月不歸餽餉乖時忍饑赴敵膏塗原野莫相收卹而金陵之賊見我軍遠征者多居守者少營壘空虛炊烟日減晝夜謀所以覆我者咸豐六年大營失陷正坐壘闕兵單之故最後十年之役則長圍已成汛地愈廣我軍分兵救浙不能遽返而自浙回竄之賊皖南江北之賊十道並進乃一發而不可禦將士方冀合圍之後犂穴擒渠策勳有期不意倉皇潰敗有如沙飛河決蕩析南奔死亡不可勝數其僅有存者張玉良收集餘燼以攻嘉興以守杭州至明年杭城再陷而金陵大營八萬人者蕩然無復留遺矣富諸

將屯駐秣陵，向公榮，張公國樑，最負重望。其餘智者竭謀，勇者殫力，亦豈不切齒圖功，思得當以報國？事會未至，窮天下之力而無如何。彼六七僞王者，各挾數十萬之衆，代興迭盛，橫行一時，而上游沿江千里，亦足轉輸盜糧。及賊勢將衰，諸酋次第僵斃，而廣封駭豎，至百餘王之多，權分而勢益散。長江既清，賊糧漸匱。厥後楚軍圍金陵，兩載而告克，非前者果拙而後者果工也。時未可爲，則聖哲亦終無成；時可爲，則事半而功倍也。皆天也。既克三載，同治六年之冬，乃建昭忠祠於蓮花第五橋，祀先後死事者同堂而異室。其中一室，祀三年二月江寧初陷時守城殉難之員，其東一室，祀三年至十年城外大營傷亡之員，其西一室，祀城內及江甯七屬紳士，而外郡紳士死於此者亦與焉；又東一室，祀金陵將領出援各路，死於寧國及浙江等處者；又西一室，祀鎮江及揚州死事之員。鎮江、本金陵所分之軍，揚州亦與金陵一體，其後又歸南軍兼轄故也。工既竣，粗爲記其梗概。至於歷年戰爭，良將猛士之勞，攻守保危之策，將具於國史，茲不復備述云。

金陵湘軍陸師昭忠祠記

同治三年六月既望，大軍克復金陵。國藩自安慶犒勞士卒，見吾弟國荃面顏焦瘁，諸將枯瘠，神色非人。盛暑攻戰，晝夜暴露城下，半月而未息。余既驚痛而撫慰之，乃徧行營壘。周視所開地道，覽戰爭之遺蹟。彭君毓橘、劉君連捷、蕭君孚泗、朱君南桂，相與前導而指示曰：「某所某將盡命處也，某所賊困我之地也。」諸君所不備述，吾弟又太息而縷述之。弟之言曰：「自吾圍此城，壯士多以攻堅而死。賊於城外環築堅壘數十，大者略與城埒，攢以小營，障以長塢，甃石如鐵，掘塹如川，牢不可拔。我軍以元年五月初始克江寧鎮，三汊河大勝，關各壘。二年五月，李臣典等克雨花臺及南門各壘，劉連捷等會同水師克九洑洲中關下關各壘。其江東橋之壘，則陳

湜等於八月克之。上方門高橋門七壘橋土山方山各壘，則蕭慶衍蕭孚泗等於九月克之。是時朱南桂亦克博望鎮，趙三元等亦克中和橋秣陵關。至十月克解溪隆都湖墅，而東南剗削略盡。三年正月，彭毓橘黃潤昌等乃克鍾山高壘，賊所署爲天保城者也。每破一壘，將士須臾隕命，率常數百人，回首有餘慟焉。其穿地道以圖大城者，凡南門一穴，朝陽至鍾阜門三十六穴，篝火而入，地崖崩而窟塞，明縱橫聚葬於其中。賊或穿隧以迎我，熏以毒烟，灌以沸湯，則趨者倖脫，而愆者就殲。最後神策門之役，城陷矣而功不成，龍膊之役，功成矣而死傷亦多。於是歎攻堅之難，而逝者之可憫也。毓橘之言曰：「我軍薄雨花臺，未幾疾疫大行，兄病而弟染，朝笑而夕僵，十幕而五不常爨，一夫暴斃，數人送葬，比其反而倍半於途。近縣之藥既罄，乃巨艦連檣，徵藥於皖鄂諸省。當是時也，羣醫旁午，而僞王李秀成等大至，援賊三十萬，圍我營者數重。我軍力疾禦之，一夕築小壘無數，障糧道以屬之江賊。益番休迭進，蝟傳環攻，累箱實土，以作櫓楫，挾西洋開花礮，自空下擊，子落則石裂鐵飛，多掘地道，屢陷營壁。凡苦守四十五日，至冬初而圍解，軍士物故殆五千人。會有天幸，九帥獨免於病，目不交睫者月餘，而勤劬如故。雖鎗復輔頰，血漬重襟，猶能裹創巡營，用是轉危而爲安。靖毅公則病後過勞，竟以不起。」九帥者，軍中舊呼國荃之稱，靖毅者，吾季弟貞幹諡也。連捷之言曰：「李曾解圍去，後率衆渡江，連陷江浦和州含山巢縣，皆我軍新取之城，得而復失。九帥乃分兵守西梁山，遣連捷與彭毓橘輩救援江北，旣解石澗埠之圍，破連漕銅城關之賊，遂偕水師連收四城，江北大定，劇賊益衰。然我衆死者亦不可勝數也。」南桂之言曰：「方金陵官軍圍困之際，同時鮑超之軍亦困於甯國，水師亦困於金柱關。金柱關者，水陽江及羣湖所自出，蕪湖之藩衝也。九帥乃分兵守東梁山，而遣南桂與朱洪章羅洪元輩力扼此關，夾河而與之上下，亂流而相攻，卯而戰，酉而不休，水營捷陸營或挫，一夕數起，一餐屢輟。凡七閱月而事稍定。百里內外，白骨相望。時聞私祭夜泣之聲，天下之至慘也。」

於是國荃與諸將並進稱曰：「此軍經營安慶，翦伐沿江諸城，凋喪尙少。獨至金陵而死於攻，死於守，死於疾疫，死於北援巢和南援蕪湖太平，乃籌計而不能終。今存者幸荷國恩，封賞進秩，而沒者抱憾無窮。雞鳴山下有賊造府第一區，若奏建昭忠祠，春秋致祭，庶以慰忠魂而塞吾悲耳。」國藩具疏上聞，制曰可。黃君潤昌爰董其事，取有冊可稽者，造神主一萬一千六百三十有奇，無冊者姑闕焉。甫歷三載，楹棟枉橈，牆宇敝侈。同治六年，省中僚友集議，廓而新之，基扃固護，籩豆有嚴。國藩乃追敘所聞於諸君者而系以詩章，用備樂歌。詩曰：

「人無貴賤，天壽賢愚，終歸於死，萬古同塗。死而得所，身殄魂愉。六朝舊京，逆豎所都。濯征十載，莫竟天誅。嗟我湘人，銳師東討，非祕非奇，忠義是寶。下誓同袍，上盟有昊。昊天藐藐，成務實難。祚我百順，阨我千艱。狂寇所噬，刈人如菅。沴厲乘之，積醜若山。偉哉多士，夷險一節。萬死靡他，心堅屈鐵。鑒彼巧偷，守茲貞拙。縷血所藏，后土長熱。卒收名城，獲醒擒王。寵賁冥漠，千禩馨香。新廟孔赫，彝罍將將。天子之錫，烈士之光。」

金陵楚軍水師昭忠祠記

咸豐九年，今侍郎彭公玉麟建水師昭忠祠於湖口，既刻石敘述戰事，又屬余爲之記。維時湖口以下，長江千里，皆賊地也。其明年，金陵官軍潰敗，蘇浙淪陷，國藩奉命總制兩江，乃議設淮揚水師一軍，以黃君翼升統之。又二年，議設太湖水師一軍，以李君朝斌統之。厥後兩君者，皆沿江遵海，以達於蘇松常州諸內河而上游吳楚之交。惟彭公與總督楊公岳斌之師，羅列如故。咸豐十一年，克復安慶，同治元年，下蕪湖，金柱關及東西梁山。二年，克九洲。三年，遂克金陵。而蘇州省會及所屬郡縣以次廓清。水師皆有力焉。余憫死事者之多，於是又奏建昭忠祠於金陵，以妥將士之靈。蓋自湖口而下，賊中無復大隊礮船，與我角逐水上。然我衆臨敵授命者，往往不絕。

若乃高城巨壘，千礮狙伏，陸軍進攻，水師和一，一堞未攀，駢尸山積。或連朝環擊，卒不能下，或創殘滿目，僅收一柵。甚者如九洲之役，攻勦三四日，凋耗二千人，唱凱於公庭，飲泣於私舍。又或支河小港，扼守要隘，賊以短兵槍彈，迫我舟師；前者屢僵，後者堅拒，終不得少移尺寸。又或倉卒赴援，內洋行師，如福山之役，輕舟顛簸於海濤颶風之中，須臾沈溺以數百計；此皆耳目昭著。其餘邂逅捐軀，夷傷而不振者，不可勝數也。今東南大定，已逾五年，長江別立經制，水師將士新故更代，優游無事，欲問數年前戰爭之迹，已罕能言其狀者。況更溯十載以前，若楊公之蹤橫江上，出入鋒鏑，以摧方張之寇，彭公之芒屨徒步，以赴江西之急，又孰能道其彷彿安樂之時，不復好聞危苦之言，人情大抵如此。然君子之存心也，不敢造次忘艱苦之境，尤不敢狃於所習，自謂無虞。禮俗政教，邦有常典，前賢猶因時適變，不相沿襲，况乎用兵之道，隨地形賊勢而變焉者也。豈有可泥之法，不敵之制，今之水師，蓋因粵賊之勢，立一時之法，幸底於成耳。異日時易勢殊，寇亂或興，若必狃於前事，謂可平粵賊者，即可概平天下無窮之變，此非智者所取任也。惟夫忠臣謀國，百折不回，士勇赴敵，視死如歸，斯則常勝之理，萬古不變耳。其他器械財用，選卒校技，凡可得而變革者，正賴後賢相時制宜，因應無方，彌縫前世之失，俾日新而月盛，又烏取夫顛已守常，姝姝焉自悅其故迹，終古而不化哉？今朝廷開方略之館，戰功將著於信史，不復備述。竊述殉難者之慘，使來者恍然起敬。又因推論兵家之變化無常，用破吾黨自是之見，庶久而知所儆畏云。

湘鄉忠昭祠記

咸豐二年十月，粵賊圍攻湖南省城。既解嚴，巡撫張公亮基檄調湘鄉團丁千人至長沙備防守，羅忠節公澤南，王壯武公鑫等，以諸生率千人者以往。維時國藩方以母憂歸里，奉命治團練於長沙，因奏言團練保衛鄉里

法當由本團釀金養之，不食於官，緩急終不可恃。不若募團丁爲官勇，糧餉取之公家，請就現調之千人，略仿戚元敬氏成法，束伍練技，以備不時之衛。由是吾邑團卒，號曰湘勇。三年春，平土寇於衡山，破逆黨於桂東。其夏，粵賊圍江西省城，國藩募湘勇二千，楚勇千人。羅忠節公輩率之東援。初戰失利，營官謝邦翰、易良幹等殉難。湘勇之越境勦賊，將領之力戰捐軀，實始於此。余聞而悼之，議立忠義祠於縣城，祀湘人與於南昌之難者。其冬，余奉命籌備舟師，乃募湘勇水陸萬人。明年率之東討。岳州之役，陸兵敗挫，雖旋有湘潭之捷，而湘士中燬。旣而整軍再出，羅公暨李忠武公續賓、湘勇以從。於是大雋於岳州，克武漢，下蘄黃，破田家鎮，復江西弋陽、信州、甯州。又以其間由江還鄂，掃蕩枝縣，再克武昌省會。咸豐五六年間，羅李湘勇之名震天下，而王壯武公與劉武烈公騰鴻、蕭壯果公啓江，暨巡撫蔣公益、澧，皆提湘勇征戰。湖北、江西、廣西、廣東等省，所在有聲。然羅公、王公、劉公遂以六七年間先後徂謝，而將士傷亡者滋益多。前所議建之忠義祠，規制隘庫，不足以嚴典祀。咸豐八年秋，國藩乃與李公具疏會奏，請立昭忠祠於湘鄉，令有司春秋致祭。子天許之。吾邑軍士沒有餘榮已未幾，而舒城、三河之難作，李公殉節，部下死者殆六千人。國藩私憂，以謂湘中士氣恐不復振。其後李公之弟勇毅公續宜，重輯部曲，轉戰皖北。張忠毅公連蘭及唐總戎義訓輩之師，轉戰皖南。而吾弟國荃遂以湘士克復安慶、金陵兩省。蔣公暨楊公昌濬亦用湘人平浙江，伐福建。張忠毅公亦戰沒於閩。東南數省，莫不有湘軍之旌旗，中外皆歎異焉。其西北諸道，則提督張君松山迫逐擒匪於河南、山東直隸，征叛回於陝西、甘肅，而按察使陳君湜院守山西。其西南諸道，則蕭壯果公率師入蜀，而巡撫劉公蓉屢平蜀寇。總督劉公嶽昭暨諸湘軍，又自而蜀南入黔，西入滇，一縣之人，征伐徧於十八行省，近古未嘗有也。當其負羽遠征，乖離骨肉，或苦戰而授命，或邂逅而戕生，殘骸暴於荒原，凶問而遲不審，老母寡婦，望祭宵可，哭謂極人世之至悲。然而前者覆亡，後者繼往，蹈百死而不辭，困阨無所

遇而不悔者，何哉？豈皆迫於生事，逐風塵而不返與？亦由前此死義數君子者爲之倡，忠誠所感，氣機鼓動，而不能自己也！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誠爲天下倡。世之亂也，上下縱於亡等之欲，姦僞相吞，變詐相角，自圖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難避害，曾不肯捐絲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誠者起而矯之，克己而愛人，去僞而崇拙，躬履諸艱而不責人以同患，浩當捐生如遠游之還鄉，而無所顧悸。由是衆人效其所爲，亦皆以苟活爲羞，以避事爲恥。嗚呼！吾鄉數君子所以鼓舞羣倫，歷九州而戡大亂，非拙且誠者之效與？亦豈始事時所及料哉？今海宇纒安，昭忠祠落成有年，而邑中壯士效命疆場者，尚不乏人。能常葆此拙且誠者，出而濟世，入而表里，羣材之興也不可量矣，又豈僅以武節彪炳寰區也乎？

江寧府學記

同治四年，今相國合肥李公鴻章改律甯府學，作孔子廟於冶城山，正殿門，庶規制盡備。六年，國藩重至金陵，明年，荷澤馬公新貽繼督兩江，廣續成之。鑿泮池，建崇聖祠，尊經閣，及學官之廡宇。八年七月工竣，董其役者爲候補道桂嵩慶，暨知縣廖綸，參將葉圻，既敕既周，初終無懈。冶城山顛，楊吳宋元皆爲道觀，明曰朝天宮，蓋道士祀老子之所也。道家者流，其初但尚清靜無爲，其後乃稱上通天帝。自漢初不能革秦時諸時，而涓陽五帝之廟，甘泉泰一之壇，帝皆親往郊見。由是聖王祀天之大典，不掌於天子之祠官，而方士奪而領之。道家稱天，侵亂禮經，實始於此。其他鍊丹燒汞采藥飛昇符籙禁呪，徵召百神，捕使鬼物，諸異術，大率依託天帝，故其徒所居之宮，名曰朝天，亦猶稱上清紫極之類也。嘉慶道光中，宮觀猶盛，黃冠數百人，連房栴比，鼓舞氓庶。咸豐三年，粵賊洪秀全等盜據金陵，竊泰西諸國緒餘，燔燒諸廟，羣祀在典與不在典，一切毀棄，獨有事於其所謂天者，每食必祝。

道士及浮屠弟子并見懼滅，金陵物文之邦，淪爲豺豕窟宅。三綱九法掃地盡矣。原夫方士稱天，以侵禮官，乃老子所不及料。迨粵賊稱天，以恫羣神而毒四海，則又道士輩所不及料也。聖皇震怒，分遣將帥，誅殛凶渠，削平諸路。而金陵亦以時戡定，乃得就道家舊區廓，起宏規崇祀。至聖暨先賢先儒，將欲黜邪慝而友經，果操何道哉。夫亦曰「隆禮」而已矣。先王之制禮也，人人納於軌範之中。自其弱齒已立，制防灑掃沃盥有常儀，羹食肴載有定位，綉纓紳佩有恆度。既長則教之冠禮，以責成人之道；教之昏禮，以明厚別之義；教之喪祭，以篤終而報本。其出而應世，則有士相見以講讓，朝覲以勸忠；其在職，則有三物以興賢，八政以防淫。其深遠者，則教之樂舞，以養和順之氣，備文武之容；教之大學，以達於本末終始之序，治國平天下之術；教之中庸，以盡性而達天。故其材之成，則足以輔世長民，其次亦循循繩矩；三代之士，無或敢遁於奇門者，人無不出於學，學無不衷於禮也。老子之初固亦精於禮經。孔子告曾子，子夏述老聃言禮之說至矣。其後惡末世之苛細，逐華而悖本，斲自然之和，於是矯枉過正，至譏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蓋亦有所激而云然耳。聖人非不知浮文末節，無當於精義，特以禮之本於太一，起於微眇者，不能盡人而語之，則莫若就民生日用之常事爲之制，修焉而爲教，習焉而成俗。俗之既成，則聖人雖沒，而魯中諸儒猶肆鄉飲大射禮於冢旁，至數百年不絕，又烏有窈冥誕妄之說淆亂民聽者乎？吾觀江甯士大夫材智雖有短長，而皆不屑詭隨以徇物。其於清靜無爲之旨，帝天禱祀之事，固已峻拒而不惑。孟子言「無禮無學，賊民斯興。」今兵革已息，學校新立，更相與講明此義，上以佐聖朝匡直之教，下以闢異端而迪吉士。蓋康廩乎企嚮聖賢之域，豈僅人文彬蔚，鳴盛東南已哉！

鈔朱子小學書後

右小學三卷，世傳朱子輯。觀朱子癸卯與劉子澄書，則是編子澄所詮次也。其義例不無可訾。然古聖立教之意，蒙養之規，差具於是。蓋先王之治人，尤重於品節。其自能言以後，凡夫灑掃應對飲食衣服，無不示以儀則。因其本而利道，節其性而不使縱，規矩方圓之至也。既已固其筋骸，劑其血氣，則禮樂之器蓋由之矣。特未知焉耳。十五而入太學，乃進之以格物。行之而著焉，習矣而察焉。因其已明而擴焉，故達也。班固藝文志所載小學類，皆訓詁文字之書。後代史氏率仍其義，幼儀之繁，闕焉不講。三代以下，舍佔畢之外，乃別無所謂學。則訓詁文字要矣。若揆古者三物之教，則訓詁文字者，亦猶其次焉者乎。仲尼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繪事後素。』不其然哉。余故錄此編於進德門之首，使弟子性知幼儀之爲重，而所謂訓詁文字，別錄之居業門中。童子知識未楛，言有刑，動有法，而蹈非彝者，鮮矣。是編舊分內外。內編尙有稽古一卷，外編嘉言善行二卷，采掇頗淺，近亦不錄云。

書歸震川文集後

近世綴文之士，頗稱述熙甫，以爲可繼曾南豐王半山之爲文。自我觀之，不同日而語矣。或又與方苞氏並舉，抑非其倫也。蓋古之知道者，不妄加毀譽於人，非特好直也。內之無以立誠，外之不足以信後世，君子恥焉。自周詩有嵩高烝民諸篇，漢有河梁之詠，沿及六朝，餞別之詩，動累卷帙。於是有爲之序者，昌黎韓氏爲此體特繁，至或無詩而徒有序，駢拇枝指，於義爲已侈矣。熙甫則不必餞別而贈人以序，有所謂賀序者，謝序者，壽序者，此何說也。又彼所爲抑揚吞吐，情韻不匱者，苟裁之以義，或皆可以不陳浮芥舟以縱送於蹶泆之水，不復憶天下有曰海濤者也。神乎味乎，徒詞費耳。然當時頗崇苗札之習，假齊梁之雕琢，號爲力追周秦者，往往而有。熙甫一切棄去，不事塗飾，而選言有序，不刻畫而足以昭物情，與古作者合符而後來者取則焉，不可謂不智已。人能宏道，

無如命何。藉熙甫早置身高明之地，聞見廣而情志闊，得師友以輔翼，所詣固不竟此哉！

書扁鵲倉公傳

司馬遷敘述扁鵲倉公，具詳病者主名及診脈之法，藥齊之宜，繁稱數十事，累牘不休。余嘗求之，非有義也。周官醫師，食醫，疾醫，瘍醫，獸醫之屬，隸於冢宰。譽陽伏陰，節宣補救，亦宰世者之所有事。爲良醫立傳，無所不可。要以略著大指，明小道之不可廢，與日者龜策諸傳相附，摭一二事以爲類足矣。繁稱奚爲者？夫執技以事上，名一能以濟人，此小人之事也。大人者，德足以育物，智足以役衆，彼誠有所擇，不宜於此津津也。若遷實通方術，而藉以自矜其多能，斯又淺者徒也。

書學案小識後

唐先生撰輯國朝學案，命國藩校字付梓，既畢役，乃謹書其後曰：「天生斯民，予以健順五常之性，豈以自淑而已？將使育民淑世，而彌縫天地之缺憾。其於天下之物，無所不當究。二儀之奠，日月星辰之紀，氓庶之生成，鬼神之情狀，草木鳥獸之咸，若灑掃應對進退之瑣，皆吾性分之所中事。故曰：『萬物皆備於我，人者，天地之心也。』聖人者，其智足以周知庶物，其才能時措而咸宜，然不敢縱心以自用，必求權度而絜之。以舜之濬哲，猶且好問好察；周公思有不合，則夜以繼日；孔子，聖之盛也，而有事乎『好古敏求』；顏淵，孟子之賢，亦曰『博文』；曰『集義』。蓋欲完吾性分之一源，則當明凡物萬殊之等，欲悉萬殊之等，則莫若卽物而窮理。卽物窮理云者，古昔賢聖共由之軌，非朱子一家之創解也。自陸象山氏以本心爲訓，而明之餘姚王氏乃頗遙承其緒，其說主於良

知謂吾心自有天，則不當支離而求諸事物。夫天則誠是也；目巧所至，不繼之以規矩準繩，遂可據乎？且以舜周公孔子顏孟之知如彼，而猶好問好察，夜以繼日，好古敏求，博文而集義之勤如此，况以中人之質，而重物欲之累，而謂念念不過乎？則其能無少誣耶？自是以後，沿其流者百輩，間有豪傑之士，思有以救其偏，變一說則生一蔽。高景逸顧涇陽氏之學，以靜坐爲主，所重仍在知覺，此變而蔽者也。近世乾嘉之間，諸儒務爲浩博，惠定宇戴吏原之流，鉤研詰訓，本河間獻王實事求是之旨，薄宋賢爲空疏，夫所謂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實事求是，非卽朱子所稱卽物窮理者乎？名目自高，詆毀日月，亦變而蔽者也。別有顏習齋李恕谷氏之學，忍嗜欲，苦筋骨，力勤於見迹，等於許行之並耕，病宋賢爲無用，又一蔽也。由前之蔽，排王氏而不塞其源，是五十步笑百步之類矣。由後之二蔽，矯王氏而過於正，是因噎廢食之類矣。我朝崇儒一道，正學翕興，平湖陸子，桐鄉張子，闢諛辭而反經，確乎其不可拔。陸桴亭顧亭林之徒，博大精微，體用兼賅，其他鉅公碩學，項領皆望。二君年來，大小醇疵，區以別矣。唐先生於是輯爲此編，大率居敬而不偏於靜，格物而不病於瑣，力行而不迫於隘。三者交修，采擇名言，略依此例。其或守王氏之故轍，與變王氏而鄰於前三者之蔽，則皆釐而剔之。豈好辯哉？去古日遠，百家各以其意自鳴，是丹非素，無術相勝。雖其尤近理者，亦不能鑿人人之心，而無異辭。道不同不相爲謀，則亦已矣。若其有嗜於此而取途焉，則且多其識，去其矜，無以聞道自標，無以方偶自囿，不爲口耳之求，而求自得焉。是則君子者，已是唐先生與人爲善之志也。」

書王雁汀前輩勃海圖說後

書孔氏疏云：「堯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杜氏通典云：「青州之界，越海分遼東樂浪三韓之地，西抵遼。」

水。而胡氏渭曰：『漢武所開樂浪元菟二郡，乃古嵎夷之地。嵎夷，義和所宅，朝鮮箕子所封，皆應在青州城內。』不僅遼東而已。』據此數說，則禹時青州踰海而兼營州之地，理若可信。齊召南氏所謂勢固自然者也。前明遼東都指揮使隸於山東布政司。明初，遼東士子尙附山東鄉試。厥後以渡海之艱，改附順天，而遼東各州衛隸於山東，則終明之世不改。蓋亦猶上古之青州兼轄營州云爾。我朝定宅燕京，與明代同，而遼左爲陪都重地，則與前明之二州，二十五衛視同羈縻者，輕重迥別。故勃海之襟帶，旅順之門戶，視前世尤加慎焉。雁汀先生之意，欲於隍城石島之間，駐水師將領一員，登州、金州、南北兼巡，內以防盜匪之狙伏，外以懾夷人之闖入，可謂謀慮老成，操之有要者已。道光二十九年，御史趙東旻建登州設立水師之議。宣宗成皇帝下其事，令兵部軍機處會議。當事者以迹近更張，格而不行。國藩時承乏兵部，頗知旅順要隘，宜別置嚴鎮，而不知康熙年間有嵩祝請登州水師巡哨金州鐵山之說，亦遂附和，未遑他議。今觀先生圖說，所載實錄各條，知國家機務尤大者，列聖廟謨皆已籌及之。苟能推行而變通，則收功不可紀極也。故述前說以互證，亦以志余不學之恥焉。

書周忠介公手札後

往余讀史忠正公集，見其乙酉四月十九日遺書五通，又廿一日絕筆一紙，其言至深痛不可終讀。蓋視楊忠愍公獄中家書猶或過之。乾隆四十二年，我高宗皇帝命摹勒史公絕筆於揚州梅花嶺祠壁。而楊公手書亦於邇歲摹刻於京師松筠巷祠中。忠臣志士，或鬱屈於一時，其精光終將大顯於世，不可得而闕也。門人潘生伯寅頃以周忠介公被逮時手札視余，乃與前楊後史若出一轍，雖號爲三仁，殆無愧色。世多疑明代誅鋤搢紳，而怪後來氣節之盛，以爲養士實厚使然。余謂氣節者，亦一二賢臣倡之，漸乃成爲風會，不盡關國家養士之薄厚也。

當忠介吳中就逮之時，其駢首殉難之五人者，顏佩章等皆市人，周文元則與隸耳；彼豈嘗邀朝廷一日之養，而且慷慨赴義如彼，况乎士大夫有綱常風教之責者哉？

書儀禮釋官後

侍郎胡君季臨，重刻其曾祖王父樸齋先生所著儀禮釋官，寄示國藩，屬爲識於簡端。余嘗從皇清經解中得讀此書，竊識崖略。先生治禮，崇信鄭氏，而於鄭語之歧誤者，亦不苟爲附和。如燕禮宜以膳宰爲主人，而辨注釋爲宰夫者之非，司宮卽周禮之宮人，而指注比於小宰者之失，左右正卽僕從之官，若書之左右攜僕，詩之膳夫左右，而證注中稱樂正，僕人正者之謬，特性上有私臣，而證注謂士無臣者之疏，其說旣允矣。至於曲證旁通，往往卽一事而洞見本原，先王之制禮也，因人之愛而爲之，文飭以達其仁；因人之敬而立之，等威以昭其義。雖百變而不越此兩端。先生以爲士喪旣夕二篇，所言甸人、管人、夏祝、商祝、家人、卜人、隸人、遂匠之屬，皆公家之臣，來執事者也。又以爲諸侯之官，其爵必降等於天子。聖人別嫌明微之意，寓乎其間。使周之諸侯遵而守之，何至有僭越而置六卿，稱縣公者。由前之說，則臣下之喪，君旣臨其小斂，又遣官助其百役，有若家人骨肉，愴惻纏綿。由後之說，則侯國之百職庶司，不敢毫髮僭擬於天王。恩誼之篤，如彼，名分之嚴，若此。此皆禮之精意，祖仁本義，又非僅考核詳審而已。儀禮一經，前明以來，幾成絕學。我朝鉅儒輩出，精詣鴻編，迭相映蔚，而徽州一郡尤盛。自婺源江氏永峒起爲禮經大師，而同邑汪氏絨、休甯戴氏震，亦皆博洽，爲世所宗。其後歙縣金氏榜、凌氏廷堪，並有纂述，無慚前修。先生世居績溪，與諸儒地相比，時相接。其國史儒林傳，列於江氏、汪氏之次。哲孫培輩，又能紹其家學，著儀禮正義，蒼萃羣言，衷於至當。徽州爲朱子父母之邦，典章文物，固宜非他郡所敢望。而胡氏世傳

禮教，故家文獻，縣延無替，亦足使篤古之士低徊而興慕也。

經史百家雜鈔題語

姚姬傳氏之纂古文辭，分爲十三類。余稍更易爲十一類：曰論箸，曰詞賦，曰序跋，曰詔令，曰奏議，曰書牘，曰哀祭，曰傳誌，曰雜記九者。余與姚氏同焉者也。曰贈序，姚氏所有而余無焉者也。曰敍記，曰典志，余所有而姚氏無焉者也。曰頌贊，曰箴銘，姚氏所有，余以附入詞賦之下。編曰碑誌，姚氏所有，余以附入傳誌之下。編論次，微有異同，大體不甚相遠。後之君子以參觀焉。村塾古文有選左傳者，識者或譏之。近世一二知文之士，纂錄古文，不復上及六經，以云尊經也。然溯古文所以立名之始，乃由屏棄六朝駢儷之文，而返之於三代兩漢。今舍經而降以相求，是猶言孝者，敬其父祖，而忘其高曾，言忠者曰：『我家臣耳，焉敢知國？』將可乎哉？余鈔纂此編，每類必以六經冠其端。涓涓之水，以海爲歸，無所於讓也。姚姬傳氏撰次古文，不載史傳，其說以爲更多，不可勝錄也。然吾觀其奏議類中錄漢書三十八首，詔令類中錄漢書三十四首，果能屏諸史而不論乎？余今所論次，采輯史傳稍多，命之曰經史百家雜鈔云。

大潛山房詩題序

山谷學杜公七律，專以單行之氣運於偶句之中。東坡學太白，則以長古之氣運於律句之中。樊川七律，亦有一種單行嫵姚之氣。余嘗謂小杜蘇黃，皆豪士而有俠客之風者。省三所爲七律，亦往往以單行之氣，差於牧之爲近，蓋得之天事者多。若能就斯塗而益闢之，參以山谷之倔強，而去其生澀，雖不足以悅時目，然固詩中不可

不歷之境也。省三用兵，亦能橫厲捷出，不主故常。二十從戎，三十而擁疆寄，聲施爛然，爲時名將。惟所向有功，未遭挫折，蔑視此虜之意多，臨事而懼之念少。若加以悚惕戒慎，豪俠而具斂退氣象，尤可貴耳。余覽其詩卷，卽畢因題數語以勸勉之。

孟子要略序跋

朱子所編孟子要略，自來志藝文者皆不著於錄。朱子經義考亦稱未見。寶應王白田氏爲朱子年譜，謂此書久亡佚矣。吾亡友漢陽劉萊雲傳瑩，始於金仁山孟子集注考證內搜出，復還此書之舊。王氏勤一生以治朱子之業，號爲精核無倫，而不知要略一書，具載金氏書中。卽四庫館中諸臣於金氏集注考證爲提要數百言，亦未嘗道及此書。蓋耳目所及，百密而不免一疏，事之常也。觀金氏所記，則朱子當日編輯要略，別爲注解，與集註間有異同。（金氏於人皆有所不忍，章云：『要略注尙是舊說。』桃應問曰：章云：『要略注文微不同。』）今散失既久，不可復覩。萊雲僅能排比次第，屬國藩校刻，以顯於世，抑猶未完之本。與然如許叔重五經異義，余隱文尊孟辨之類，皆湮晦數百年矣。一旦於他書中刺取，掇零拾墜，遂復故物。則此書之出，安知不更有人焉。蒐得原注，以補今日之闕乎？天下甚大，來者無窮，必有能篤嗜朱子之書，網羅以彌遺恨者，是吾萊雲地下之靈禱祀以求之者也。

孟子之書，自漢唐以來，不列於學官。陸氏經典釋文亦不之及。而司馬光晁說之之論，更相疑詆。至二程子始表章之。而朱子遂定爲四書，既蒼萃諸家之說爲孟子精義，又采其尤者爲集注七卷，又剖晰異同爲或問十四卷，用力亦已勤矣。而茲又簡擇爲要略五卷，好之如此其篤也。蓋深造自得，則夫泳於心而昧於口者，左右而逢

其原參伍錯綜而各具條理。雖以國藩之蒙陋讀之，亦但見其首尾完具，而不復知衝決顛倒之爲病，則其犖然而當於人人之心可知已。國藩既承亡友劉君遺命，爲之排定付刻，因頗仿近思錄之例，疏明分卷之大指，俾讀者一覽而得焉。大賢之旨趣，誠知非末學所可幸中，獨未知於吾亡友之意，合邪否邪？死者不可復生，徒使予茫然四顧而傷心也。夫曾國藩又識。

跋衍聖公孔恭愨公墓志銘刻本

漢碑載乙瑛韓勅史晨數人者，有功於孔林甚鉅。而史君二碑，既載其請祠之章，又敘其饗禮之盛，其補牆垣治澆井，種梓守冢諸績，至屢書不一書，功亦夥矣。此碑載恭愨公本以聖人之冑，而其有功孔林又百倍於前者。若更得善篆隸者大書重刻，異世流傳，豈僅與史君輩比烈哉！

補侍講缺呈請謝恩狀

新補翰林院侍講充四川正考官曾國藩，爲呈請代奏，恭謝天恩事。八月初三日，接到知會，轉准吏部咨稱：七月十五日，奉旨：曾國藩准其補授翰林院侍講，欽此。按國藩楚省菲材，山鄉下士，西清待漏，慚四術之多疏；東觀校書，尤三長之有忝。本年三月初十日，廷試翰詹，猥以蕪詞，上邀藻鑑，列置優等，授翰林院侍講。沐殊寵之逾恆，俾遷階以不次。旋於六月二十二日，奉命充四川鄉試正考官。溫綸再捧，寸衷之惶悚彌深；使節初持，萬里而馳驅未已。迺復荷高深之寵，俾真居侍從之班。愧屢沐夫鴻施，曾無墜露輕塵之報；惟勉勤乎蛾術，益凜臨深履薄之思。所有國藩感激下忱，理合呈請代奏，叩謝天恩，謹呈。

討粵匪檄

爲傳檄事：逆賊洪秀全、楊秀清稱亂以來，於今五年矣！荼毒生靈數百餘萬，蹂躪州縣五千餘里，所過之境，船隻無論大小，人民無論貧富，一概搶掠罄盡，寸草不留。其擄入賊中者，剝取衣服，搜括銀錢，銀滿五兩而不獻賊者，卽行斬首。男子日給米一合，驅之臨陣向前；驅之築城濬濠；婦人日給米一合，驅之登陴守夜；驅之運米挑煤。婦女而不肯解脚者，則立斬其足，以示衆婦；船戶而陰謀逃歸者，則倒擡其屍，以示衆船。粵匪自處於安富尊榮，而視我兩湖三江被脅之人，曾犬豕牛馬之不若。此其殘忍慘酷，凡有血氣者，未有聞之而不痛憾者也。自唐虞三代以來，歷世聖人，扶持名教，敦敍人倫，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粵匪竊外夷之緒，崇天主教，自其僞君僞相，下逮兵卒賤役，皆以兄弟稱之。謂惟天可稱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農不能自耕以納賦，而謂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賈以取息，而謂貨皆天王之貨；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別有所謂耶穌之說，新約之書。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爲之所也。自古生有功德，沒則爲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雖亂臣賊子，窮凶極醜，亦往往敬畏神祇。李自成至曲阜，不犯聖廟；張獻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粵匪焚郴州之學宮，燬宣聖之木主，十哲兩廡，狼藉滿地。嗣是所過郡縣，先燬廟宇，詎忠臣義士如關帝、岳王之凜凜，亦皆污其宮室，殘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壇，無廟不焚，無像不滅。斯又鬼神所共憤怒，欲一雪此憾於冥冥之中者也。本部堂奉天子命，統師二十萬，水陸並進，誓將臥薪嘗膽，殄此凶逆，救我被擄，拔出生靈。被脅之民人，不特紓君父宵旰之勤勞，而且慰孔孟人倫之隱痛，不特爲百萬生靈報枉殺之仇，而

且爲上下神祇雪被辱之憾。是用傳檄遠近，咸使聞知。倘有血性男子，號召義旅，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爲心腹，酌給口糧。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橫行中原，赫然奮怒，以衛吾道者，本部堂禮之幕府，待以賓師。倘有仗義仁人，捐銀助餉者，千金以內，給予實收部照，千金以上，專摺奏請優敘。倘有久陷城中，自拔來歸，殺其頭目，以城來降者，本部堂收之帳下，奏授官爵。倘有被脅經年，髮長數寸，臨陣棄械，徒手歸誠者，一概免死，資遣回籍。在昔漢唐元明之末，羣盜如毛，皆由主昏政亂，莫能削平。今天子憂勤惕厲，敬天恤民，田不加賦，戶不抽丁，以列聖深厚之仁，討暴虐無賴之賊，無論遲速，終歸滅亡，不待智者而明矣。若爾被脅之人，甘心從逆，抗拒天誅，大兵一壓，玉石俱焚，亦不能更爲分別也。本部堂德薄能鮮，獨仗忠信二字，爲行軍之本。上有日月，下有鬼神，明有浩浩長江之水，幽有前此殉難各忠臣烈士之魂，實鑒吾心。咸聽吾言，檄到如律令，無忽。

祭韓公祠文

維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酒庶羞，致祭於先儒昌黎韓子之神。維先生之明德，宜祀百世。文人學子，皆所喻願，而禮典所載，獨配享先師孔子西廡，他無特祀。國藩前官翰林院詹事府，皆有先生祠堂。今承乏禮部，亦祀先生於官署之西北隅，而皆稱曰土地祀。國藩履任之日，敬謹展謁，乃神像之旁，有先師孔子之木主，儼然在焉。竊以土地之稱，非經非訓。古者惟天子得祭天地，諸侯則社以祭土，大夫以下，成羣立社，多者二千五百家，或百家以上，小者二十五家。蓋土爰稼穡，民生所賴，凡食毛踐土者，皆得祭以報功，義固然也。自唐以下，有城隍之祀，世傳張說所爲祭文，及李陽冰碑記，舊已。今天下由京都以至行省郡縣，皆立廟以妥城隍。原易有「城復于隍」之占，禮有「八蜡水庸」之祭。高壘深池，以捍民患，推社之義而爲之立祀，理亦宜之。獨土地之祀，不可究其從始。

國藩所居之鄉，或家立一神，或村置一廟，大抵與古之里社相類。而京師官署，尤多有土地祠，往往取先代有名德者祀之。先生之生，未嘗蒞官禮部，今歿已千年，所謂神在天上，如水之在地中，無所不際，而謂僅妥侑於一署之內，丈室之中，如古所稱社公云者，亦以瀆慢甚矣。若先師孔子，則先生所則法終身者也。先生嘗羨顏氏得聖人以爲依歸，若深自歎恨，不得與於弟子之列，而無知者乃位孔子於尊容之旁。先生若果陟降在茲，其必蹙然不安也。國藩瞻禮之餘，詢諸胥吏，舉不辨其由來。舊例，春秋以蕭齋奉祀先生。國藩亦且循沿習之常，以致吾欽嚮之私。惟於孔子之位，措置失宜，則不敢須臾蹈故懼于大戾。謹奉木主，爇香焚之，既敬告所以，因爲之詩歌，使工歌以人聲，冀先生之神安休於此，不腆之誠，庶爲歆鑒。詩曰：

「皇頡造文，萬物成秩。尼山纂經，縣於星日。衰周道溺，踵以秦灰。繼世文士，莫究根蓂。炎劉之興，炳有揚馬。沿魏及隋，無與紹者。天不喪文，蔚起巨唐。誕降先生，掩薄三光。非經不效，非孔不研。一字之愜，通於皇天。上起八代，下垂千紀。民到於今，恭循成軌。予末小子，少知服膺。朗誦遺集，尊靈式憑。濫廁秩宗，載瞻祠宇。師保如臨，近遠維偃。位之不當，宣聖在旁。大祀躋僖，前哲所匡。我來戾止，神其安恬。敬奠椒漿，式告來葉。」

祭湯海秋文

赫赫湯君，脩焉已陳。一呷之藥，極我天民。豈不有命？藥則何靈？死而死耳，知君不悔。道光初載，君貢京朝。狂名一鼓，萬口囂囂。春官名揭，如纛斯標。奇文驟布，句罄字臯。羣兒苦誦，自瞑蓬朝。上公好士，維汪與曹。大風噓口，吹女羽毛。砥筆樞府，有鈇如刀。儕輩力逐，一虎衆獠。曹司一終，稍遷御史。一鳴驚天，墮落泥滓。坎坎郎官，復歸其始。羣雀款門，昨鼃之市。窮鬼噴沫，婢歎奴恥。維君不羞，復乃不求。天脫桎梏，放此詩囚。伐肝蕩肺，與命爲仇。被髮四

顧有棘在喉。匪屈匪阮。疇可與投？忽焉狂走。東下江南。秦淮夜醉。笙吹喃喃。是時淮海。戰鼓殷酣。挑夷所躪。肉阜血潭。出入賊中。百憂內慘。寅歲還朝。左抱嬌娥。示我百篇。兒女兵戈。三更大叫。君泗吟哦。忽睜兩眸。曰余乃頗。瀝膽相要。斧門掙鎖。不諛不媚。動與時左。非君謬尋。誰云逮我。王城海大。塵霧滔滔。惟余諸子。有隙輒遭。聯車酒肆。袒肩載號。鯨魚大嘔。宇內兩饜。授我浮邱。九十其訓。韓悍莊誇。孫卿之醞。慶義鬪文。百合逾奮。俯視符充。其言猶糞。我時譏評。君曾不愠。我行西川。來歸君迓。一語不能。君乃狂罵。我實無辜。詎敢相下。骨肉寇讎。朋遊所訝。見豕負塗。或張之弧。羣疑之節。衆瘡生膚。君不能釋。我不肯輸。一日參商。萬古長訣。吾實負心。其又何說。凡今之人。善調其舌。君則不然。喙剛如鐵。鋒棧所值。人誰女容。直者棄好。巧者與戎。昔余痛諫。君嘉我忠。曾是不察。而丁我躬。傷心往事。淚墮如糜。以君毅魄。豈曰無知。鬼神森列。吾言敢欺。酌子一滴。庶搯我悲。

歲暮設奠告王考文

嗚呼！維我王考，神馭徂賓，赴音來止，今越五旬。嗟我王考！令德淵爍，體秉純剛，內含貞淑。往往戍歲，小子南旋。扶依驩戲，左右孟盤。亥年歸朝，載違色笑。行履過差，辟咎無詔。十年京國，官繫私牽。轉蓬浮徙，莫傍本根。吾皇錫類，褻封父祖。志養則虧，虛榮奚補。三載寢疾，待藥不躬。遂淪慈照，允蹈鞠凶。我父我母，潛焉在疚。小子雖頑，不懲罪悔。疇昔提耳，彛訓猶存。十墮一守，痛懼難論。歲將更始，時物遷變。敬薦庶羞，祇希優見。尙饗！

正月八日王考生辰告

嗚呼！王考棄養，三月有奇。音容緬邈，豈復可追？疇昔笑聲，千山震裂。今則無聞，厚地藏熱。遊子遠宦，萬里關山。

葬不執紼，斂不憑棺。期服去位，古有行者。竊祿不歸，拘牽苟且。上春初吉，敬遇誕辰。敢蠲嘉旨，用薦苾芬。爰循國典，遂釋齊衰。在天靈爽，儻獲惠來。尙饗！

丁卯四月求降雨澤告辭

自客歲之仲秋，歷冬春而孟夏，閱八月而不雨。嗟羣生之凋謝，哀江南之黎庶，困兵燹以十霜，邑何民而不孳？野何土而不荒？慶中興於甲子，甫得脫乎兵戎，悉敵賦而北伐，又杼柚之屢空。逮丙寅之夏末，高郵罹乎災凶。運隄愴其潰決，沒六縣於波中。漲泗沂與淮湖，瀦千里爲澤國。飽人肉於蛟魚，烏鳶下而爭食。嗟赤子其何辜，實百官之不職。曾水患之未平，又旱災之相逼。麥有秋而失望，稻有種而不入。千村聚而皇皇，老幼環而悲泣。痛蚩蚩者無罪，罪乃在於疆臣。羌無德而竊位，上干怒乎百神。或屋漏之隱隱，或稅政之不仁。將舉錯之失當，抑冤獄之未申。宜躬彼乎酷罰，胡移禍於吾民。爰致齋而惕厲，叩蒼昊而陳詞。審余身之有咎，甘百死而不辭。爲斯民而請命，冀歲事之無虧。沛甘霖而溥降，膏百穀以蕃滋。萬彙蔚而回春，農民忻而相告。今不慮乎旱饑，後無傷乎秋澇。感神惠之孔時，終傾誠而圖報。

廣東嘉應州知州劉君事狀

曾祖永昌，皇贈武功將軍。祖開泰，康熙甲午科舉人，皇贈武功將軍。父文燦，雍正甲辰科武進士，山東兗沂鎮總兵。君諱廷枏，字讓木，河間獻縣人。縣學廩生，乾隆四十五年，舉於鄉。五十二年丁未，成進士。時大學士和坤當國，有中貴人與君同里同姓，來告曰：「相國知子，欲一燕見，能往，吾導子，詞曹可致也。」君謝不能，卒以知縣歸。

班候選。嘉慶二年，謁選得廣東信宜縣。明年之官。五年攝惠州河源縣事。河源藍阿和、博羅陳爛、辰四、永安曾鬼六，聚徒煽亂。君至縣三月，卽擒阿和，且請於惠州知府伊秉綬及總督吉慶曰：「陳曾不靖，時日久矣。今阿和就擒，剪其左翼，賊所負恃，以羅浮山爲窟耳。若裹糧入山，窮力四捕，陳曾可弋也。」不聽。後二年，遂有陳爛、辰四、曾鬼六之亂。總督飲旣死，知府擬遣戍。而君以前請，得不坐。六年，量移潮州揭揚縣。揭亦劇邑也，莠民何阿常、李阿七、倡天地會，聯八十餘鄉，分爲兩股，各二萬人。君單騎赴賊中，以編查保甲爲名，暗圖其山川形勢，出入門戶，夜宿賊巢，示以不疑。八年正月二日，率兵討阿常。賊徒七千人屯於赤巖頭。我兵裁五百，去賊五里而營。夜聞吹螺四面，衆譁曰：「賊至矣！」君令曰：「敢動者死！」於瓮中設子母礮，佐以鳥槍，近則發擊之，翳人與火，闐無聲影。賊不知虛實，竟引去。旦日，率所部登山，適會他軍亦至，乘勝追奔，焚賊三巢。阿常投首，阿七聞之，益糾餘孽，謀再舉。君從健卒六十餘人，四晝夜馳行九百里，追及長樂，擒之。其年八月，又擒海盜姚阿麻。於是，有送部引見之命矣。大抵嶺以南，物產蕃阜，風氣殊於中土。諸洋互市，瓊貨日至，奸民逐利，起徒手至百萬者，往往而有。奇技妖物，旁出不窮。乾嘉之間，淫侈亡等矣。猶有不逞之徒，乃爲盜賊以自恣。小者劫奪，大者叛亂，窮則入海亡命。爲吏者莫敢誰何，苟以諱飾偷安，羣盜無憚，日以充斥。故君官廣東，所至以緝捕爲先，而大吏亦倚君如左右手。引見之命，旣下，大吏以捕務孔棘，留不得行。又二歲，剿獲潮陽鄭阿明、陸豐李崇玉，乃行。阿明會匪，衆號四萬人，崇玉海盜，號二萬也。入見，以功升知州，歸復任揭陽。十四年，徙知南海縣。是時兩廣總督百公齡治，尙威猛，懲刈奸宄，夜半，召君入密室，告曰：「吾欲有所縛，子能之乎？」君曰：「何也？」百公曰：「洋商吳阿三。」阿三也，大猾，資積巨萬，多干國紀。君歸，寅夜部勒胥役，不告所之，曰：「從余行。」余曰：「取。」取之，曰：「斬。」斬之。至破門，擒阿三，比還署，關說者數輩，賂金三萬，至雞鳴，增五萬，平明，十萬，不可卒致。阿三於法，張保之寇海也，自嘉慶初年始也。後

與其黨郭學顯內噬，學顯來降。保亦思歸義，首鼠進退。百公欲遣使納降，君請行。百公曰：「多與爾衛。」辭曰：「彼真降，使者無害，其僞也。雖衛何益。」從二僕，棹小舟，徑至海口。賊數百艘，交刃成列。保出，衆叱曰：「跪吾王。」曰：「吾天子命吏，豈屈若曹？且編民之不得，何王也。」卽睨保曰：「吾以女爲海上豪傑，乃效匹夫，怒目恐人，劉某畏死者，不來此矣。」保立起揖。君卽屏左右，因語之曰：「十年來粵中，巨寇若藍阿和、何阿常、鄭阿明之屬，海盜若姚阿麻、李崇玉，今有存焉者乎？」保默然曰：「亡有。然今且奈何？」崇玉以殺掠平民之故，尙伏天誅。况保縱橫海上十餘年，殺二總兵，一參將，三游擊，罪在不追。今棄衆內首，則魚肉耳。」曰：「汝何慮之淺也？朝廷并包海外，荒蕪萌生，削逆育順，以勸來者，猶懼不繼。若革面自效，不啻之慶也。學顯貸死，有明徵矣。且智莫大於知幾，行莫虧於食言，禍莫酷於殺已降。女視劉某，豈誘人傲功者哉？吉之與凶，在此須臾。」保再拜曰：「謹受教。」乃泣送君歸。七日而張保降。十九年，補嘉應州知州，噓枯養瘠，相濡以澤。二十四年，攝廣州知府，簡法阜施，一如嘉應。君子於是知君之爲政，又能視地強弱，以時其威愛也。嘉慶二十五年，年六十八以卒。子六人，曰鳳翽，曰一士，曰鳳翼，曰書年，今官翰林院編修。曰逢年，曰其年，今官翰林院庶吉士。謹具歷官行義，牒付史館，俾傳循吏者采覽焉。

書何母陳恭人事

恭人陳氏，道州何文安公之第三子婦。吾友子敬，同年紹祺之配也。文安家訓謹嚴，內外執業各有常程，箕帚盥盪皆有定位，閨門之內，肅若朝廷。廖夫人刻勵儉勤，終身不御紈綺，恆豆之奉，穀薄等於寒門。凡醢醢菹脯，酒餌漿醢之屬，皆率婦輩躬自治之，手營而口授，不徵諸市。不假諸僕婦。然諸婦或出外州華族，往往不中程度。

獨陳恭人道州舊姻，椎髻布裙，爲之益勤，其德益善。舅姑亦益愉懌，以謂巨室而不失儒士之風，卽家之祥也。道光二十三年，子敬以舉人就職知縣，援例選雲南廣通縣，旋改江蘇同知，又以知府調歸浙江，補台州府，保升道員，署糧儲道。咸豐十年二月，粵賊入浙，圍杭州。子敬時方奉使至江蘇，眷屬寓清泰門。先是，恭人生子，輒不育，生有女子三人。子敬旣以仲兄子慶治爲嗣，諸妾又生子慶銜、慶熙、慶全。城破，恭人乃屬家人而詔之曰：「主人遠出，吾遭此變，何氏名門，男女長幼，義不可爲賊辱。」遂先縛二子沈於池，外孫女二歲，挖坑斃之，旋引一繩，與外姻朱孺人同時自經，無幾何，援兵四至，賊衆驚遁。老僕柳春自外歸，見慶治腦後被斫六創，其妻邢氏被割兩耳，而皆未死。諸妾避入民舍，得免。所沈二子，慶銜、慶熙者，池中水淺，亦俱無恙。兩自經者，朱孺人氣絕，而恭人解救得生。蓋縊二時許而不殊，自言有兩紅燈前導，忽見天日而醒，略無所苦。由是遠近歎異。或曰：「恭人半生長齋，兩經禮佛，茲其效也。」或曰：「孝友之門，禍將撓而常解，堅確之德，還物不懼。莊生所謂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杭州寇退，子敬返自江蘇，外而征繕以佐軍府，內而補苴以寧穉弱，且而劬宵而不休，夏而疾，秋而不瘳，於是引病投劾，挈家還湘，卜居於長沙之東鄉，藝稻而養魚，善鄰而訓子。恭人亦菲食敝衣，相與拮据，以保遲暮。子敬旣逝，恭人則兼綜內外，賓祭之供，耕讀之業，囊篋鏘鏘之故，造次紛乘而不眩。齒逾七十而不知疲，鄉之人以是服其恪也。同治十年九月，無疾而終，去杭州城陷之時，十有二年矣。軍興以來，橫死者多矣，臨難而倖脫者，亦恆有之。獨何氏一門慷慨就義，而俱獲生全。陳恭人事尤近於神異。恭人之夫之兄子貞先生告余以狀，因爲述其梗概，其他懿行不備論云。

漢陽劉君家傳

余既銘劉君椒雲之墓，其兄子世墀復寓書抵余：「季父之行義，豪甄鉅大凡，其爲學之次第，不幸遺書未成，世墀之愚，不可驟曉。其孤世圭尤幼，卽他日長大，終無以窺尋先人甘苦。季父執友，莫篤先生。先生若哀吾昆弟，卽別爲家傳，鑄諸家牒，所以不死季父，而祝我劉宗益厚無已。」蓋椒雲之學，自得於中者，有不可曝諸文字者矣。其致功之迹，國藩實親見之而親討之，稱述以詔其諸子，吾之職也。始椒雲嘗治方輿家言，以尺紙圖一行省所隸之地，墨圍界畫，僅若牛毛。縣以圓圍，府以叉牙，交錯成圍，不爲細字識別。晨起指誦曰：「此某縣也，於漢爲某縣；此某府某州也，於漢爲某郡國。」凡三四日而熟一紙，易他行省亦如之。其於字書音韻及古文家之說，亦皆刺得大指。其後益及天官推算，日夜欲求明徹，銳甚。適會喪父，勞憂致疾，乃稍稍自惜，慨然有反本務要之思矣。竊嘗究觀夫聖人之道如此其大也，而歷世令辟與知言之君子，必奉程朱氏爲歸。豈私好相承以然哉？彼其躬行，良不可及。而其釋經之書，合乎天下之公，而近於仲尼之本旨者，亦且獨多。誠不能違人心之同然，遽易一說以排之也。自乾隆中葉以來，世有所謂漢學云者，起自一二博聞之士，稽核名物，頗拾先賢之遺而補其闕。久之風氣日敝，學者漸以非毀宋儒爲能，至取孔孟書中心性仁義之字，一切變更舊訓，以與朱子相攻難。附和者既不一察，而矯之者惡其恣睢，因並蔑其稽核之長，而授人以詬病之柄。皆有識者所深憫也。椒雲初從事於考據，卽已洞知二者之弊。既更憂患之餘，尤自斂抑，退然若無以辨於學術也者，默識而已矣。於是道光二十八年二月，棄其所官之國子監學正，決然歸去，以從政於門內。積其謹，以嚴父母之事，以達於凡事，無所不嚴。積其誠，以推及父母之所愛，若所不愛，無不感悅。其又不合，則考之禮經，覈之當世之會典，以權度乎吾心自然之則，必三善焉而後已。病中爲日記一編，記日日之細故，自責絕痛。將卒，又爲遺令，處分無憾。蓋川漢學家之能綜核於倫常日用之地，以求一得當於朱子。後之覽者，可以謂之篤志之君子邪？抑猶未邪？國藩爲發其擇術之意，既

告其諸子，亦與異世承學者質證焉。

葛寅軒先生家傳

先生諱大賓，字興森，號寅軒，葛姓。先世自蘇州徙居湖南，遂爲湘鄉人。曾祖世珍，祖生霞，父長添。世有隱德。先生幼而端重，動止異於常兒。長而益自檢制，終日危坐，言笑不妄，盛暑不袒，焚香把卷，默識恬吟，性耐劇飲，雖醉不亂，或久無酒，終亦不索，怡然若有以自得也。乾隆之末，海內文人以靡麗辯博相高，昆明錢南園待御，獨以剛方立朝，視學湖南，以正誼篤行風楚之人，所取率多端士。先生既受知於錢公，補縣學生員，益折節自繩，跬步必衷於古訓，學徒游其門，則先教之以忠孝大節，下至飲食起居，出處語默，取與豪釐各有法式，從則貞吉，違則恥辱，至不得齒於人。聽者往往汗下。常稱錢公及其師湘潭朱聲越之學行，以勉其門人弟子。弟子高第者，我先大夫竹亭公及陳君道，著籍最早。晚歲又得黃君星平、鄒君魯道，皆登甲科，知名於時。各秉師說以教授鄉里，傳嬪庶績，篤守矩矱。吾鄉風氣淳古，士人循循不敢僭越禮法，以自放其亡等之欲。論者以爲淵源一本於先生，彼南面民上，司政教之柄，其流風餘韻，得比於一諸生被人之深且久如此者，曾幾人哉？先生四歲喪父，哀毀若成人。年十三，值父忌日，出主以祭。主動仆地，粉面剝落，脫去葛字，微露周字。蓋木工飾周姓廢主爲之者也。先生痛哭引咎，告墓易主，卜日乃祭。事寡母左孺人也，鉅細必躬，疾必嘗藥。生徒有餽，必歸以獻。嘗隆冬獨坐，心動，急自館所馳歸，入門數呼母。母方與仲兄負暄後院，聞聲趨出，而屋後山忽頽，壓坐席破碎。里之人以爲先生誠孝之所感也。母沒，勺飲不入口者五日。既葬，衰服終其身，腰以下無復存寸縷。服闋，每祭必泣盡哀，以爲常。兄弟五人，既分居矣，逋負纍纍，無以自存，先生則請於母，復同居如初。卽有所入，絲髮不以自私。兄弟沒，則庇其喪，無子爲

之立後。羣從諸婦，各受職業。室以大和。道光二年，朝廷開孝廉方正之科，有司舉先生應詔，或勸之一詣京師，謁選。先生曰：『是可以躁求耶？』十二年壬辰十月二十九日，卒於家。春秋七十有一。配左氏，前卒。時先生年才三十，有奇，終身不更娶。子二：長榮蔭，早沒；次榮館。孫三：封泰，先晉封梁。孫女二人，其一歸吾弟國華。曾孫鎮堡、鎮嶽，先晉縣學生員。後其世父榮蔭，先生命也。篤慎而好學，積善之報，殆將於是乎在。

前史官曾國藩曰：『人之品類至不齊也。唐代設科取士，名目繁多。宋司馬光請開十科以求賢，其目至爲賅簡。今世官人，專出於進士之一途，蓋有科而無目矣。會典所著特科有三：曰博學鴻詞，曰經學，曰孝廉方正。鴻博科再開，經學科一開，當時皆稱得人。孝廉方正之科，詔開六七次，而由之以踐曆顯仕者特少，或舉天下而無一人赴部應試者，則何也？豈朝廷所以旌別此科，其法有未善與？抑有司者漫不矜慎，舉非其人，與以湘鄉言之，道光初元舉先生，咸豐初元舉羅君澤南，未可謂都非其人也。夫誠得其人，在上者固當思所以教之耳。彼膺斯舉者，豈汲汲哉？』

歐陽氏姑婦節孝家傳

節母蔡氏，生三歲而室於歐陽，事玉光府君，家微也。姑劉孺人，端嚴匡勅，無所假借。節一朝之食，分之二日，監三人之事，責之一手。舉家事精麤劇易，壹委節母，不以何問他人。節母則先雞鳴而興，豫其未至；後斗轉而息，補其闕遺。箕拘無塵，井汲無濡，半米寸薪，必珍必戒。諸娣奴次第入門，節母躬其難者，讓其易者，自親舍及衆私室，衣垢則澣之，綻裂則補綴，初不問其所自來。羣從子女，寒則衣之，飢則慈以甘糝，就福浴爲之潔除。羣從或忘其母而母節母，節母亦忘其非己出也。乾隆三十年乙酉，舅席珍府君卒。明年，玉光以毀死。劉孺人大戚。節母於時

年二十有八，長子惟本，甫三歲。少者成材，末期耳。則泣血柴立，茹藥自盟。出則抱子奉姑，怡聲饗，益屏去華飾。先姑意之未發而從事，約其口與體，以及其孤子女，無所不約。勤其力以率其妯娌，與其子姪傭奴，各有專職。土無寸曠，人無晷暇。俛拾仰取，賓祭有經。豬雞肥碩，蔬果怒生。方節母事姑之初，歲入穀二十石。逮姑之暮年，穀近千石。惟本讀書屬文，試於郡縣，有聲矣。年二十七歲而卒。婦蔡氏，亦以節著。

節婦蔡氏，少歸歐陽。惟本，節母之冢婦也。乾隆四十三年戊戌，歲大饑，節婦將嫁，其父輔世貧不能具禮。宗族或助之結褵之資，凡得錢三千有奇，父爲裝遣之。節婦陰返其錢，置稗薦中，而繫鑰匙其端。父歸而室無見糧，引鑰則鏡在焉。泣曰：『孝哉吾女！留此以活我也！』惟本沒時，節婦亦二十八歲。由是捐棄萬事，壹從節母求。所以事祖姑，劉孺人之法。黎明，劉孺人興，節母執筭侍左，節婦自右約之。及盥，節母奉水，節婦奉漿。及食，婦具饌，母侑之。及寢，三世聯牀，聽於無聲。劉孺人卽怒，節母負牆竦懼。節婦從容改爲，以適厥指。卽疾病，婦煮藥，母嘗而後進。夜則番宿遞侍，衣不解帶。一夕，節母起墮牀，折脅二骨。節婦號泣就援。節母戒屏息，無令劉孺人得聞知也。劉孺人晚而喪明，手足痿痺，挽篋與日游庭中。節母肩前，節婦肩後。其後劉孺人九十而終。節母且六十矣，二脅骨者竟無恙。其後二十餘年，盜入室，刦母衣，刀傷節婦指及肘，創甚，亦不醫而竟無恙。論者以爲孝徵神或相之云。道光九年，節母沒，實年九十有六。二十三年，節婦沒，實八十有三。其前五年，歲在己亥，均旌表節孝如例。

前史官曾國藩曰：『節婦之孫女子四人，次二者歸於我。外舅福田先生篤行君子也，數爲余誦述兩世事狀。余昔官禮部，見各行省題旌婦女，凡烈婦殉夫者，別具一疏。高宗皇帝常下詔非之，不予旌表，以爲行不貴苟難也。然末俗士論，往往以矯激卓絕之行爲難。觀歐陽姑婦之節，亦似庸行無殊絕者，而純孝兢兢，事姑至六十年，五十年之久而不渝，天下之至難孰踰是哉！』

湖北按察使趙君神道碑

君諱仁，基字厚子，號悔廬，武進趙氏。五世祖恭毅公申喬，戶部尚書，清正有大節，爲世名臣。恭毅次子鳳詔，官太原知府者，君高祖也。曾祖諱枚，廩膳生員，舉孝廉方正。祖匯增監生，考鍾書舉人，豐縣訓導。兩世皆以君貴，贈朝議大夫，妣楊氏、惲氏，皆贈恭人。君少而端視，矩行，恆言無誑。年十三，居王考之喪，哀禮周至。父老驚歎，毗陵故文獻之邦，名儒相望。君出而從訓導，君於豐縣，趨庭問業，歸而造請里巷，著宿若李君兆洛、陸君繼輅、吳君育、周君儀隲輩，咸從捧手，稽經講義，穆然如笙磬之克諧。其學既大進，譽望亦翕翕日隆。以試於有司，則連蹇而不得一當。久之，嘉慶丙子，乃北上應順天鄉試，未歸而遭母惲恭人之喪。又五年，再試順天，未歸而又遭父訓導君之喪。君性篤孝，兩丁大故，不克親視含殮，平生以爲至痛。又以壯年喪元配高淑人，復喪繼配錢淑人，復喪其長子鑄，客遊湖北，子身浮寄，塊然若委枯枝於大澤，廢興不復厝意。蓋自道光五年舉於鄉，六年以進士官知縣，而釋年且近四十，人世紛華之念，洗除盡矣。初仕爲江西宜春縣，旋補崇仁縣知縣，調安徽涇縣知縣，旣又署懷甯縣事。所至判決滯獄，感格凶頑，齋禱於深室，而四境時雨立應。道光十三年，捕獲桃源決河之奸民陳端，優詔褒勉，賞戴花翎，以直隸州升用。明年補滁州知州，召見便殿，宣宗嘉之，歸任滁州六安州，甫歷數月，卽升平陽府知府。在晉數月，又升江西南贛兵備道。君感荷恩知，益思有以自靖。名捕椎埋，盜鑄鹽梟，大猾躬追而擒治之。禁止鴉片，約堅條明。是時天子方申嚴詔，拒絕西洋，而英吉利窺天津，陷定海，割香港，寇廣東省城。君綜理南安糧台，晨夜憂勞，自傷無裨於時，而海氛日棘，往往被酒泣下，或力疾繞室旁皇。適奉升湖北按察使之詔，閱十八日而卒。實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十九日也。春秋六十有三。君旣再失偶，最後娶方淑人，子熙文，某官；烈文，某官；女三人，適

增生李嶽生，候選主事。周騰虎，烏程縣知縣。陳鍾英，孫六人。咸豐六年十月某甲子，葬於荆溪之東山。所著書有江水論一卷，雜文一卷，歌詩曰幽棲集，登樓集等者，凡七卷。和陶詩一卷，詞一卷。君中懷淡定，中歲頻遭憂戚，泊然不知窮通得喪之於己何與。自篇詩外，若無一足關其慮。自獎誘後進外，若無一堪自愉樂者。論者疑其超曠忘世。及海上事起，乃獨鬱鬱不能終日。豈有大志者，常頽然不易測耶？抑中年悲感晚節一觸而不自克耶？匪可詳已。銘曰：

達人離垢，遺棄萬事。聖人忘身，不忘拯世。迹若相反，義乃相成。趙公落落，衷道而行。積因始亨，將大厥施。方駕而稅，誰實尸之。有子克家，志克行俯。天右勞臣，永錫來許。

江忠烈公神道碑

公諱忠源，號岷樵，新甯江氏。曾祖登佐，太學生；祖獻鵬，父上景，歲貢生；母陳太夫人，生子四，公其長也。少而豁朗英峙，以縣學附生選爲道光十七年丁酉科拔貢生，旋中是科鄉舉。久客京師，以大挑得教職。與會國藩、陳源、袁郭嵩燾、馮卓懷數輩友善，嘗從容語國藩：「新甯有青蓮教匪，亂端兆矣。」旣歸二年而復至京。余戲詰公：「青蓮會匪竟如何？何久無驗也？」公具道家居時陰戒所親，無得染彼教團，結丁壯密繕兵仗，事發有以禦之。逮再歸，而果有雷再浩之變。公部署夙定，一戰破，焚其巢，誘賊黨縛再浩，磔之湖廣。總督上其功，賞戴藍翎，以知縣用。公入都謁選，又語國藩：「前事雖定，而大吏姑息，不肯痛誅餘黨，難猶未已。」踰年而復有李沅發之變。又踰年而廣西羣盜竄起，洪秀全、楊秀清之徒出，大亂作矣。公爲縣令浙江歲餘，咸豐元年丁家艱歸。大學士賽尚阿、公督師廣西，馳疏調公赴粵。旣至，則大爲副都統烏蘭泰公所賓敬，事無巨細，必再諮而後行人。無蔬戚貴賤，必

察公意嚮而薄厚之；敍公之勞，請擢同知直隸州，換戴花翎。公亦竭誠贊畫，募楚勇五百人助戰。湖南鄉勇出境討賊，自此始也。烏公慷慨負氣，與提督向公榮積有違言。公以書曉譬，烏公禮下之已甚，冀感動向公，卒不能得。逮向賊於永安，復代爲一書抵向公，力諫圍師缺隅之說，請合圍而盡殲之，又不能得。因引疾歸。歸而永安賊出，大敗官軍，遂至桂林。公聞警，募勇倍道赴援，將終佐烏公以平嶺表。未至而烏公陣沒。自是獨領一隊，賊中往往指目江家軍矣。旣解廣西之圍，旋大捷於蓑衣渡，賊不得掠舟而北，衡永以安。賊攻長沙，公與力爭，南門天心閣築堅壘，據要害，長沙以完。賊之渡洞庭而東也，實惟咸豐二年十月之杪，旌旗帆檣蔽江而下。公痛時事之益壞，怨吾謀之不見納，悵然不復欲東。巡撫張公亮基亦奏公留守湖南。是冬，破賊目晏仲武於巴陵，勦平徵義堂會匪於瀏陽。明年春，署湖北按察使，翦叛民劉立簡於通城，膊陳北斗於崇陽，皆以疲卒千餘，盪寇數萬。天子褒歎，由是有幫辦江南軍務之命。公拜疏，將赴金陵，中途聞廣濟宋關佑爲亂，移師討之。事甫定，而朝廷命公速救鳳陽。不數日，而江西巡撫檄公速援南昌。公曰：「金陵鳳陽雖有朝命，然殘破之區，效遲而事易。江西雖無朝命，然完善之士，禍急而事難。吾當先其難者。」遂挈師由九江踔四百里，森入南昌。翼日，賊至，則設施略備，上下恃以無恐。賊晝夜環攻，闕地十道，分擾旁郡，以眩我謀，終不得窮公方略。凡九十餘日，而圍解。上嘉公功，賞二品頂戴，賜翎管班指諸物，厥後田家鎮失利，上疏自劾。詔旨雖許鑄四級，然旋有安徽巡撫之命。又詔公楚皖一體，當相緩急爲去留，不必拘於成命。蓋聖主倚公辦賊，不復中制。而海內企踵喁喁，亦咸知非公莫屬也。公以爲武昌差足自保，慮州新立行省，危在旦夕，法宜經營淮南，以分吳楚賊勢，遂拜疏自鄂之皖，饋爾而行。將卒終歲奔命，道病公亦病，至六安，病甚。六安吏民遮道請留，不許。昇疾竟達廬州。部分未定，而賊大至，公設策應敵，一如守長沙。南昌時，而城無見糧藥鉛礮竭，原從之士不滿千人。諸軍屯四十里外，觀望莫救。公弟忠濬自楚來援，爲賊所梗。

咫尺不得通問。公病益困，不食數日矣。城陷，發憤投水死。咸豐三年十二月十七日也。春秋四十有二。越八日，募人入賊中，負公尸以出。事聞，天子震悼，追贈總督，賜祭葬。命廬州及湖南江西皆立專祠。襄公三代如其官。予謚忠烈。咸豐五年，劉公長佑間關歸公喪新甯。六年某月，葬於某里某山。公弟三人，仲卽忠濬。以兵事功積至道員。歷官安徽四川布政使。次忠濟，戰功最偉，殉難岳州。予謚壯節。次忠淑，縣學附生，保紘知府。夫人陳氏無子，以弟子孝椿爲嗣。妾楊氏，公旣沒而生子孝棠。國藩昔與公以學行相切礪，文宗御極，薦公以應求賢之詔。公嘗疏請三省造船，練習水師；又嘗寓書國藩，堅囑廣置礮船，肅清江面，以弭巨禍。其後國藩專力水軍，幸而有成，從公謀也。自公之薨，忠濬等數乞余文，表公墓道，大義相許，神人共鑑，余其敢讓。軍興以來，死事者多矣，或邂逅及難而倖，廁忠義之林，何可勝道！當公赴江西之急，有詔令至金陵，及赴廬州之急，有詔且留楚中，宜可少安，以惜有用之身。而公必蹈危地，甘死如飴，但求無疚於神明，豈所謂皎然不欺者耶？嗚呼！忠已，余旣揭其用兵始末，乃並述他行義聲之銘詩，用告異世治國聞者。銘曰：

儒文俠武，道不並張。命世英哲，乃兼厥長。惟公之興，頽俗實匡。明明如月，肝膽芬芳。有師鄧君，有友鄒子。臥病長安，朝夕在視，亦有曾生，燕南旅死。謀歸三喪，反葬萬里。兩以躬致，義泣鬼神。近古之俠，孰與比倫？作宰吳越，風教露養。秀水振饑，翼民以長。蘇其枯齒，衣以文襪。儒吏之風，並時無兩。蘊此兩美，風雷入懷。砰然變化，陰閭陽開。宜戡大難，重奠九垓。半駕而稅，大乎人哉！楚師東征，倏逾十秋。三十萬人，金甲貔貅。死者半之，白骨嵩邱。人懷忠憤，如報私仇。千磨百折，有進無休。終殆元惡，盡復名城。天河盪穢，海宇再清。公翹其殆，不觀其成。九原可作，慰以茲銘。

羅忠節公神道碑銘

公諱澤南，字仲嶽，號羅山，湘鄉羅氏。咸豐四五年間，公以諸生提兵破賊，屢建大勳。朝野歎仰，以爲名將，而不知其平生志事，裕於學者久矣。公之學，其大者，以爲天地萬物，本吾一體，量不周於六合，澤不被於匹夫，虧辱莫大焉。凜降衷之大原，思主靜以研幾，於是乎宗張子而著西銘講義一卷，宗周子而著太極衍義一卷。幼儀不慎，則居敬無基，異說不辨，則謬以千里，於是乎宗朱子而著小學韻語一卷，姚江學辨一卷。嚴義利之閑，窮陰陽之變，旁及州域形勢，百家述作，靡不研討，於是乎有讀孟子劄記二卷，周易本義衍言若干卷，皇輿要覽若干卷，詩文集八卷。其爲說雖多，而其本躬修以保四海，未嘗不同歸也。始曾家世貧甚，公祖王父日阮，王父拱，詩皆以公貴，贈奉大夫。父嘉旦，公沒後，賞加頭品頂戴。曾祖王母蕭氏，王母賀氏，母蕭氏，皆贈夫人。公少就學王父，屢典衣市米，節縮於家，專餉於塾。年十九，卽藉課徒，取贖自給。喪其母，又喪其兄，旋喪王父。十年之中，連遭期功之戚，十有一嘗以試罷，徒步夜歸。家人以歲饑，不能具食，妻以連哭三子，喪明。公益自刻厲，不憂門庭多故，而憂所學不能拔俗而入聖，不恥生事之艱，而恥無術以濟天下。其後年踰三十，乃補學官附生。逾四十，乃以廩生舉孝廉方正。假館四方，窮年汲汲，與其徒講論濂洛關閩之緒，瘖口焦思，大暢厥旨。未幾，兵事起，湘中書生多拯大難，立勳名，大率公弟子也。咸豐二年，粵賊攻圍長沙縣，令召公練鄉勇，以備不虞。省城解圍，明年春，巡撫張公亮基檄公帶勇至長沙。淮時國藩奉命督治團練，因與公講求束伍技擊之法，晨夕訓練，擊土寇於桂，東擒逆黨於衡山。其夏，賊圍江西省城，乃益募湘勇二千，輔以新甯之勇，鎮篁之兵，檄公赴援南昌。湘軍越境討賊，自此始矣。旣解南昌之圍，復破賊於安福，歸及衡州，殲土匪於永興。四年春，湖北之賊大舉南侵，官軍失利於岳陽，克捷於湘潭。提督塔齊布公追賊至岳州，余檄公與李公續賓佐之。公扼大橋以遏其衝，凡七戰而羣賊潰。岳州平，乘勝逐北，連復三縣。將攻武昌，公手一圖，就余決策。師出兩路，以塔公進洪山一路，而自請攻花園一路，當其堅者。如其策，

果克武昌漢陽兩城。賊既東奔，追及於興國，大搏於田家鎮。公提卒二千，禦數十倍之寇，蹙之江濱，墜石墜崖，死者萬計。而水師亦斷橫江鐵鎖，燔賊舟數千。當是時，公名震天下。前此累功，保至道員花翎。至是有甯紹台道之命，加按察使銜。既有引兵北渡，克廣濟黃梅，賞葉普鏗額巴圖魯名號。又引兵南渡，攻圍九江，進窺湖口。賊堅守，不可遽下。適會水師分兵入宮亭湖，江上之軍不利，而湖北諸軍屢敗。賊自黃梅長驅西上，武昌再陷。公太息深憂，歎世變之未已也。益討部衆而申儆之。或解說周易，以自遣云。時別賊陷饒州弋陽，公入江西援勦，大戰弋陽，克之。賊陷廣信，又戰信州，克之。又以其間收復德興景德鎮。東路甫定，而義甯復陷。公軍伺湖漢而西，至則示形杭口，而暗進鼇嶺，屯高峯以瞰敵，設三伏以要之。四戰而賊大燬。義甯既克，有詔加布政使銜。公以書抵國藩，具論吳楚形勢，欲取九江湖口，法當先圖武昌。欲取武昌，法當先清岳鄂之交。於是馳疏以公回援武漢，朝廷嘉焉。遂略通城，克崇陽，挫衄於濠頭堡，大捷於蒲圻。將達武昌，巡撫胡文忠公歡迎勞問，凡事咨而後行。城外賊壘，剷除略盡，殄滅有緒矣。公以霧中搏戰，中槍子傷，創甚，咸豐六年三月初八日卒於軍。春秋五十事。聞天子震悼，照巡撫例賜卹，二子皆賞給舉人，三省建立專祠，予諡忠節。公在軍四載，論數省安危，皆視爲一家骨肉之事，與其所注西銘之指相符。其臨陣審固乃發，亦本主靜察幾之說。而行軍好相度山川脈絡，又其講求輿圖之效。君子是以知公之功所蓄蓄者夙也，非天幸也。配張氏，誥封夫人；妾周氏。子兆作，配胡氏；兆升，配曾氏。國藩第三女也。余與公以學行相勗，相從於金革，申之以姻婚，迺撫其大節，銘諸墓道。銘曰：

「漸車之潤，積潦縱橫。崇朝卽涸，卷勢收聲。大江西來，其源萬里。澤溥寰區，不矜厥美。無本者竭，有本者昌。羅公淵默，所蓄孔長。洞徹天人，潛晞往聖。一物未康，終虧吾性。提師苦戰，荆揚二州。斧彼凶豎，爲民復讎。矯矯學徒，相從征討。朝出廛兵，暮歸講道。洛閩之術，近世所捐。姚江事業，或邁前賢。公慎其趨，既辨其說。仍

立豐功，一雪斯恥。大本內植，偉績外充。茲謂豪傑，百世可宗。」

李忠武公神道碑銘

公諱續，字迪庵，湘鄉李氏。湘軍之興，威重海內。創之者羅忠節公澤南，大之者公也。咸豐三年，賊圍江西省城。國藩募湘勇三千往援，公隨忠節公以行。初至，失利，右營主者戰沒，公代領其衆。自是忠節公將中營，公將右營，所向有功。在江西，克復太和、安福，歸至湖南，克復永興。明年，粵賊犯岳州，忠武公塔齊布率師禦之。余隨忠節公與公助之。所部僅千人耳，賊衆數十倍。塔公控其東，湘軍扼其西。盛暑，塵兵出奇制勝，凡兩旬而岳州平。轉戰而北，連下三城。八月，進攻武昌，漢陽克之。十月，大戰於田家鎮，破之。田家鎮者，江流盤折逼隘之處，其南岸爲半壁山，峭壁斗絕。賊以鐵鎖橫江，萬舟翔集，氣銳甚。公手刃怯卒三人，士皆殊死戰，連破賊壘。而水師亦乘機斷鐵鎖，焚賊舟。好事者至摩崖以紀績。公前以累功保至直隸州知州，至是記名以知府用，賞給「摯勇巴圖魯」名號。旋有安慶府之命矣。先是，湖南水師中江而下，陸師趨江之南岸，湖北陸師趨江之北岸。南軍屢捷，羣寇蜂屯北岸。於是公輩引兵北渡，掃蕩廣濟、黃梅之賊。既又南渡，會攻九江郡城之賊。城堅不可遽下，又議分兵先剿湖口、梅家洲之賊。無何，累攻不克，水師失利，北軍撓敗。金陵逆渠益縱，羣凶西上，武昌、漢陽再陷。南軍孤立潯陽、國藩以爲大戚，公亦深憂之。痛世亂之靡有屆也。五年二月，信州告警，公與忠節公自潯馳援，迭克廣信府城及弋陽等四縣。東路甫定，遂建西援武昌之議。大捷於義甯，小挫於通山。下崇陽，略通城，躡羊樓峒，擣蒲圻，掇咸甯，次第戡定。乃以十一月杪師次武昌。巡撫胡文忠公林翼大喜，事無巨細，惟忠節公與公言是聽。忠節公挈持大綱，其戰守機宜胥公主之。公含宏淵默，大讓無形，稠人廣坐，終日不發一言。遇賊則以人當其脆而已，當其堅，糧仗則

予人以善者，而已取其竄者。士卒歸心，遠近慕悅。咸豐六年三月，忠節公中槍不起，公接統湘軍，衆志愈厲，剷平城外悍賊之壘，卻劇寇石達開來援之衆。周城掘塹，引江水入湖，困以長圍。十一月，再克武昌漢陽。天子偉其功，賞加布政使銜，記名以按察使用。未幾提兵而東，再薄九江。九江賊酋林啓榮者，堅忍得衆，內與小池口湖口梅家洲諸城首尾相救，外與皖廬之賊互爲聲援。公旣掘長塹以圍潯，又分軍援剿江北，舟載奇兵，夜襲湖口之背。遲明，水師至而陸軍伏發，立克兩城。事聞，拜浙江布政使。明年四月，卒克九江，殄滅無遺，天下快之。賞穿黃馬褂，加巡撫銜。公每建一功，晉一秩，數省官民歡忭稱道，若寵榮之在躬。或歌誦戰狀以爲樂，傳播中外。浙人仕京朝者，疏請敕公東兵以救浙難。而胡文忠公以皖中糜爛，請留公軍圍皖而固鄂。天子許之。公乃整旅入皖，踰月連下潛山太湖桐城舒城四縣。師次三河，毀賊九壘。而逆酋陳玉成等四面來援，截我糧路。我軍銳氣日溲，師少而半潰。公力戰終日，自度事不可爲，夜半怒馬陷陣，死之。咸豐八年十月初十日也。諸將堅守營壘，又三日而俱敗，又六日而桐城守兵亦敗。前後死者殆六千人，無苟活者。疏入，文宗震悼，手詔曰：「惜我良將，不克令終，尙冀其忠靈不昧，他年生申甫以佐予也。」追贈總督，湖北江西安徽湖南立祠，予諡忠武，賞騎都尉，兼一雲騎尉世職。公之先人，世有令德。曾祖本桂，祖詩白，皆以公貴。贈榮祿大夫，父登勝，公沒後，特恩加封光祿大夫。曾祖妣張氏，賀氏，王氏，祖妣戴氏，母蕭氏，皆封一品夫人。公端凝敦篤，愛人不尙美言，而意溢於色，色餘於辭。雖他軍之將士，逃難之流民，皆歸之若父兄。聞其死，哭之皆慟，至不忍聞。同治二年，朝廷遣官賜祭。三年，克復金陵，推恩有功之臣，賞二等輕車都尉世職。配謝夫人，子三，其二殤亡，光久欽賜舉人，引見，賞六部員外郎。又以兼襲二世職，併爲男爵。孫二人，某某。咸豐九年，葬公於湘鄉四十三都黃牯冲星子山之陽。同治八年某月某日，改葬某鄉某山，可。余文其墓道之碑。余旣羸絀戰績，乃兼述其懿德而系以銘。銘曰：

「器有洪纖，因材而就。次者學成，大者天授。嶽嶽李公，表裏完好。匪琢匪追，動合大道。羅公講學，遠紹洛閩。分分其細，摳衣恂恂。出而禦寇，戎馬艱辛。入而問道，克己求仁。誰侮誰尤，責躬獨厚。胸劈衆流，曾不出口。負重含汗，浩如山藪。險趨人先，利居衆後。財無贏財，衆阜我私。不忍己飽，而人獨飢。分餉諸軍，蘇槁噓眦。返自潯陽，少憩武昌。將請於朝，覲親還湘。王事有嚴，離局匪遑。斯願不遂，茹涕闔傷。遣將分兵，助我征東。擇良而予，出以至誠。四分五割，精銳星散。自攜部曲，疲羸居半。損己濟物，近古無倫。終焉師燬，以仁隕身。行類大愚，乃動鬼神。公功久著，爛若三辰。德或不顯，考此銘文。」

李勇毅公神道碑銘

公諱續，字克讓，號希菴，兄弟五人。忠武公諱續，賓次居四，公其季也。余既銘忠武公之墓，茲不復具其家世。公少好深湛之思，強探力索，洞徹幽微。師事羅忠節公澤南，常以躬行不逮爲恥。咸豐三年，羅公募勇援救江西，公遂參軍事，以功累晉知縣同知，賞戴花翎，而名顧不顯。六年冬，湘軍再克武昌漢陽，巡撫胡文忠公奏公有勞，特爲兄續賓所掩耳，有詔以用知府選，賞加道銜。旣而隨兄圍攻九江，明年以事省，余瑞州軍中，遂偕諸將圍攻瑞州。會皖北羣賊上竄，斬黃公乃自瑞挈千七百人回救湖北。師至黃州，與胡文忠公并轡謀野，周覽形勢，自巴河蘄水廣濟黃梅六戰破賊壘，無算，遂會克小池口。由是公之威名與忠武公差頡頏矣。公率所部旣集九江，忠武公乃得以其間分兵克復湖口，連下彭澤小孤梅家洲諸城。公文以偏師卻湖口之賊，禦竄陷麻城黃安之寇。忠武公乃得專力破滅九江，皆公之助也。湖北事已大定，胡文忠公以皖中久困水火，奏請敕忠武公廓清皖北，而留公以固楚疆。天子亦南憂江淮，絕重李氏昆季矣。無幾何而有舒城三河之變，忠武公殉難，將士死者六七

千人，天驚地坼。公在黃州，哀迫之際，經緯萬端，入則損食悲咽，出則拊循潰卒，思鄉者遣歸，願留者編伍，哺粟賜衣，接以溫語，差討諸將之罪，而簡用其良。部署羸定，適胡文忠公以母喪奉詔起復，相與申儆簡練，而湘軍復振。明年夏，劇賊石達開竄擾湖南，圍攻寶慶，公時新奉荆宜施道之命，統兵自鄂援湘，朝廷壯之。師抵長沙，進自資水之西，四戰而解寶慶之圍。圍中官軍三萬，與饑困之民，一時得蘇，衆聲大和。論功賞加布政使銜。當是時，余與胡公方議併力規取安慶省城。余弟國荃與將軍多隆阿分圍安慶桐城。公自湖南還，軍駐兩路之中，曰青草隔者，大敗逆酋陳玉成於挂車河，布陳之廣，近世罕聞。旋拜安徽按察使。十一年，又有安徽巡撫之命，公具疏以謂：「逆酋圖解安慶之圍，悉銳西竄，必犯湖北，以攻我之所必救。湖北爲衆軍根本，臣宜提師回援，不能遽受皖撫之事。」比公馳抵武昌，而賊已犯黃州德安兩府五縣。其別賊自江西至者，又陷興國大冶等縣。公經營七月，始將列城恢復，安慶亦藉以告克。而胡公薨於位，文宗亦晏駕，八音遏矣。今上嗣位，褒安慶功，賞穿黃馬褂，調補湖北巡撫。既又命移撫安徽。公初蒞安慶，繼駐六安，屢奉密詔，以苗沛霖叛服無常，詢問剿撫機宜。公覆疏謂：「苗沛霖官至道員，公犯不韙，圍撫臣於壽州，陷其城屠其衆，乃復詭言求撫，此豈足信？不過假稱反正，號召近縣，養成羽翼，若正彼叛逆之名，人人得而誅之，而寬其黨羽，使爲我用，彼勢日孤，終成擒耳。」天子韙之。公又以時解穎州之圍，克霍邱之城，綏撫各圩，陰散逆黨，選任賢吏，安民墾田，功績漸彰矣。詔授爲欽差大臣。而公適聞計，丁母憂，不克受事。朝廷命仍署理巡撫。三疏陳謝，始奉命賞假百日，回籍治喪。公旣以苦思遘病，徹夜不寐，夙患咯血，至是增劇。歸里後，六奉詔旨起復，墨經視師。公以哀慕未忘，而嬰疾轉篤，請假四十日調養。旣而輿疾就道，又請假四月，并開巡撫之缺。朝廷鑒其至誠，所請未嘗不許，而以淮南事棘，又未嘗不敦促上道，詔召相銜。至冬初，再疏自陳病狀，公亦自知不起，遂以同治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卒於家。春秋四十有一。敕照總督例賜卹，三省建

立專祠，予謚勇毅。配彭氏。子光英，特賞直隸州知州。同治三年某月某甲子葬某處。某山，八年某月某甲子改葬某山，公與忠武公皆負重名，淡於榮利，昆弟同之。忠武好蓋他人過，公則嫉惡稍嚴。忠武戰必身先，驍果縝密。公則規畫大計，而不甚校戰之利。至其臨陣，百審一發，發無不捷，成功一也。余不詳敘戰狀，而略述公言以綴之。銘曰：

「凡戰有機，鬼神翕關。靜如山寒，終日闕寂。動若電飛，百霆齊擊。蓄勢宜久，氣囂宜淳。此公之言，吾耳所聆。凡公勳績，好誅乃成。博籌多算，終格神明。匪直戰事，學道亦然。精思力踐，誠可達天。立功雖偉，公不自賢。立德未竟，賈志九泉。我銘昭之，永詔萬年。」

隨州李君墓表

道光二十六年某月，隨州李君年八十四，考終於里第。其兄之子戶部主事樹人，聞赴京師，將去官，持喪。余往弔，語之曰：「於古，期功之喪，仕者去職，總之喪，士不得應舉。今子之歸，禮也。」樹人曰：「豈以爲禮致吾哀爾！」且泣曰：「叔父葬有日，旣埋石幽宮。維墓道當別立碣，將揭其行義以示來者，敬以屬先生。」則爲余縷述一，甚詳。樹人事余甚敬，又以禮請余，其可辭。惟君受性剛介，於事無所不敢。凡所力任，必自於公，或私於己，豪毛不以措意。人所愈憚，當之愈勇。嘉慶初，川楚教匪蠱起，漢河荆襄蹂躪殆遍。隨州之西有環潭者，巨鎮也。賊將大掠而竄之。君戒鎮家出一人，負薪一刺，執長竿，龍一炬，臨水雁列，竟夕焚薪，火光互六七里。賊不敢渡，隨以不陷。近村有田久沒於水，吏責賦於比鄰，民絕苦之。君徧哀諸司，乞蠲無田之賦，竟以得請。其他施於鄉者，稱是。是故邑有舉也，非其倡不興；里有爭也，非其解不息。其貴盛也，人皆稱頌之；其疾皆奔視，其沒也，哭之皆哀云。李氏世居

隨州家微也。君少與其兄某發憤力學，自度終無以大其門，乃去爲賈，累致千金，一以資兄，宦學不問。久之，乃爲兄納金縣官，得除爲丞，稍遷至雲南嵩明州知州，而君亦以武學生入資爲都司。於是諸子翩翩，文學仕進，寢昌大矣。君諱某，字某，曾祖某，祖某，皆不仕。考某，以嵩明君貴，誥封奉直大夫。子二人，長某，以嵩明君得子遲，與爲嗣。後遂不還。次某，孫某某。自嵩明君之沒二十年，君撫諸孤，恩勤備至。樹人之官京師，君一資之，如資其兄。其視兄子不知其非己子，其視己子不知其非兄之子也。嗚呼！自衆人論之，彼施於鄉者博矣，自知道者觀之，獨其施於家者不可能耳。不可能也，則亦不可朽也。

錢塘丁烈婦墓表

道光二十有七年十月，錢塘丁士元圖其五世祖妣烈婦周安人之墓道，又譜其世系，述其節行，踵吾門而告曰：「士元之五世祖妣周氏，南疆釋史曾以綴之列女傳者也。實以順治初殉難，今二百載矣。維瑩域有下窆之石，不克宣刻事蹟，暴諸道路，懼終將晦湮，且無以興救世世子孫。先生天下之夙於文，如不余屏，請爲文揚之墓，是寵施吾族而厚吾先世以不朽也。」國藩禮辭不獲，則謹次丁氏之系，烈婦之畸行，與聖朝旌顯幽微之義，有頗有委，以激懦者。其語曰：丁氏之別子居山陰者曰際龍，世農也。其元孫曰瑞南，始爲賈杭州，是爲烈婦之夫。烈婦生而篤孝，其母患心痛絕急，或稱海上方，指血和藥可立已，烈婦則盡刺十指劑血以進，病良已。瑞南旣質遷於杭，家中有無，一仰烈婦裁宥而緝匱，贏事而縮食，秩如也。順治三年，我大清兵下紹興，土賊乘間四出焚掠。烈婦挈二子奔竄，賊數規子，烈婦度終不得脫，乃以二子付族屬之老成者，曰：「以累若襁歸兒父，吾不可爲賊辱。」遂自投水。賊追救之，不殊，凡三溺乃絕。年二十有三歲。瑞南在杭聞難奔焉，三日矣，尸不腐，蚊蚋不集。其卒以

六月四日，天盛暑也。瑞南悼妻之義死，痛土賊之獸心，曰：「孰不可居？又奚爲於故里？」遂占籍杭州。前烈婦所挈竄之二子，長曰聘賢，季曰茂卿。至是聘賢始爲錢塘人矣。其後里有數載，至乾隆十四年，孫可學上其事於朝，乃蒙恩予旌表。又數載，以可學官某官，贈烈婦爲安人。凡九十載，至道光二十五年，烈婦之裔孫士元以進士入翰林，丁氏寢寢昌大矣。維明季之亂，匹夫匹婦蹈死如歸者，所在多有，而食祿者往往濡忍不決，或偷活無幾時，旋亦周章就斃等死也。血氣之軀，非必久長不敝之物也。彼獨須臾不審耳。人固有斷不可不慎之須臾，如烈婦之光顯，豈須臾也哉？亦且長久焉爾！

桃源縣學教諭孫君墓表

君諱葆恬，字邵吾，孫氏，善化人。祖繩武，歲貢生；考先振，舉人，直隸隆平縣知縣。隆平君無子，有兄曰先捷，縣學附生，晚而生君，乃兼以後隆平君禮律所稱一子承二祧者也。君生貴重，兩翁絕憐之，不欲苦以學業。君曲承歡意，進則奉槃疾趨，嬉游無度；退則顯顯自敕，鑽仰羣書，本末交修，既治且篤。年十七，補諸生，中式嘉慶己卯科舉人。於是贈翁始知君之學之勤，人之所不見也。道光六年，以大挑選桃源縣學教諭。始至學官，弟子或丙夜踏門曰：「願有謁也。」君訶禁立絕。諸生相戒惕息，不敢近。君稍稍引進，矜其不能，聞某生才而無檢，提學使將除其名。君召而數之曰：「若以惡聞於一縣，今當痛自艾，掃地自新，則生蹈故則否。」生頓首謝不敢負。學使者亦竟不黜生。又有數十人以錢糧浮收訴縣令於上官，刻碑縣門，頗刼持之。冀薄斂以寬民力。縣令大怒，將名捕致之法。君從容開說，仆碑弛獄，久之壹解。縣令邵君以事罰富人錢二十萬，輸於學宮，陰以乞君。君別藏之，及以憂去官，召諸生使具狀，出錢予之，貫則朽矣。在桃源九年，大計卓異。例以知縣赴部謁選。君曰：「今日令長豈得行其

志者，吾上有老親，又奚爲於選人？道光二十一年四月某甲子卒官，春秋四十有八。卒後三年，君之子鼎臣，芝房以道光乙巳科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君以覃恩，晉贈儒林郎。又二年，次子頤臣以丁未科進士改兵部主事。又三年，今上卽位，晉贈奉直大夫。明年，子觀臣中式咸豐辛亥科舉人。又明年，以宣宗升祔，恩晉贈中憲大夫。是時粵匪洪楊諸逆方犯湖南，聯巨艦浮江而東，荆揚鼎沸。芝房及其兩弟歸自京師。又二年，頤臣觀臣相繼淪逝。又明年咸豐丁巳十二月某甲子，君之配桂太恭人卒。死喪頻仍，家稍替矣。太恭人孝恭任淑，處變不驚，鎮篋有卒諱，戕其長官，濱沅州縣洶洶東徙避亂。流賊有自通城竄長沙者，家人亦鳥徙避之。太恭人晏然守靜，不爲訛言震駭，卒以無事。方從官桃源學署，贈翁縣學君實在養。每晨興，君布席，太恭人進饌，贈翁年幾九十，與子婦爲辭讓者再。太恭人執玉賓賓，恆有嬰兒之色。見之者不知其娶婦生孫子已登科也。太恭人之沒，後君十有六載。咸豐九年二月某甲子，芝房奉母合葬於赤江先塋，先事屬友人曾國藩表其墓。國藩因循未卽爲，而芝房不幸死矣。始君以樸學沖襟，未竟其施，士林惜之。又頤臣觀臣以才子早世，又益惜之。至芝房秉父之訓，立朝有風節，著書屢廩近古矣。復以愛死，每加借焉。君子以人知與不知，所共悼痛者也。且所謂天者，何也？高高者與人世迥絕，其好惡固當大異於人，不可究詰耶？抑食報有時，遲之又久，而後大定耶？以君子積善教子，芝房之所成立，如此卓卓，而猶不克顯，則將來所謂大定焉者，又可必其盡如人意而祚之無已乎？於是爲鑿諸石，揭諸墓道，以俟夫異時觀化人者取驗焉。

武昌張府君墓表

君諱以誥，字兢安，號經圃，湖北武昌人。生而祇慎鞠躬，容儀几几，與人無疏戚，必先遂其所好而後已，以聽之。

所遇和順，則曰：「彼實宥我，余非能善如不順。」或有曲蘗隱抑，則曰：「我之咎也，彼何罪？即非禮相加，尤不肯益泊然避之。即嚴事我，尤卑賤，尤馨折，與之鈞等。」遠近從之者，泊未嘗見其有所舐觸拂戾也。曾祖斯鋌，祖維滄，國子監生，考本用，歲貢生，廣濟縣學訓導。訓導君既以能文鳴於時，生二子，長曰以謨，成嘉慶戊辰進士。君以少子承父兄之業，折節力學，尤善爲制舉之文。每構一篇，目營四海，精驚九天之上，不可得而究也。徐而洗心冥默，若無可言，往往鑿險鉤深，歸諸平淡，無有窳聲曼色。坐是屢擯於有司。君亦不少變以求速化，其爲之益勤。自七經孟子，下逮有宋諸儒者之說，莫不鑽研。以是澤其文，訓其徒友，亦以是行之於宗族鄉黨。里有貧不能舉婚喪者，別差等周之。宿負逋租，無多寡，壹蠲之。乞人有強暴者，羣乞擁之山中，將椎殺之。一人寤曰：「此張某家墓地也。」張公長者，無以訟事污累長者。相與徙之他所。主者果大困。於是識者歎君之德感及頑族矣。道光四年八月望日，以疾卒，春秋六十有三。配余孺人子二，善鏞，縣學生，善準，歲貢生。孫成縣學生，裕銘，裕鈞，縣學廩生，裕鎮，裕釗，道光丙午舉人。諸子孫皆以文行紹其家學，而裕釗賢而能古文，日昌大不可量。君以道光十七年三月壬辰葬於大冶縣杉木橋東之張家山，凡二十二歲。咸豐九年，裕釗致父之命，乞余表其墓。自制科以四書文取士，強天下不齊之人，一切就瑣瑣者之繩尺，其道固已隘矣。近世有司，乃竝無所謂繩，無所謂尺，若閉目以探庾中之豆，白黑大小，惟其所值。士之蓄德而不苟於文者，將焉往而不黜哉？余爲述一二，以彰君之懿行，亦深譏當世君子有衡文取士之責者，尙知驚焉！

翰林院庶吉士遵義府學教授莫君墓表

君諱與儔，字猶人，一字傑夫，貴州獨山人。先世居江南上元縣有名。先者明宏治時，從征都勻苗，因留守家焉。

三傳至如爵，累官游擊，君高祖也。祖嘉能，考強，州學附生。兩世皆以君貴，敕封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妣皆封孺人。君少隨兄與班讀書發聞，兄沒，持期服，不與有司之試。旋以州學廩生中嘉慶三年舉人。明年己未，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爲紀文達公及洪編修亮吉所器異。六年，散館，改知縣，署四川茂州事，徙鹽源縣知縣。縣俗富人好買無征之田，貧人鬻產，售九存一，仍輸全賦，久輒逃亡。君按籍責賦富人，而貰其隱占之罪。河西有甯遠子稅所，府隸橫征，君上言稅所非經病民，得裁去。木裏喇嗎左所有山產銀銅，郡守徇奸民之求，請布政司符縣開礦。君持不可，上狀，以爲「木裏喇嗎去鹽源且二千里，朝廷特羈縻之，非真利其土也。彼土蔽糧，不足於食，朝定開廠，募聚萬人，運夫倍之。不幸鑪礦寡耗，衆散爲盜，非土司受其殃，則吾蜀承其敝。且奸民所呈地圖，開礦去左所經堂甚遠。今得左所人訊之，銅礦得十分二銀者，卽經堂山也。貪小利，賈大釁，事誠不便。」大吏聽君狀，檄君往左所覆勘。春暮，鏟雪而行。至則礦山者，果在其經堂右。其衆嚴兵以待，旣瞻君貌，又聆溫語，乃皆解甲羅拜，謝使君幸奠我居，世世不敢忘。行事縣令，入土司境，戶率錢二百五十，雜市鷄豚百物，居有供，行有餽。君盡卻其物，又懸之禁。比還，老幼遮道獻酒，其酋項克珠進銅佛爲壽，填咽苦不得前。由是舉治行卓異，政以大成。充甲子科鄉試同考官，以父憂去職。服闋，母張太孺人年七十餘矣，遂以終養請。凡事母十有四年，入則牽衣索聚，聽於無聲；出則生徒雲從，多文而栗。旣除女喪，吏部檄之復起。君北行至襄陽，嘆曰：「吾壯也，猶不能枉道事人，今能老而詭隨耶？」立歸，請改教職，選遵義府學教授。遵義之人習聞君名，則爭奏就而受業，學舍如蠡房，又不足，乃僦居半城市。旦暮進諸生而詔之學，以盡其下焉者而已。上焉者聽其自至可也。程朱氏之論窮神達化，乃不越灑掃應對日用之常，至六藝故訓，則國朝專經大師實邁近古。其稱易惠氏，書閻氏，詩陳氏，禮江氏，說文詁釋有段氏，王氏父子，蓋未嘗隔三宿不言，言之未嘗不津津。聽者雖愚滯，未嘗不怡如旱苗之得膏雨也。久之，門人鄭珍與

其第五子友芝，遂通許鄭之學，充然西南碩儒矣。道光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二日卒，官春秋七十有九。將絕，戒曰：「貧不能歸葬，葬吾遵義可也。」明年十二月二日，葬縣東青山。配唐氏，繼配李氏，子九人，希芝次。殤次方芝，州學增生；秀芝、友芝、辛卯科舉人；庭芝、拔貢生；瑤芝、生芝，州學附生；祥芝，湖南候補縣丞；女七人，孫十一人。曾孫五人，君所爲書，有二南近說四卷，仁本事韻二卷，詩文雜稿爲族子攜至廣西佚去。友芝掇輯編爲四卷，友芝又別記君言行爲過庭碎錄十二卷。既葬十有八年，友芝以書抵國藩，乞爲文表其墓。當乾隆之季，海內矜言考據，宗尙實事求是之說，號曰漢學。嘉慶四年，仁宗親政，大興朱文正儀徵阮文達以巨儒爲會試總裁，是科進士如姚文田、秋農、王引之、伯申、張惠言、臬聞、郝懿行、蘭皋，皆以樸學播聞中外，科目得人，可云極盛。君爲是時寂寂無所知名，及君出而爲吏，恩信行爲異域，退而教授，儒術興於偏陬，校其所得，與夫同年生之炳炳者，孰爲多寡，未易遽定也。余爲表章一二，士之孤行而憂無和者，可自壯也。

鄧湘皋先生墓表

先生新化鄧氏，諱顯鶴，字子立，晚歲學成，遠近稱爲湘皋先生。先生自甫掇科名，卽已厭薄仕進，愜然有志於古之作者。與同里歐陽紹、瀾、洛東以詩相厲，客游燕齊淮陽嶺南，所至悲愉抑塞，一寓於詩。覷幽刺怪，遏之使平。終歲顛顛，誓不履近人之藩，而又恥不逮古人。每有篇什，輒就礪東與相遠覆，引繩落斧，剖晰毫釐，書問三反。或終不得當，交嘲互詛，神囚形瘁，已而室極得通，則又互慰大歡，以爲解此者，天下之至豪也。先生以嘉慶九年甲子科舉於鄉，道光六年大挑二等。官甯鄉縣訓導，凡十有三年，引疾歸。其遺外詩榮而有事著述，與礪東略同。然礪東持律於嚴，體勢稍褊，先生則波瀾益壯，跌宕昭彰。礪東牆宇自峻，與人少可，先生則闡揚先達，獎寵後進，知

之惟恐不盡，傳播之惟恐不博，且久用是門庭日廣，而纂述亦獨多。詩歌所不能表者，益爲古文辭以彰顯之。其於湖南文獻，摻討尤勤，如飢渴之於食飲，如有大譴隨其後，驅迫而爲之者，以爲洞庭以南，服嶺以北，磅礴清絕，屈原賈誼傷心之地也。通人志士，仍世相望，而文字放佚，湮鬱不宣，君子懼焉。於是乃訪濱資郡縣名流，住什輯資江者，舊集六十四卷，東起灘源，西接黔中，北匯於江，全省之方輿略備，鉅製零章，甄采略盡。爲沅湘者，舊集二百卷，徧求周聖楷楚寶一書，匡謬拾遺，爲楚寶增輯考異四十五卷，繪鄉邨經緯圖以詔地事，詳述永明播越之臣，以旌忠烈。爲寶慶府志百五十七卷，武岡州志三十四卷，衡陽王夫之、明季遺老、國史儒林傳列於冊首，而邦人罕能舉其姓名，乃旁求遺書，得五十餘種，爲校刻者百八十卷。瀏陽歐陽文公元全集久佚，流俗本編次失倫，爲覆審補輯若干卷。大儒周子權守邵州錄其微言，副以傳譜之屬，爲周子遺書若干卷。所至釐定祀典，崇褒節烈，爲召伯祠從祀諸人錄一卷，朱子五忠祠傳略考證一卷，五忠祠續傳一卷，明季湖南殉節諸人傳略二卷。嗚呼！可謂勤矣！蓋千秋者，人與人相續而成焉者也。惟衆人甘與草木者，伍腐而腐耳。自稍有智識，卽不能無冀於不朽之名。智尤大者，所冀尤遠焉。人能宏道，無如命何！或碌碌而有聲，或壞材而蒙詬，或佳惡同，時同位同，而顯晦迴別。或覃思孤詣而終古無人省錄，彼各有幸，不幸於來者何與？先生乃舉湖南之仁人學子，薄技微長，一掇拾而光大之，將非長者逝之所託命耶？何其厚也！先生生於乾隆四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卒於咸豐元年閏八月二十五日，春秋七十有五。曾祖元臣，祖勝遠，父長智，妻曹氏，仁厚淑慎，里黨欽之。妾何氏，子二琳，廩貢生，候選訓導，前卒。琮，道光丁酉科拔貢生，癸卯科舉人，父歿後一月，以毀終。女子三人，孫四人，光黼，光緇，光絨，光組，曾孫大程。自先生以名儒篤行昌其家，羣從子姪，皆孝友力學。兄子瑤，尤賢而能文章，先生之書，其不係於湖南文獻者，又有南邨草堂詩鈔二十四卷，文鈔二十卷，易述八卷，毛詩表二卷，校勘玉篇廣韻札記二卷，自訂年譜

二卷。瑤皆敬謹弄藏。其未刻者，皆寫定可傳於世。先生內行完粹，教澤在人。瑤所爲行狀，甚詳，茲故不著。獨著其治詩之精，與其有功於鄉先哲者，揭於墓道，以式鄉邦，而訊異世。

戶部員外郎彭君墓表

君諱永思，號兩峯，世居湖南長沙。少而峻整自將，忱恂縝栗，呐呐如不能語，事至則剖晰毫釐，枝分縷解，辨窮萬變，而斷以片言。長老往往驚異，以爲吏才天所授也。年三十二，以嘉慶五年庚申舉於鄉，十四年己巳成進士，卽用知縣。明年署雲南嵩明州知州，斷獄八百，民譽翊洽。徒補楚雄縣，楚雄故劇附郭邑，君至一以治嵩明者治之，訟牒入立判紙尾，期以某日質訊。出則聽民遮道自言，停輿研鞫。前者辭窮，後者大畏，或就逆旅操筆定讞，且判且詰，決遣如神。尤善爲離參之法，離參者，如欲知豆價，則先以麥問甲，次以稻問乙，次以粱問丙，離其事，異其人，而旁參之，然後進退以定豆價，百不失一。君用此術多奇中，他人效之，亦不能得民情僞也。大吏以君旣政成，常使兼聽鄰縣之訟。大姚有薛繼賢者，殺人獄成，省中覆覈，則詭辭翻異。問官數易，爰書數十易，終不能決。君訊之七晝夜，卒以參鞫其子，乃得情實，論決如律。某官解餉銀至省，發封則失銀而得數石，以獄屬君。君察石有蟲嚙痕，非道途間物，因問輦運之卒，甯覺馱負左右欹乎？頗憶欹側始何日乎？卒對某日過某店，始覺右欹。君自省返楚，雄挾此獄與卒與石俱行。途中雜采羣石較之，皆不類。至某店，得石與蟲嚙者類，一鞫而伏，遂抵旅店主人於法。五侯神者，不知所起，淫祀也。土民與江西客商爭祀，搆訟數十年。君以黠祭宿獄，終無已時，令舁神像至縣庭，取筆判八字曰：「爾像不滅，訟端不絕。」立飭吏卒碎而毀之。兩造相顧愕眙而散。蓋君之明而能斷類如此。嘉慶十七年，大姚令變上告，烏龍口有衆數千嘯聚爲亂，郡守夜召君問策，君立與區畫，草數書抵旁縣，戒勿輕

動遣數人僞與賊暱者，風使解散，而潛發輕兵掩捕，擒七十人，罪數人而事定。於是遠近又歎君才堪濟變者。在
瀆六年，凡三署大姚，四署廣通，兩署南安州，再爲鄉試同考官。上官方以治行卓異薦君，而君以父命不樂久爲
吏，遂援例改就京職，官戶部員外郎，貴州司行走，兼管廣東司議，蠲逋賦，釐定齷政，多所匡贊。道光二年丁家艱
歸，自是山居二十載，養母教子，收族振貧，祭田義渡，凡諸善舉，皇然如有失而急圖之，陶然與販夫農父相狎，自
忘其爲宰官之身。人亦忘之，亦愈敬之。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以疾卒，春秋七十有四。曾祖從美，祖必化，
妣贈奉直大夫，考勝桂，誥封奉政大夫，以五世同堂，獲旌於朝。祖妣氏范，妣氏黃，皆封宜人。君之配黃恭人，以賢
孝，特爲舅姑所倚。嘗一從夫雲南官舍，而未及從宦京師。凡綜理彭氏家政七十餘年，敕始愆終，內外秩秩，室靡
棄物，里無違言。媳婦有先亡者，叔早逝者，撫其諸子女，公早寡者，撫其孤甥，曲有恩紀。齒逾八十，猶篝鐙紡績不
倦。同治元年閏八月二日告終，蓋九十有六矣。子申甫，道光乙未科舉人，候選通判，婦陶氏，安化文毅公女也。女
三，皆適士人。孫樹森，同治甲子科舉人，志本序本豐本孚本。孫女十二。申甫以道光壬寅九月某甲子葬，君於長
沙之文家段蓮花台。同治壬戌閏八月某甲子葬，恭人於本魚山墳壠相望約二百步，屬而近國藩表其墓。於是
敘述大節而綴以銘。銘曰：

「流水不腐，古傳斯語。賢侯之明，積勤所補。壽母之壽，本諸勞苦。居上而逸，天所不許。降福者天，宰天者
人。治獄陰德，恆大厥門。科名廣續，有子有孫。更千萬禩，長裕後昆。」

大界墓表

王考府君以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四日棄養，倏歷二十三年。當初葬時，吾父以書抵京師，命國藩爲文，紀述先

德揭諸墓道。國藩竊觀王考府君威儀言論，實有雄偉非常之概，而終老山林，曾無奇遇，重事一發其意，其型於家式於鄉邑者，又率依乎中道，無峻絕可驚之行。獨其生平雅言，有足垂訓來葉者，敢敬述一二，以示後昆。府君之言曰：『吾少耽游惰，往還潭湘市肆，與裘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寢。長老有譏以浮薄，將覆其家者，余聞而立起自責，貨馬徒行。自是終身未明而起。余年三十五始講求農事，居枕高巒山下，壠峻如梯，田小如瓦。吾鑿石決壤，開十數畝而通爲一，然後耕夫易於從事。吾听宵行水，聽蟲鳥鳴聲，以知節候，觀露上禾顛以爲樂。種蔬半畦，晨而耘，吾任之夕而糞，庸保任之入而飫豕，出而養魚，彼此雜職之。凡菜茹手植而手搨者，其味彌甘。凡物親歷艱苦而得者，食之彌安也。』吾宗自元明居衡陽之廟山，久無祠宇。吾謀之宗族諸老，建立祠堂，歲以十月致祭。自國初遷居湘鄉，至吾曾祖元吉公，基業始宏。吾又謀之宗族，別立祀典，歲以三月致祭。世人禮神傲福，求諸幽遐。吾以爲神之降莫，親陟於祖考，故獨隆於生我一本之祀，而他祀姑闕焉。後世雖貧，禮不可墜。子孫雖愚，家祭不可簡也。吾早歲失學，壯而引爲深恥，既令子孫出就名師，又好賓接文士，候望音塵，常願通材宿儒，接迹吾門，此心乃快。其次老成端士，敬禮不怠。其下汎應羣倫，至於巫醫僧徒，堪輿星命之流，吾屏斥之，惟恐不遠。舊因窮乏，遇之惟恐不隆。識者觀一門賓客之雅正，疏數而下家之興敗，理無爽者。鄉黨戚好，吉則賀，喪則弔，有疾，則問，入道之常也。吾必踐焉，必躬焉。財不足以及物，吾以力助焉。鄰里訟爭，吾嘗居間以解兩家之紛。其尤無狀者，厲辭詰責，勢若霆摧，而理如的破。悍夫往往神沮，或具尊酒通殷勤，一笑散去。君子居下，則排一方之難，在上則息萬物之囂，其道一耳。津梁道途廢壞不治者，孤嫠衰疾無告者，量吾力之所能，隨時圖之，不無小補。若必待富而後謀，則天下終無可成之事。』蓋府君平昔所恆言者如此。國藩既稔聞之，吾父暨叔父又傳述而告誡數數矣。府君諱玉屏，庶星岡，聲如洪鐘，見者憚懾，而溫良博愛，物無不盡之情。其卒也，遠近感唏，或涕泣不能自休。配我祖

妣王太夫人，孝恭穆雍，娣姒欽其所爲，自酒漿縫紉以至禮賓承祭，經紀百端，曲有儀法，虔事夫子，卑誦已甚，時逢愠怒，則竦息減食，甘受折辱，以迴眷睞，年逾七十，猶檢校內政，絲粟不遺，其於子婦孫曾輩，從外姻童幼僕媼，皆思有惠逮之，權量多寡，物薄而意長，閱時而再施。太夫人道光二十六年九月十八日卒，春秋八十，葬於木兜冲。其後三年，而府君卒，春秋七十有六，葬於八斗冲，遷太夫人之柩附焉。其後十年，爲咸豐九年己未十二月，均改葬於大界。府君之先六世祖曰孟學，初遷湘鄉者也。曾祖曰元吉，別立祀典者也。祖曰輔臣，考曰竟希。曾祖妣氏曰劉，祖妣氏曰蔣，曰劉，妣氏曰彭。以國藩忝竊祿位，府君初馳封中憲大夫，後累贈爲光祿大夫，大學士，兩江總督。祖妣初封恭人，後累贈爲一品夫人。聖朝推恩，追而上之，竟希公累贈光祿大夫，妣彭氏亦贈一品夫人。府君生吾父兄弟三人，仲父上台早卒，季父驥雲無子，以吾弟國華爲嗣，孫五人。軍興以來，惟國藩治團練於鄉，四人者，皆託身兵間。國華貞幹沒於軍，國藩與國荃遂以微功，列封疆而膺高爵，而高年及見吾祖者，咸謂吾兄弟威重智略不逮府君遠甚也。其風采亦可想已。曾孫七人，元孫八人，凡茲安居足食，列於顯榮者，繄維祖德是賴。於是敍其大致，表於斯阡，令後嗣無忘彝訓，亦使過者考求事實，知有衆徵，無虛美云。

台洲墓表

嗚呼！惟我先考先妣既改葬於台洲之十三年，小子國藩始克表於墓道。先考府君諱麟，書號竹亭，平生困苦於學，課徒傳業者蓋二十有餘年。國藩愚陋，自八歲侍府君於家塾，晨夕講授，指畫耳提，不達則再詔之，已而三覆之，或攜諸途，呼諸枕重，叩其所宿惑者，必通徹乃已。其視他學僮亦然。其後教諸少子亦然。嘗曰：「吾固鈍拙，訓告若輩鈍者，不以爲煩苦也。」府君既累困於學政之試，厥後挈國藩以就試。父子徒步囊筆以干有司，又久

不遇。至道光十二年，始得補縣學生而，府君於是年四十有三，應小試者十七役矣。吾曾氏由衡陽至湘鄉五六百載，曾無人與於科目秀才之列。至是乃若創獲，何其難也！自國初徙湘鄉，累世力農。至我王考星岡府君，乃大以不學爲恥，講求禮制，賓接文士，教督我考府君窮年磨厲，期於有成。王考氣象尊嚴，凜然難犯。其責府君也尤峻，往往稠人廣坐，壯聲訶斥，或有所不快於他人，亦痛繩長子。竟日嗃嗃，詰數愆尤。間作激宕之辭，以爲豈少我邪。舉家聳懼，府君則起敬起孝，屏氣負牆，踧踖徐進，愉色如初。王考暮年大病，痿痺瘖啞，起居造次，必依府君，暫離則不怡，有請則如響。然後知夙昔之備責府君，蓋望之厚而愛之篤，特非衆人所能喻耳。咸豐二年，粵賊竄湘，攻圍長沙。府君率鄉人修治團練，戒子弟講陣法，習技擊。未幾，國藩奔喪回籍，奉命督辦湖南團練。明年，又奉命治舟師，援剿湖北。府君僻在窮鄉，志存軍國，初令季子國葆募勇討賊，既又令三子國華、四子國荃募勇北征。鄂東征豫章，竊有成效。而府君遽以咸豐七年二月四日棄養。閱一年，而國華殉難於三河，又四年，而國葆病歿於金陵。朝廷褒卹，并予美謚。而國藩與國荃遂克復安慶、江甯兩省。雖事有天幸，然亦賴先人之教，盡驅諸子，執戈赴敵之所致也。初國藩以道光間官京師，恭遇覃恩，封王考暨府君皆爲中憲大夫，祖妣暨先母皆爲恭人。逮咸豐間，四遇覃恩，又得封贈三代，皆爲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今上嗣位，四遇覃恩，又以戰績，兄弟謬膺封爵。於是曾祖府君儒勝，王考府君玉屏，暨府君皆封爲大學士，兩江總督，一等侯爵。曾祖妣氏彭，祖妣氏王，先妣氏江，仍封一品夫人。嗚呼！叨榮至矣！江太夫人爲湘鄉處士沛霖公女，來嬪曾氏，事舅姑四十餘年，饋饌必躬，在視必恪，賓祭之儀，百方檢飭。有子男五人，女四人，尺布寸縷，皆一手拮据。或以人衆家貧爲慮，太夫人曰：「某業讀某業耕，某業工賈，吾勞於內，諸兒勞於外，豈憂貧哉？」每好作自強之言，亦或諧語以解劬苦。咸豐二年六月十二日，疾卒。九月二十二日葬於下要里宅後。府君以七年閏五月初三日葬於周壁冲，至九年八月某日并改葬。

於台洲之貓面腦。府君有弟二人，仲曰上台，年二十有四而沒。府君視病年餘，營治醫藥，旁皇達日。季曰驥雲，推甘讓善，老而彌恭，無子，以國華爲之嗣。後府君三年而沒。女四人，其二先卒，其二繼逝。諸子今存者，惟國藩、國潢、國荃三人，諸孫七人，曾孫七人。於是略述梗概，以著先人懿德，垂蔭無窮。而小子才薄能鮮，忝竊高位，兢兢焉惟不克負荷，是懼云。

海寧州訓導錢君墓表

君諱泰吉，字輔宜，號警石。先世本何氏，明洪武中有依海鹽錢翁鞠育者，遂承錢姓。厥後徙居嘉興，代有聞人。至文端公而益大。文端公諱陳羣，以侍郎予告，特加刑部尚書。晉贈太傅君曾祖也。祖汝懋，早卒。本生祖汝恭，安慶府同知。父復大興縣知縣。君少而苦學，潛心孤往。從兄曰儀吉者，字衍石，博通羣籍，早有高名。君事之師友之間，兄弟常以純儒相勉。蓋自弱冠後，遠近已盛稱嘉興錢氏二石云。衍石以翰林改官戶部，擢御史給事中，久處京師，其後客游廣東汴梁。君則以廩貢爲海甯州訓導者近三十年，與給諫君離多合少，而書問叢沓，咨詢學術，動逾數千言。自周秦諸子、馬班羣史、許鄭詁訓、杜馬典章、洛閩之淵源、唐宋名賢之詩古文辭，以及目錄校讎、金石書畫、方志雜說，一孔半技，無所不詢，蓋亦無所不辨。或獻一疑，而詰難十返；或尙論前哲，評騭時流，雜以嘲詠鄙諺，窮極理趣。故二石家書蔚然，天下之至文也。給諫晚而搜刻經說，刊正譌謬。君自中年卽好校古書，假人善本及先輩評點之冊，寫而注之眉端，如史記前後漢書晉書集韻元文類禮記集說等編，皆勘校數周，一字之外，旁求衆證，嘗著曝書雜記以發其凡。嘉慶中海內尙考據之說，尊漢而黜宋，先博覽而後躬行。獨桐城姚氏鼐恪守程朱，孤行不惑，宗主義理，不薄考據。而二石風指乃與姚氏相近，其論文亦頗法姚氏。嘗稱以爲字體故訓

者，漢儒之小學也；曲禮少儀者，宋儒之小學也。二者皆扶植基本，而宋重明倫，於道爲尤尊。兄弟相與修飭人紀，誦述先德，給諫輯廬江錢氏藝文略，君則纂清芬世守錄，皆表一門之懿行，以播芳馨而詒典則。先是文端公嘗進呈其母畫冊，高宗賜題十詩，發還原冊，并書「清芬守世」四字。逮文端公致仕還鄉，高宗寄賜冊卷詩篇，累數千首。君纂輯此錄，其載君臣賡和，曠古無倫。又紀錢氏十餘世翰墨，及名公鉅儒題詠，上以著祖宗文獻之盛，下以勛後人孝友於弗替。其敘軼事，述彞訓，懇懇乎懼來葉之遺墮，有味哉，其言之也。咸豐庚申辛酉之際，粵賊縱橫浙中，君展轉播遷，最後由江西以達安慶，國藩乃獲與相見，以飄泊兵間，偷得骨肉完聚也，則爲之破顏一喜。語及世事滄桑，邱墓成毀，不可知，則又盡焉以悲。其明歲同治二年十一月廿日，卒於安慶旅舍。將沒，猶以先世文字之責，未能及身整理爲恨，足以知其志之所存已。君配胡氏，誥封恭人。子二：長炳森，道光甲辰舉人，出爲家兄學源，後前卒；次應溥，以拔貢官吏部主事，軍機處行走，加四品卿銜。君以子貴，累封朝議大夫。女六人，孫七人，孫女三人。君所著，又有學職禾人考，海昌備志，甘泉鄉人稿。亂後板燬，僅有存者。古今才智之士，常思大有爲於世，其立言常雄駿自喜。若文章不求雄駿，而但求平澹，德業不求施於世，而但求善於一身一家，此殆非智者愉快事也。具無所不能之才，斂之又斂，彌晦焉而彌渝快，則其自得於中者必大矣。夫自得之學，惟君其庶幾哉！

新寧劉君墓碑銘

君諱時華，字廷材，號寶泉。先世自江西徙湖南之新甯。曾祖有義，祖儒禹，府學增生；父世貴，太學生家貧，爲商賈化居以自給。君生有至性，不忍其父久勞市廛，乃跪請曰：「大人宜少休，兄學且有成，弟弱，兒願代父勞而服賈矣。」遂游資於江漢之間，量物度時，廣取而節用。後人而往，先人而歸，家用阜康，親以大悅。父病在視終宵，醫

者言「痰鹹可生，淡則死。」君輒以手承痰嘗之，味淡，因大哭。父沒，母亦前卒，則推其所以事父者以事繼母。歸自武昌，繼母不懌，長跪自陳，遲歸之咎。繼母病，服勞達旦，營治藥物，必自其手，不自他人。繼母沒，則推其所以事親者以事長兄，而蓄季弟。兄病，調護年餘。兄卒，弟後卒，則又推恩以恤其孀。以鞠其孤子。厥後，兩家孤兒皆成立，兩孀皆旌表於朝，壽皆七十八，涕泣頌君之德，不敢忘云。新甯，山邑也。僻在楚南，黔粵之交，巨嶺層巒，穹窿雜襲，鬱撓而不得少舒。自古未聞偉人傑士出於其間，亦乏甲乙科等。居民治生織畝，有唐魏之風。獨君與江太公一峯，輕財好義，不屑屑於自殖。江君之子諡忠烈者，仕至安徽巡撫。而君之子蔭渠，今爲直隸總督，並有勳伐，爲時名臣。蓋褊陋之俗一變，而山川之氣昌矣。當君初賈異縣，頗求饒益以娛親心。旣而經紀有方，智足以擴其業，利足以仁其三族，所得資財，隨手散去，壹以濟物爲功。息耗都不訾，省鄉里除道成梁，捐金錢惟恐不贍，施藥療疾，惟恐不周。嘗遇益陽大水，買小舟拯百人，藁葬數百人。新甯大饑，餓鄰里親舊粟日半升，全活無算。又嘗修育嬰堂，建忠義節孝祠，皆縣中前此所無。自君創之，城東北有義塚，歲歲常以冬春培其陔塋，而植其仆碑。城南有義塾，器物缺乏，常於君家取給焉。人或謂君「歲入幾何，施諸人者什七，而自謀不及什三，後將難繼，何不頗買田宅爲子孫稍立基業？」君笑謂「家有薄田，自足供疏食，焉用多爲？吾以人情爲田，以培養士類爲種，耕不計年，穫不計世。庸詎知留貽子孫者不更大乎？」逮君沒，而門內鼎興。君子四人，長名長佑，卽蔭渠也，以拔貢生歷官廣西巡撫，兩廣總督，直隸總督，加兵部尚書銜。次長佐，某官。次長仲，長健，某官。孫某某，曾孫永祚，求祺。天子褒長佑功，贈君暨君之祖父皆爲光祿大夫。君配鄭氏，暨祖妣某氏，妣李氏，曾氏皆爲一品夫人。蓋君言於是果驗。爲善之報，抑何捷也！鄭太夫人恭儉寬仁，悉秉夫教。妯娌婦，婦寡居，敬之終身，有恩紀。君卒，以道光三十年六月十四日，壽六十有一。太夫人先三日卒，壽五十有九。是歲十二月某甲子，合葬新甯西鄉楊溪村之鸞嶺。昔道光

丁未戊申間，江忠烈公嘗爲余稱道蔭渠之賢，兼述其世德。及蔭渠入京，聞親之訃，求余文銘其墓，展轉兵間，久疏文字。越今十有七年，始得表而銘之。銘曰：

『舉世奔利，獨行抱義。庸言庸德，感格天地。外救飢溺，內撫諸孤。仁心難慊，百髮一愉。孰云不顯？在幽彌馨。孰云無報？如影隨形。神覲在室，奇福在庭。郎君崛起，爲國干城。削平寇亂，鼎祭鐘銘。自天錫寵，褒榮先隴。夫驛之南，萬山環拱。我表其阡，來者欽悚！』

母弟溫甫哀詞

咸豐五年十月，賊目僞翼王石達開引其黨自湖北通城竄入江西，別有廣東匪徒曰周培春、葛耀明、關志江者，自湖南茶陵州竄入，與石逆相聚於新昌縣。周培春等投歸石逆部下，願爲前驅。石逆授之僞職，將軍、總制、軍師、旅帥之類。兩逆黨者合併爲一，江西亂民從之如歸。贛水以西，望風瓦解。十一月初十日，攻陷瑞州府，明日陷臨江。晦日，袁州繼陷。遂圍吉安。明年正月二十五日，陷之。余檄副將周鳳山率九江之師入援。二月十八日，軍敗於樟樹鎮，而撫州建昌兩府以是月之季相踵淪沒。國藩躬率水陸諸軍，自湖口入援，而南康又沒於賊矣。九江自爲賊踞如故。凡江西土地棄之賊中者，爲府八，爲州若廳五十有奇。天動地岌，人心惶惶，訛言一夕數驚，或奔走奪門相踐死。楚軍困於江西，道閉不得通鄉書，則募死士蠟丸隱語乞援於楚。賊亦益布金錢，購民間捕索楚人致密書者，殺而榜諸衢。前後死者百輩，無得脫免。吾弟國華、溫甫自湘中聞關走武昌，乞師以拯江西，於是與劉騰鴻時衡、吳坤修竹莊、普承堯欽堂率五千人以行。而巡撫胡公奏以溫甫請統領軍事，出入賊地，盛暑鏖兵，凡攻克甯蒲圻崇陽通城新昌上高六縣。以六月三十日銳師翔於瑞州。由是江西湖南始得通問，而溫

甫亦積勞致疾矣。七月十六日，棹小舟昇疾至南昌。兄弟相見深夜，愔愔喜極而悲，涕泣如雨。弟疾寢劇，治之多方不效。至九月乃痊，復還瑞州營次。瑞州故有南北兩城，蜀水貫其中。劉騰鴻軍其南，溫甫與普承堯軍其西北。賊於東隅通外援，市易如故。七年正月，予率吳坤修之師自奉新至東路，始合長圍，掘塹周三十里。溫甫則大喜。『吾攻此城，久不舉，今茲事其集乎！』不幸遭先君子大故，兄弟匆匆奔喪，入里門，宗族鄉黨爭來相弔，亦頗相慶慰。國藩得拔其不肖之軀，復有生還之一日，溫甫力也。溫甫既出嗣叔父，以咸豐八年二月降服期滿復出，抵李君續賓迪菴軍中。李君與溫甫爲婚姻，益杜與講求戎政，晨夕諮議。是時九江新破強悍深根之寇，一掃括絕，李君威名聞天下。又克麻城，蹶黃安，喋血皖中，連下太湖潛山桐城舒城四縣，席全盛之勢，人人自以無前，師銳甚。溫甫獨以爲常勝之家，氣將竭矣，難可深恃。時時與李深語，悚切以警其下，亦以書告子盱上。竟以十月十日軍敗，從李君殉難廬江之三河鎮，嗚呼痛哉！曩吾弟以新集之師，千里赴援，摧江西十萬之賊，而無所頓。今以皖北百勝之軍，萃良將勁卒，四海所仰望者，而壹覆之。而吾弟適丁其厄，豈所謂命耶？常勝之不足深恃，吾弟之智既及之矣，而不肯退師以圖全營壘。以十三夜被陷，而吾弟與李君以初十之夕併命同殉，又不肯少待以圖脫免，豈所謂知命者耶？遂綴詞哭之，詞曰：

『鱣鱣我祖，山立絕倫。有蓄不施，篤生哲人。我君爲長，魯國一儒。仲父早世，有季不孤。恭惟先德，稼穡詩書。小子無狀，席此慶餘。粲粲諸弟，雁行以隨。吾詩有云，午君最奇。挾藝千人，百不一售。彼蠹穢者，乃居吾右。抑塞不伸，發狂大叫。雜以嘲諷，萬花齊笑。世不吾與，吾不世許。自謂吾虎，世棄如鼠。相舛相背，逝將去汝。一朝奮發，仗劍東行。提師五千，往從阿兄。何堅不破，何勁不摧。躍入章門，無害無災。燿旂鼓角，號令風雷。昊天不弔，鮮民銜哀。見星西奔，三子歸來。弟後季父，降服以禮。匝歲告闋，靡念苞杞。出陪戎幄，匪幸伊李。既克漳

陽，雄師北邁。剗潛剗桐，羣舒是嘖。豈謂一蹶，震驚兩戒。李旣山頽，弟乃梁壞。覆我湘人。君子六千。命耶？數耶？何辜於天！我奉簡書，馳驅嶺嶠。江北江南，夢魂環繞。卯慟抵昏，西悲達曉。莽莽舒廬，羣凶所窟。積骸成岳，孰辨弟骨？骨不可收，魂不可招。嶒嶒廢壘，雪漬風飄。生也何雄？死也何苦？我實負弟，茹恨終古。予於道光甲辰寄諸弟詩有云：「辰君平正午君奇，屈指老沅真白眉。」辰君謂弟澄侯，生庚辰歲。午君謂溫甫，生壬午歲。老沅卽沅甫也。」

吳君墓志銘

吾邑吳君榮楷，旣以道光辛丑成進士，將之官浙江，乃手其先人狀，請曰：「吾父母棄養十二年矣！窀穸之事，粗已安吉，尙未有以銘幽室。子其爲我銘之，固辭不獲。按狀，先生姓吳氏，諱文深，字致遠，湘鄉人。曾祖文章，祖太若，父根世，皆以愿謹稱。家故饒。振世公旣老，攜資客遊常德，先生從之行，留明遠翁家居。明遠先生兄也。常德去湘鄉千餘里，逾二年，而振世公卒。鄰里無行者利其有，率衆闖然至，喪次叫囂墮突，雜以胥役。先生難斯徒，跌擊胸如壞牆，號泣向衆曰：『孤兒在此，環顧無功總之戚，無密友幹僕。若輩不哀吾喪而迫人於難，是可忍乎！且胥役何爲者？孤兒請以泣血濺縣官之庭矣！』衆瞠視，各鳥獸散。乃部署喪事，從容扶櫬歸湘。時先生年十六歲也。旣歸，事母益謹，然家益落，遂與明遠翁經營生計，惟母養特豐，他則皆從儉約，久之復稍裕。吳氏自鼎革後，譜牒散佚，先生力爲倡修，特徵詳核，數年而成。旣又倡修家祠，明遠翁捐基地數十畝，先生竭力締構。夫其拮据漂搖之際，旁午未遑，而能敬宗收旋，先其大者，可謂知本矣。道光某年某月某日卒，年八十有四。葬某縣某里某原。配宋孺人，合葬焉。宋孺人少先生十餘歲，旣來歸，尤耐艱劬。振世公之客常德，孺人不逮事也。逮事姑，曲意承歡，如

恐失之。性好卹窮困，鄰婦紡績無資，則罄所有給之。先是，明遠翁常外出，有子名榮林者，絕穎異，先生擇師督讀，視猶己子，遂以成立，爲名諸生。已而榮楷兄弟皆從之受業。孺人之視榮林也，不以爲姪也，以爲師也。邑人咸謂先生之教子，孺人實贊之云。某年月日以疾卒，年六十有一子二人，長榮枏，邑庠生；次卽榮楷，孫光煦，邑庠生。次某，次某。女孫七人。銘曰：

『少而禦侮豪強，伏長而克家宗族睦；毫而韜光訥且樸，訥乎樸乎，黑而雌者，福乎斧之藻之，舟之方之。夫子之協琴瑟以將之，宰樹青青，有桐有梓，我銘之石，以妥泉宮，以昌其孫子。』

彭母曾孺人墓志銘

天道五十年一變，國之運數從之，惟家亦然。當其隆時，不勞而坐獲；及其替也，憂危拮据而無少補救，類非人所爲者。昔我少時，鄰里家給而人足，農有餘粟，士世其業，富者好施，與親戚存問，歲時餽遺繼屬。自余遠遊以來，每歸故里，氣象一變，田宅易主，生計各蹙，任卹之風日薄。嗚呼！此豈一鄉一邑之故哉！王姑彭孺人，吾祖之伯姊，其冢婦，又吾姑也。兩世之好，視他戚尤厚已。王姑之未嫁也，事吾曾祖王父母，以孝聞；既適彭宜仁先生，相夫敬克，厥愛無片言稍忤。自吾成童以後，王姑已五十餘，其堂上舅姑八十有奇矣。每見王姑奉甘旨，未嘗不潔，議酒食未嘗不豫，大而課讀勸農，未嘗不營慮；小而廁踰灑掃，未嘗不躬親也。蓋余所見賢母，無如王姑勤者。早歲物產殷饒，奉內菲薄，外圖豐潔，比年以來，稍稍歉絀矣。己亥秋，余將入供都職，走辭王姑，視其庭除，氣象不侔，憫其愈勤，又驚其衰，爲之泣。王姑亦泣，蓋心知其不可復見，而哽咽不能言也。竟以次年春卒，豈不悲哉！王姑生乾隆二十九年甲申十一月十七日，卒於道光二十年庚子三月二十三日，壽七十有七，葬湘鄉二十四都西坤山陽。

首辛趾乙子三人長慶齡予姑夫也先儒人二年卒次慶吉次慶也好學能文孫六人毓耒毓楷毓橘毓椿毓杖毓麓女一孫女一人銘曰

「懿我王姑既莊以嫺佩管舟纜德容棣棣勛哉夫子儼光濟鴻五十餘載无遂有終曷瘁厥躬言育我鞠無恥我壘實繁旨蓄離離令問匪邇伊遙貽澤之蔭何幽不喬南山畢翠宰樹青青弗騫弗拜萬代千齡」

余安人墓志銘

攸縣余世校客京師五年聞母訃將奔喪以銘墓之文來請且曰「世校生不能侍斃匱歿不能視含斂是罪人也先生幸次吾母淑行以光幽室」按狀安人姓譚氏衡山舉人昌明之孫廣西巡檢禹門之女七歲喪母事繼母以孝聞適攸別駕余君君山襟順衷和翼翼如也久之別駕君之漢陽分府任以家事屬安人時堂上舅已棄養姑老矣諸子弱小不識事安人謀初葺終鉅細必躬祭必虔奉免菟必時委諸子於學朝而獨饗禮師夕而課男旋課女課畢而紡績而經營錢布如是者十餘年而精力衰矣道光辛丑某月某日以疾卒春秋六十有七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縣某里某原子四人長世柄次卽世校廩貢生次世芳次生春縣學生女一孫九人某某世校之入都也安人拊其背而戒之曰「去去強飯鄉里齷齪終不得進取京師文物殷麟賢士大夫繹繹如繁星汝往勛哉名自可致學可染人道德有軌塗可循而青紫可拾也往矣勿吾念」今世校雖不得爵位而業日進聲聞日敷謂非安人之教哉嗚呼可謂知其大者已是宜銘銘曰

「維車有輔員於輻維矢有房利於鏃維壺有賢維家之福光光別駕亦載其贊愷悌傾人既詒斯肆雖則詒肆無儀以無躓無躓於山曰巢於顛口卒瘞兮手復胼鳳之雛兮谷之遷不得反哺兮涕漣漣銘幽表

必慤。詩曰：『何有何無，黽勉求之。』茲可謂賢矣！况有至行足感神明者哉？安人生於嘉慶某年月日，年三十有一。生子男二人，長遠謨，次遠濟，生四十日而安人卒。女一人，將以某年某月某日歸葬於某縣某鄉某原。余既重其請，乃先期銘之，以激懦者，亦少塞陳君之悲。陳君名源，袞，今爲翰林院編修。纂修國史也。銘曰：

『民各有天，惟所治。我生託其下，子道臣道妻道也。以義擎天，譬廣廈，其柱苟頽，無完瓦。自今無以身代者，有一於此，雙蓋寡，憂勞積劇，焉可支。天之所隕，非人尸，跼修淵短，誰敢營。銘茲大節，貞厥垂，有他淑行以類推。』

新化鄒君墓志銘

君諱興愚，字子哲，鄒姓。先世由江西再遷至湖南新化，居焉。有涓玉者，以選拔貢生官永明縣教諭，是生祖。詢縣學生，於君爲高祖。曾祖某，祖某，皆不仕。父某，家貧，客遊陝西紫陽，族子有先家於是者，遂因其戶籍，補紫陽縣學廩膳生。生二子，長興魯，次卽君。君生數歲而廩膳君卒，依母曾氏，力食僅存，痛繩於學。年十六，仍補縣學生。二十五，舉道光庚子陝西鄉試。甲辰，再上公車，不第。歎曰：『吾不得祿，餓死無所損。然如吾母何？』益發憤，不歸。日刻錢以食，爲文務極思，同業者或不能究其指。明年乙巳二月，疾作，不得與禮部試，竟以六月九日卒於京師。年三十耳。君性戇直，糾友之違，盡言無異，有餽以財，辨義無小，非其義，卻之無大。安貧若天性。然庚子赴省試，其師陳僅資之金，君盡以金奉母，而自囊錢八百，負布被徒步露宿，行千里，僅益敬之。僅故爲紫陽令，見君文，奇之，憐愛如親戚，月繼米贍其家。久之，僅徙官他縣，移君家就養官所，而別以資贈君之京師。君且死，泣曰：『吾負大恩，未報命也。』遂絕。既卒，其友人江忠源職其後事，其從兄子律歸其喪紫陽，將立其兄子隆岱爲嗣，而國藩買

石先事爲銘銘曰

『是人非蚓，生世實艱。爰有狷者，伯夷是班。有投以幣，擲棄如菅。或泰於取，負恩如山。恩不果酬，母不終將。又寡厥配，厥氏維黃。僅遺子息，天其俾臧。吾言可清，納券於藏。』

單縣典史張君墓志銘

君諱鼎五，字薊騰，世居浙之蕭山。曾祖朝琮，直隸通水道；祖文瑞，山東青州府海防同知；考學斯，廣東主簿。君兄弟三人，長偉山，次滌三，皆不仕。滌三以子湘崖官汀州知府，故贈官如其子。主簿君官粵，噤不一施，遽卒。君時五歲耳，依母童安人，萬里返葬，孟貧赤立，斬焉自修。久之，乃遊楚，依從兄黃陂，令湘崖。湘崖由楚徙豫，三遷而官汀州知府，君壹從焉。居亡何，荆梁教匪遽起，蹂躪三省，兵餉糜萬萬。朝廷議民有輸金縣官，得除爲吏。嘉慶四年，君由是官山東，署沂水縣丞，補單縣典史。單故多豪右，素慢易尉。君抑桀扶危，峻拒干謁，傷恤獄囚，痛與糞除，澆其污溼，而時其凍餓。後三十年，君退歸，囚有流紹興者，塗遇君，匍伏叩頭。君錯愕，因曰：『某，單縣人也。清獄之惠，不敢忘。』官單十年，歎曰：『尉所得於者，吾旣爲之矣。吾所欲爲者，豈尉謂哉？』閒竟移病歸。而山東舊僚酷慕君，累書招致，乃復薄遊齊魯，傳客淮泗之間。至七十二歲，始杜門不出。又一紀，乃考終云。君於孝友若趨利然，初喪父，童安人撫之，積劬僅存，內外無倚，寒飢力學。夙興，母爨汲，君負薪，恐傷母手，盡拔芒刺，然後之塾。或竟日無所得炊，母子對泣，已而互慰。汀州君以事牽連被劾，君營護奔告，凡四晝夜，行千餘里，卒脫汀州君。於是人翕然伏君之內行也。道光壬寅十月四日卒。配陳安人，祇順敦儉，見者師效。子男子三人：長錫戊，浙江鄉試舉人；次百揆，以一甲進士通籍，爲翰林院編修；次百衢，殤。女子三人：長適某官某，次適某官某，次適某。孫某、百揆。

之舉於鄉，與余同年，相善也。以其年月日葬君某縣某原，來徵銘。銘曰：

『析枿作桷，蒿作梁，大小易位，今古傷。有嘉一尉仁且彊，皓首卑栖不得讓。身之乖時，選厥子，慎終卜臧，魂藏此。我取其行，垂孔軌，萬千億年無壞毀。』

前海寧州知州長沙李君母黃宜人墓志銘

宜人善化黃君孝職之子，長沙李君天錫之婦，敕贈奉直大夫熙臣府君之妻，而浙江海甯知州象曷之母也。海甯之爲良吏，楚之賢者與浙東西之士庶，莫不知聞。而海甯君曰：『非吾之能，繫吾母之勛。』宜人之歸李氏，家微也，歲入不足自贖。贈君則奔走以取給，大府之從事，郡縣吏之賓客，裘而往，葛而不歸，朔而寓書，再晦而不達，如是以爲恆。宜人挈鉅省細，壹不假人，督二子入學，晨有責，夕有程，就傅之所需不足，則貨田宅資之。海甯以選拔貢生廷試爲縣令，每獄成，宜人則詢曰：『毋已冤乎？』族黨有來官所者，則曰：『毋貧乎？』卽有平反，而餽飲厚，則宜人喜，卽無所平反，或餽飲稍廉，則慍見於色。故海甯之發名樹績，雖贈君亦嘗曰：『宜人之力也。』海甯以道光戊戌奉贈君之喪歸葬，宜人雖老，習勤不改。又六年甲辰正月六日，年七十二，以卒，卽以其年某月日葬某鄉某原。有子二人，長象晟，先十年卒；次卽海甯孫六人，某某。曾孫二人，某某。宜人以道光十四年册立孝全皇后，恩勅封孺人。卒後一年，皇太后七十萬壽，天子推恩錫類，迺得誥贈宜人。又二年，乃諡余文其幽，將事焉。末世稱述列女，好道其奇特者，異則異矣，而難爲式也。方贈君客遊四方，每出，嚙曰：『上吾父母，下吾子，以付女。』及宜人侍姑疾三年，無絲毫異志。舅病大漸，贈君自客遠歸，越夕而遭喪，大慟，不知所爲。而宜人於附身之具已夙嚴矣。夫其教子也如彼，而其事親又如此，此殆庸行無足標絕者與！然而難可幾矣。銘曰：

「洞庭之南，有賢刺史，龜食筮祥，葬母於此，誰與銘者？連水曾氏，深刻大書，以詔無止。」

適朱氏妹墓志

適朱氏妹，吾父之第三女子也。幼而病痛，父母恐不賓于壻，特慎許人。年二十二矣，友人某告余曰：「聞若爲女弟擇所歸，有朱氏子詠春，愿而敦，訥而慈，必得佳壻，莫良此子。」國藩卜之吉，請於父母，而嫁與之。道光十九年十月也。是歲，國藩以初廁詞臣，乞假家居，而朱氏之諸昆，亦適有舉於鄉者。兩家父母，大父母各無恙。里人頗稱門祚之盛。親迎之夕，姻婭族黨，會者數百人。越三日，內無長幼，皆以爲賢。外無戚疏，皆以爲祥。比及反馬之期，則舅姑之所職者，悉以委決新婦。妹故明慧，粗解書數，條分件布，咸有節文。由是遠近謂朱氏有賢幹婦矣。二十六年丙午，以產難卒。凡春秋二十有九，室於朱者八載。有子一人，某。卽於九月某甲子葬於某縣某里某山。吾姊妹四人，季者早殤，二長者並窮約不得怡。獨朱氏妹所處稍裕，而少遭痼疾，又罹婉厄以死，何命之不淑也！妹卒以八月晦日，不踰月而吾祖母棄養。國藩竊祿京朝，發一家書，而兩遭期功之喪，又何痛也！於是泣識其略，使詠春追埋諸幽，且敘其內外家之系，而聲以銘詩，以宣吾悲。銘曰：

「有女曾姓聖爲宗，父班泮水祖辟雍。兩世大夫帝襲封，母江夫人勛且恭。鞠茲惠質艱厥從，嬪朱其先國比莒。納夫方軌轡如組，君舅鎮湘鄉所舉。銘者母兄滌生父，濫屬朝官無寸補。」

滿妹碑誌

滿妹，吾父之第四女子也。吾父生子女凡九人，妹班在末，家中人稱之滿妹，取盈數也。生而善謔，旁出捷警；

諸昆弟姊妹並坐，雖黠者不能相勝，然歸於端靜笑罕。至矧道光十九年正月晦日，以痘瘍明日，吾兒子楨第相繼亡。妹生於世十歲，兒三歲也，即日瘞諸居室之背，高帽山之麓。吾母傷弱女與冢孫，哭之絕痛，聞命諸子曰：「二殤之葬也，無碑以識之，卽墳夷級陔，誰復省顧者？」國藩敬諾。亡何，繫官於朝，公有執，私有濡，久不得卒事。越八年而適朱氏妹徂逝，以其新悲觸其夙疚，愴然不自知，何以爲人也。於是相述一二，遣家人植石墓北，且綴之辭，使有垂焉。銘曰：

「去家不能三百武，二殤相依宅茲土，孤兔安敢侮！」

荆門州學正郭君墓銘

物有初阜，或嗇其終；有畷於後，而窒其躬。陶公之山，潛蟠册載，雙籬雲興，吐騰滄海。持鐸再徇，當陽荆門。祁祁學子，如飢授飧，刑獄有箴，扇仁孔永。胡德之遐，光不長炳。八龍岡下，斑竹原中。埋我銘語，載奠幽宮。

善化夏母楊宜人墓誌銘

宜人甯鄉縣學士楊君開梅之孫，處士應灼之女，善化地賴奉直大夫夏君諱某之子婦，贈奉直大夫諱某之配也。宜人在家則溫恭孝愷，偏獲於親，擇所宜歸，莫良夏氏。旣歸，事舅地贈君及姑劉太宜人，逆志而籌之，未命而赴之，甘旨之調，不躬不進。贈君前所配黃宜人者，已早卒，僅遺一女。有兄與嫂，亦卒，遺三子。贈君又仍歲多病，家無鉅細，壹委宜人。宜人共潔祭祀，斟藥禮醫，裁贏補絀，公私井井。視前女如己女，不敢毫末替焉。觀己子如從子，不敢毫末加焉。督諸子之學，日省而月稽，師塾之饌，豐倍其室。就試於有司，出必戒，反必詰。其見錄也，悅而不

盜其黜也。敕而不怒，以是諸子皆底於成。道光十七年，次子家泰舉於鄉。又三年庚子，長子家鼎舉焉。又三年癸卯，季子家升繼之。又二年乙巳，家泰登名於禮部，主政於吏部。值太皇后七十聖節，天子大孝錫類，遂得覃封，襲封兩世。而家鼎亦以是年充景山官學教習。蓋自贈君之歿，至是二十年，中間郡縣行省之試，獲雋者無歲無人，而婚嫁喪紀之役，亦薦至不絕。皆宜人一心營治，而亦以勞肆甚矣。道光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以疾卒。春秋六十有八。卽以其年十二月某日葬於甯鄉黃花塘鳳形山之陽。有子男六人，長次卽家鼎、家泰，又次家豫、太學生。又次家謙，早卒。又次卽家升也。又次家賁，出嗣從祖兄弟萬程後。女二人，長適蔣，前卒。次適侯。孫男十二，降服孫二人，孫女八，曾孫女二人。宜人寬仁周摯，救困如焚，深達大義，不徇私愛。疾篤，顧言曰：『寄語鼎兒、泰兒，努力當官，無以家爲念。』以二子時在京師也。將奔喪，以銘屬國藩。越二年，乃銘之，而追內諸幽。銘曰：

杞恪賓周，別氏維夏。承醜遠牟，踵興遠者。宛宛女宗，亦大其閭。迪將多子，並騁天衢。孤遺經廿年，手澤彰其羣起，下報我特。報以吾職，不告實勞。職之靡負，厥伐斯高。鑄於樂石，千世其牢。

祖四世元吉公墓銘

道光歲戊申，家叔父爲太高祖考妣置祠宇，其明年，又爲修其墳域，乃郵書於京師，命國藩記其源委。國藩於公爲六世孫，公之行事不盡悉，謹按家乘及傳聞於祖父者，以表於公之墓道。公諱應貞，字元吉，遷湘四世祖也。少貧，手致數千金產，室廬數處，盡以予其子，而自置衡邑之皖塘灣田四十畝，以老焉。公沒後，子孫分歲其租，以爲常。至嘉慶歲丁巳，家祖及族長尊三以彰二公，糾族之人，議積一歲之租，以爲公清明之祀。今所置塋上之田是也，家叔父所修祠宇在焉。而皖塘灣之田，族之人又於嘉慶壬申議永爲公祀田矣。獨公之墓未修，族衆憂之。

家叔父乃慨然任之，糾工不一月竣，距公沒時已八十餘年矣。公生於康熙甲戌年二月廿三日辰時，沒於乾隆甲申年八月十五日巳時。配劉太孺人，生於康熙乙亥年三月十二日未時，沒於乾隆甲申年三月初二日子時。合葬於湘鄉大界鄉羅家屋場後之陽。子六人：長楚材，次輔臣，次文炳，次明德，次兼山，次容若。國藩乃公次子輔臣公之元孫也。銘曰：

昔公創業，源遠流長。服疇食德，寢熾而昌。菴龍鬱積，有耀其光。千秋宰樹，終焉允臧。

國子監學正漢陽劉君墓志銘

道光二十有八年九月十八日，吾友漢陽劉君卒於家，年三十有一。踰月，訃至京師，國藩爲位哭於舍旁道院，遂徧告諸友，皆相弔哭，有失聲者。明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里某山，劉氏先隴之次。國藩爲乃銘，伐石於都下，寓舟浮江以達於漢，既不及事，則追而埋諸墳之趾。君之爲學，其初熟於德清、胡渭、太原、閻若璩二家之書，篤嗜若渴。治之正反，既與當世多聞長者游，益得盡窺國朝六七鉅儒之緒。所謂方與六書九數之學，及古號能文詩者之法，皆已規得要領。采名人之長義，與己所考證，雜載於書冊之眉旁，求祕本鈎校，朱墨並下，達旦不休。久之稍損心氣，又再喪婦，遂疾作，不良食飲。君自傷年少羸弱，又所業繁雜，無當於身心，發憤歎曰：「凡吾之所爲學者，何爲也哉？舍孝弟取與之不講，而旁鶩瑣鎖，不以慎乎？」於是痛革故常，取濂、洛以下切己之說，以意時，離合而反覆之。先是，君官國子監學正，薄有祿入，而婦翁鄧氏資之數千金，歲益饒給。至是，盡反金。氏而移疾，能官將家居，食力以爲養。蓋浩然自得，以歸。歸未數月，而奄及於死，可哀也。始君之歸，嘗語國藩沒世之名不足較，君子之學務本焉而已。吾與子敏精於讎校，費日力於文辭，以中材而謀兼人之業，傲倖於身後，不知誰何者之譽，自

今以往，可一切罷棄，各敦內行，沒齒無聞而誓不復悔。『國藩敬諾。其後君歸，果黽勉孝恭，族黨大悅，規畫家政，條議竊具，而君遽卒。命之永不永，不足憾。獨其事親從兄之志之美，且堅而不克竟其事，茲其可悲者也。而國藩之無似，不克踐死別之約，以一塞故人地下之望，此又余所深恥而切痛者也。君諱傳瑩，字椒雲，曾祖良珉，祖方仍，世有隱德。父正柏，以君官封徵仕郎。母葉氏，封孺人。始娶湯，繼娶陳，皆前卒。終娶鄧氏。君之反，婦家金鄧贊成之。無子，以兄子世圭嗣。君之學業，其考核載於書冊之眉者，與其詩古文，皆不以刊布，惟搜得朱子所輯孟子要略一書，國藩爲校刻行於世，脩君志也。銘曰：

竝吾之世，江漢之濱，有志於學者一人。其體魄藏於此土，其魂氣之陟降，將游乎在天諸大儒之門。敢告三光，幸照護乎茲墳！

錢塘戴府君墓志銘

錢塘少司馬戴君既葬，其親資政府君王太夫人，六年未有以聲諸幽，乃以命其友曾國藩。國藩爲譜其系，述其行，紀其恩遇，因及其息，以識其葬。其系曰：周植湯，後於宋幽王時，宋公謚戴，後遂以公族爲氏。聖與德，扶經闡教，襲爲通儒。傳至南唐，安爲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謚忠恭子奮，始居新安之隆阜。孫處居上溪口，仍世爲徽人。至明崇禎間，有一美者，仕浙江都指揮。經騰子孫，遂爲錢塘人。曾祖永萃，祖承徵，考佳賓。兩世皆封朝議大夫。朝議君生四子：長道亨，鄉試爲舉人，次道立，議敘府同知，次道泰，府君諱道峻，字升甫，其季也。王太夫人考曰通泗，贈奉直大夫。其門族自爲風氣，杭人甲乙目之。其行曰：府君綜治羣書，不一流自域，不與橫目之民爭利，不與逆撓者校曲直。改葬長兄之墓，迎主於家而時其祭。從父墓崩，易棺而遷葬，又葬其姊之夫，又葬其師之無主。

後者，少嗜碑碣，繼嗜古扇，聚以千計。老嗜古金泉，刀布幣，兼收博考。既寄於三者，乃冥於萬物，陶然自娛，不爲執必。凡譽毀窮通有亡，壹等齊之，終其身不以開於慮也。太夫人操作暇豫，而供具倍於衆手，御下無甚色，而僕婢肅然，嫁衣燬於火，而無戚容，將死而無哀語。其恩遇曰：府君既補官弟子，七試於鄉而七黜。以子熙貴，敕封儒林郎，誥封朝議大夫。既沒，而熙躋卿貳，國恩例晉資政大夫。太夫人初封安人，繼贈恭人，亦例晉夫人。其息曰：男子三人，長卽熙，以翰林三直南書房，再視廣東學，累官至兵部右侍郎。次曰煦，府學生，明天官算術。次曰燾，議敘府同知。女子四人，皆歸士族。孫十一人，有恆，府學生，以恆之恆，縣學生，可恆如恆，果恆其恆，斯恆所恆，自恆爾恆。孫女三人，曾孫三人，兆登兆春兆衡。曾孫女一人，其葬曰：太夫人卒於道光十五年四月十八日，年六十七。明年九月十七日，葬於西湖之三台山麓。越七歲，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十七日，而府君卒。春秋七十有三。卽以其年十二月十一日，穿太夫人之域而合葬。既固既虔，永貞無紀。銘曰：

錢王湖濱有一士，十年內廷書畫史。曾使嶺南萬里行，又坐樞府統九兵。是爲府君之令子，實奉老親葬於此。既葬六載，吾爲銘，下告誰何上日星。

崇仁謝君墓志銘

君諱廷恩，字拜賡，姓謝氏。少則貧甚，讀書裁盡論語，遽去而之農。又之商，南入閩，西入蜀，逐物貴賤，轉徙常贏。嘗與鄧氏俱爲賈，主計者誤以金六百入君，君密歸其金而戒主計者，更易簿記。鄧氏由是厚德君。遠近布聞，人爭欲相依助矣。亦有天幸，所居恆獲，累致巨萬，旋輒散之。爲縣建義倉，構廩四十二間，貯穀萬六百石，捐金凡千三百兩，建育嬰堂，捐金二千兩，家置宗祠，捐穀若干斛。郡縣立羣祀廟，捐錢若干緡。學官於新進生，例取束修。

之資。新進生或貧乏無所出，則又爲捐四百萬錢。君弱冠孤寒，蝟蝟亦立，商賈所入，盡委義舉。苟利於人，不以絲毫自爲顧計，苟力所能，劬勞百於人，不辭也。太守縣令爭欲致君，君終不一私謁。邑有大役，長官杖任，羣目相屬，君亦不以他人規我，稍爲辟縮。蓋行之五十載，靡財不可算，而君年亦七十矣。先是崇仁有黃洲橋，屢修屢毀，以資用浩博，莫敢大興。至是，君出任之，鎚石鎔金，堰水淘沙，衆匠束手，叩君計畫，橋成，廣一丈九尺，袤四十七丈，費白金六萬而強。以七十二歲而經始，四載而畢，畢工二載而君卒，壽七十有七。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廿四日也。祖亮弼，考上許，並贈中憲大夫。君以急公聞於朝，議敘巡檢候選。又以子貴，贈中議大夫。配周氏，劉氏，皆贈淑人。子蘭階，候選州同。蘭生，進士工部郎中。蘭英，優貢生。蘭墀，刑部員外郎。蘭釐，縣學生。女五人。孫男子十二人，女子九人。以某年某月日葬於某鄉某原，既葬之幾歲，蘭墀屬子爲銘而追事焉。銘曰：

民之豐約，有尸在天。彼富而吝，終或餒焉。貧而能施，積乃如山。徒手十載，富埒周公。一毫匪義，神鑒厥衷。聚有神監，散有天視。利濟宏多，人天駢喜。估畢豈久，僅盡魯論。因心之矩，粲其經綸。光儀既塾，弈世承福。載厥徽猷，以愧儒服。

劉母譚孺人墓志銘

國藩不肖，幸得內交於當世之通才碩學，仁人君子，不爲不多，而莫夙於里中劉蓉。孟容，誼亦莫隆焉。以是襮於人人，亦襮之，以謂兩人者，天下之至愛也。自余挂名朝藉，待罪六官，去父母之邦十有四年。孟容之巾屨儀度，不可接於吾之目，其語笑不可際於吾之耳，僅以書問勞遺，然且闊絕，或望甚，私怨喁喁。咸豐二年六月，先太夫人棄養，孟容亦以五月二十八日喪母。國藩匍匐來歸，兩人者相遇於縣門，斬焉對泣，自傷老大，又罹兇疚，而是

時粵中逆賊方渡湖而北，聯巨艦數十里，旌旗蔽江，譌言雷動。其後遂破漢陽，陷武昌。明年又殘九江，掠安慶，入江甯揚州而據之。烽火達於淮徐，天下震駭。國藩以天子命，治團練於長沙，挾孟容以俱出，苦語窮日夜，相與悲憤追憾，誠不意世變遽已抵此。患氣之積有自來也。五月辛亥，孟容將葬母於樂善里，莫冲山之陽，乃不敢自致，謹致其太公之命曰：「四方多難，而陵谷有不可知。汝既獲私於曾君，葬有日，宜從曾君謀所以識其葬者。」遂督銘。銘曰：

譚有淑妃，衛姜之姨。仍世不墮，名媛紹之。來室於劉，莫逮先姑。繼姑曰謝，投温承愉。胡洪胡瑣，室事敦我。未置先防，有置無頗。夫人傑，是名振宗。畸以平劑，如羽諧宮。廣賚窮民，鄉亭大悅。身無華御，終牢補綴。魚菽尸祭，蠲饌必躬。孝婦篤敬，遂與天通。篤生五子，長其蓉也。徑晞淵騫，吾見亦寡。二仲竝殤，化爲黃土。次葵次蕃，驂駕如舞。三女婉婉，皆嫁士人。兩孫葩苗，玉立振振。長曰培基，幼者培屋。女孫惟四，不書誰某。乾隆辛亥，託生十月。六二春秋，返其大宅。受形之初，萬邦太和。畢命之歲，天地干戈。生死盛衰，難究難詳。感慨泐銘，以詔茫茫！

湘陰郭府君墓志銘

君諱家彪，字春坊，郭氏湘陰人。生而温約夷愉，與人無競，不苟爲和翁，亦不爲介介踔異之行。卒然投之事變，若不克辨其是非曲直也者；及夫羣疑劫劫，徐出一言折之，關開節解，風生冰釋，雖強辯者常默然而內自詘也。曾祖遇傑，貶贈奉直大夫；祖熊貢生，誥贈奉直大夫；考詮，世縣學生；世父世遵，縣學廩膳生；世遵無子，以諸子家噉爲嗣。早世，乃復以君爲嗣。家故饒本，諸父豪宕好施，或日費數十萬錢無所惜。君亦夷然，不爲有亡顧慮。親故

假貸每益其意，或他人相稱貸，要君一言爲質，及期責償於君，輒量償之。又急則又旅歸之。歲中爲人理宿逋，率三四役，久之往往不讎，則毀其約契。會歲大饑，豕以中圮，君故夙於澹泊，豐約不以易其度，布衣糲食，蕭然自得。益務濟人，廣儲方藥，病者踵門求乞，手劑與之，自尋常草木馬勃牛溲，以至丹砂踵乳，千歲之苓，尙方之獲，諸奇珍物，可致與不可卒致，無所不蓄，蓋亦無所不施。其尤貧者，輔以羞餌，使人日再問焉。疾革，躬三問焉。君沒後，里人劉氏言之，涕泗交頤也。君生於乾隆五十九年八月廿四日，沒於道光庚戌二月十六日，春秋五十有七。配張安人，少君二歲，以道光己酉七月十六日先君沒之七月而卒，春秋五十有四。張安人柔婉懿恭，旣篤旣靜，長沙舉人正旭之孫，永州府儒學訓導鵬振之子，自在其室，以逮爲婦爲母，莫不訓式。始時家噉有婦吳氏，早寡而卞急，姑張太安人性亦嚴厲，積不相善。張安人旣嗣爲後，恭以事嚴姑，而卑以承娣婦，無所不薄。上尉下薦，內外融融。閭里親族於娣婦，小姑無所不隆，詘己之身以薄其給，以達於己之子若女若婦，無所不薄。上尉下薦，內外融融。閭里親族無少長皆歎以爲不可及。覩其諸子貴盛，皆頷首歎以爲宜。其沒也，哭之皆哀有餘云。子嵩壽，道光丁未科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咸豐三年以救援江西功，聖恩特授編修。崑齋，道光甲辰恩科舉人，宗室官學教習，國子監助教。嵩齋，縣學生，候選訓導。其季曰光樾，早殤。孫六人。咸豐二年壬子歲三月十四日，嵩齋與其弟奉君之喪，葬於湘西善化楊梅山之原，張安人附焉。又三年，歲在乙卯，國藩乃敍而銘之。銘曰：

我有執友，翰林郭君。至交金石，天下莫不聞。昔歲在戊，赴告親喪。徵我銘刻，用識幽藏。曾幾須臾，歲星周半。大地戈鋌，東南塗炭。我以喪歸，墨經卽戎。葬不極禮，筮不協從。惟郭氏阡，在嶽之麓。雲合峯環，龜蒼竝覈。不肖之嘽，郭宗之祥。詩於堅石，以奠茫茫。

誥封光祿大夫曾府君墓志銘

咸豐七年二月初四日，我顯考曾府君卒於湘鄉里第，春秋六十有八。男國潢、國藩、謹視含斂，男國華、自江西瑞州軍營聞訃，男國荃、自吉安軍營聞訃，皆奔喪來歸。天子廣錫類之仁，賜銀四百兩，經理喪事。閏五月初三日癸未，卜葬於二十四都周壁衝山內，從形家言。丙山壬向，去先世舊廬六里而強，去梁江新宅八里而近。國藩少長至冠，未離親側，讀書識字，皆我君口授。自竊祿登朝，去鄉十有四年，逮待罪戎行，違晨昏者，又五年。府君之至言懿行，不可得而盡識，僅從季父驥雲所泣問近事，而昆弟子姪，諸姑姊妹，亦稱述音容，往往而悉。其述府君侍先大父疾病，至難能矣。道光二十六年八月，大父病痿痺，動止不良，明年冬，疾益篤，暗不能言，即有所需，以頤使，以目求，即有苦，蹙頰而已。府君朝夕奉事，當先意而得之，夜侍寢處，大父雅不欲頻頻驚召，而他僕殊不稱意，而後澹益數，一夕六七起。府君時其將起，則進器承之，少閒亦如之，聽於無聲，不失分寸。嚴寒大溲，則令他人啓移手足，而身翼護之，或微沾污，輒滌除，易中衣，拂動甚微，終宵惕息。明旦，則季父入侍，奉事一如府君之法。久而諸孫孫婦，內外長幼，感化訓習，爭取垢污，濡袴澣濯爲樂，不知其有臭穢。或挽篋輿，遊戲庭中，各有常程。大父病凡三載，有奇，府君未嘗得一安枕，愈久而彌敬。是時府君年六十矣。吾曾氏家世微薄，自明以來，無以學業發名者。府君積苦力學，應有司之試，十有七，始得補縣學生員，不獲大施，則發憤教督諸子。國藩以進士入翰林，七遷而爲禮部侍郎，歷官吏部、兵部、刑部、工部侍郎。遭逢兩朝，推恩盛典，褒封三世。曾祖諱竟，希，誥贈光祿大夫，曾祖妣彭氏，誥贈一品夫人。祖諱玉屏，累贈光祿大夫，祖妣王氏，累贈一品夫人。府君諱麟，書，字竹亭，誥封中憲大夫，疊晉榮祿大夫，光祿大夫，妣江氏，誥封一品夫人。小子非材，微府君厚澤，曷克成立，以蒙茲光顯。於是泣述一二，并列刻系屬，敬銘諸幽。若其懿德純行，宜傳不朽者，將以俟諸知言君子。銘曰：

西望新居，東望舊廬。此焉適中，羣山所都。我先人之靈，其尙妥於斯，而永於斯乎！嗚呼！

男五人國藩配歐陽氏國潢監生候選縣丞配汪氏國華監生卽補同知出繼叔父驥雲爲嗣配葛氏妾歐陽氏國荃優貢生同知職銜配熊氏國葆縣學生配鄧氏女四人長適王鵬遠次適王家儲培先卒次適朱氏先卒培朱麗春季女孀孫八人紀澤二品廕生配賀氏紀梁聘魏氏紀鴻聘郭氏紀渠聘朱氏紀瑞聘汪氏紀官聘歐陽氏紀湘聘易氏紀淞聘王氏孫女九人先大夫以咸豐七年丁巳五月葬周壁沖至九年己未八月十六日癸丑改葬於二十九都台洲之貓面腦自丁巳九月男國荃復出治軍於吉安至戊午六月男國藩復出治軍於浙江皆以墨經卽戎而男國華降服期滿從軍皖北竟殉難於廬江之三河鎮己未五月諸子服闋而男國潢亦治團練於鄉男國葆亦從軍於湖北歲月不居人事遷變輒因改葬補記一二俾後有考焉男國荃附記

牛妣江夫人生於乾隆乙巳年十一月初三日申時春秋六十有八咸豐壬子年六月十二日卯時沒於梁江新宅原厝宅後山內己未八月同日改葬於此與先大夫共一塋域國荃又記。

劉君季霞墓志銘

君諱蕃字季霞吾友劉蓉孟容之弟也國藩治團練於長沙提水師自巴陵至九江及入江西屯軍南康孟容皆展轉相從三年奔走夷險共之季霞常以其太公之命省孟容於軍中出則美意相迎諷勉其兄歸則傳會吉語慰安其父咸豐四年三月岳州官軍失利賊犯甯鄉季霞問關至長沙存問孟容孟容方以疾先歸其六月孟容將率舟師渡洞庭而北季霞復送至省垣明年八月又自其家二千里視孟容於南康中途聞羅君澤南督師至義甯州而西將掃蕩岳鄂之交規復湖北孟容亦分領湘右軍從羅容俱西也季霞與兄會於羊樓峒時我師遠來新有濠頭堡之敗士氣初復料簡糧仗稍與休息賊據蒲圻縣得以其暇益築堅壘完守備十月十七日我

師進營白石鋪，以蒲圻南門地險而逼，不利仰攻，乃繞道出公安，反抵城西，駐軍鐵山。湖北巡撫胡君林翼以師來會，二十一日辛亥，分四路進攻，賊阨險立柵，穿塹數里，鎗礮環擊，不可近。間出悍賊，揚旗跳盪，自辰至午，相持不決，軍勢少卻。季霞從兄督戰，進曰：「事急矣，賊將乘我。」遂棄所乘馬，獨步而前。賊遽奔之。季霞發鎗，斃二賊，又鞭卒之少退者一賊，伏下田，破鎗中傷季，仆地。孟容昇其弟歸營，而自麾衆禦之。短兵相鬥，驍將銳卒傷亡數十人，賊亦大創。我軍乘間舉火，燔其木柵，煙焰蔽天，五壘齊破。是夕遂破蒲圻縣，克之。孟容還營視其弟，創在臍旁，氣息僅屬，撫之大慟。季霞徐曰：「兄勿爾命也。」語訖而絕。春秋二十有五。事聞，諭旨追贈知縣，照知縣例賜卹。季霞事兄致嚴，以順而風韻各異。孟容於士類揚清激濁，而季霞不置臧否。孟容稍立崖岸，別白是非，鮮所假借；而季霞脫去畦封，眼無一語，款誠相接，其臭如蘭，以是人樂近之。劉氏世居湘鄉之四十都，近歲兵事方殷，有司分都團練。季霞部勒鄉人，獨嚴整，喪歸自蒲圻，旅之少長，遠近之耆德學徒，與羣者團結之，丁壯會葬，送死哭者至數千人，如喪親戚然。後知其得衆，宿將不及也。咸豐八年某月某日甲子，葬於樂善里之王湖嶺，配孔氏。國子監學錄廣璠之女，生女一人，無子，以孟容子培屋爲嗣。銘曰：

元二之厄，兵氣崢嶸。方州大府，鼠郤孤驚。提戈殺賊，年少書生。厥少維何，星終兩紀。溫王刻茗，翺翔文史。事親從兄，辟咎而詔。仗劍出門，海飛龍嘯。蒲首之山，故壘嵯峨。一儒奮臂，永奠山河。位豈在大，齡豈在多。我銘斯石，萬代不磨。

季弟事恆墓志銘

同治元年十一月十八日丙寅，我季弟歿於金陵軍中，逾月，喪過安，國藩設次哭奠如禮，遣之反葬。弟名國

葆，字季洪，後更名貞幹，字事恆。少則落落自將，脫去町畦，視人世毀譽及書史褒譏微惡，不甚厝意，不隨衆爲疑信，時或詰難參伍，大破羣惑。嘗應縣試及學政試，再冠其曹。已而厭薄舉業，不肯竟學。咸豐三年，國藩奉詔討賊，召募水陸諸軍。季弟挈六百人以從。提督楊載福、侍郎彭玉麟，始皆客季弟所，爲僚佐。季亟薦此二人，爲英毅非常器，已願下之。四年三月，岳州兵敗，季又亟白諸將無罪，已願獨坐之。其後楊、彭二人果以水師雄視東南，而諸將亦次第登用，掇取高官大名。獨季弟黯黹歸去，築室紫田山中，閉門絕人事，身與世若兩不相收。八年十月，母弟國華戰歿三河，季則大慟，誓出殺賊，以報兄仇，而雪前恥。鄂帥胡文忠公方廣求將材，命季分領千人，自黃州建旆而東。十年正月，連克太湖、潛山三月，始與叔弟國荃會師以圍安慶。十一年八月，克之。明年爲今皇帝元年，弟以正月師次三山。三山者，宣池羣賊四萃之區，軍入援絕，寇十倍我，乃以計招降。三縣義民之陷賊者，噢咻而厲使之，得四千人，編伍約法，用破魯港，克繁昌，下南陵、蕪湖，而國荃亦以是時克東西梁山，徇和州，常塗奪采石。兄弟復會師進薄金陵之雨花臺。江東久虐於兵，疹疫繁興，將士物故相屬。弟病亦屢瀕於危，議定假歸養疾，適以援賊大至，強起戰守，四十六日賊退，而疾甚，不可復治矣。季弟初以功伎儒學訓導，加國子監學正銜，克復安慶，晉秩同知，賞載花翎，厥後連克繁昌三縣，天子雖以國藩前有辭賞之奏，猶特賜迅勇巴圖魯名號。至大破援賊，晉階知府，命下而弟不及見矣。事聞，遂追贈按察使，照軍營病故例議卹。詔書謂朝廷早欲擢用，特以國藩懇辭，留以有待。嗚呼！聖主之於臣家，恩輒不訾，獨惜國家欲大用吾弟，與吾弟欲得當以報國，兩相須於微莫之中，而卒不克少待，以竟厥志。嗚呼！茲所謂命焉者，非耶！季弟生以道光八年九月二十日，春秋三十有五。曾祖諱竟，希妣彭氏；祖諱玉屏，妣王氏；父諱麟，書妣江氏。三代皆封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配鄧氏，先弟。十月卒。兄弟五人，自仲氏國潢外，四人者皆從事戎行。季無子，以國潢子紀渠嗣。同治二年某月某日甲子葬於某里某山之陽。

輒敘次事狀，繫以銘語，以寫吾哀。銘曰：

智足以定危亂，而名譽不並於時賢。忠足以結主知，而褒寵不逮於生前。仁足以周部曲，而妻孥不獲食。其德誠足以祛羣疑，而文采不能伸其說。嗚呼！予季缺憾孔多。天乎！人乎！歸咎誰何！矢堅貞而無怨，儻彌久而不磨！

閩浙總督季公墓志銘

公諱芝昌，字雲書，號仙九，姓季氏。道光之末，咸豐之初，公以正卿內知樞密，外督封疆。朝廷亟以大事相屬，而公矍然自以爲不足。海內賢士亦第宗其文章，而若忘其政事之美。公於文裁量完密，宮徵鏘鳴，當世歎爲臺閣夷憚之音，而又忘其營度之苦。至其身世，備歷諸艱，則知者尤少也。季氏世家江陰。公會祖諱悳，祖諱熙，歲貢生。累葉窮約。至考諱麟，字晴郊者，始以拔貢舉人官鉅鹿縣知縣。嘉慶十四年，公侍王父從鉅鹿君於官所，又迎婦於衛輝。婦翁爲王蘇儕，以翰林出守大郡。兩家皆科第名宦，政聲溢於河朔，寢寢光大矣。無何，歲貢君率於鉅鹿，鉅鹿君坐不身捕妖民褫職，遣戍新疆，踰年沒於戍所。公所生長子旣殤，又殤一女，又殤次子，而鉅鹿君有官道，簿責益急，籍家產輸之官，親知不相省錄，胥吏侵侮殆無人理。厥後以道光元年舉順大鄉試，三年考取國子監學正學錄，官京師，生事日細。蓋至十二年成一甲三名進士，而公之困厄餘二十載矣。旣以巍科改翰林院編修，明年以館則大爲宣宗所褒，御書魁字於卷之傅別，而大臣亦自登公首選。旋又以大考翰詹列高等，簡授山東學政。任滿還京，允戊戌會試同考官。明年己亥大考，復列高等，奉使江西主考。浙江學政，累遷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由是舉朝慕公遇合之隆。臺省耆宿，交口稱公詩賦，以諷勉後進。儕輩斂衽，皆以爲不及。高才未達，

皆傳鈔而模範之。雖天子亦以君臣文字契合爲足樂也。公在浙，丁母憂。道光二十三年服闋，入都與考試。差翼日召對，宣宗嘉歎公文，以謂「他人謁蹶喘汗有不能到，汝則沛乎有餘。譬之於射，汝穿楊百中矣。」語畢大笑。公且感且悚，退而以「不失鵠」名其齋。是歲擢禮部吏部侍郎，督學安徽。公益兢兢，恐無以育才厚俗，上負主知。二十六年，受代還朝。明年，充會試知貢舉。殿試讀卷官，經筵講官。衡文之事，無役不從。四方學徒，翰林新進，輻輳造門請業，而上察公忠謹廉介，可任艱鉅，不復欲以校文角藝相屬。蓋科目取士既久，至爭聲律一字之得失，而置軍國於不問。宣宗晚歲，遠覽唐季明末之陋，卹焉思有以易之，亦預憂治安之不可深恃也。二十八年，命公爲倉場侍郎。是冬，命偕定郡王載銓查辦長蘆鹽務及天津所屬倉庫。二十九年，命偕大學士耆英查詢東南兩河冗員浮費，又命公馳赴浙江釐剔鹽務，清查倉庫。凡政有奸弊叢雜，輒屬公梳抉而廊清之。公晝夜稽覈，不吳不揚，盡得要領，而於人無所乖迕。使浙未返，有詔簡授山西巡撫。甫至晉，又內召爲軍機大臣。三十年，宣宗升遐，與諸王大臣受遺輔政。文宗繼序，益欲以艱大付公。會廣西軍興，南服不靖，遂命公總督閩浙。公鈎校官書，發舊牘，與新事雜治，廢寢忘食。未幾，疾作，陳請開缺，勿許。咸豐二年，病益劇，屢疏乞退。溫旨慰留。最後十一月，詔許回籍調理。三年正月，返蘇之常熟家焉。二月，金陵淪陷，賊乃日熾。公聞之大痛，自以朝廷重臣，出洩海疆，不能濟弱扶傾，副聖主倚畀之意，而時事糜爛，又不克力疾強起，以效尺寸。往往獨夜悲泣，或爲詩歌以鳴積鬱。至咸豐六年，而得偏痺之症。十年，蘇常失陷，挈家北渡。又聞九月淀園之變，益憂憤內傷，不復可支矣。是歲十一月三十日，薨於通州，春秋七十。自公之貴，三代皆贈光祿大夫如公官。曾祖妣趙氏，祖妣趙氏，妣史氏，皆贈一品夫人。妻王夫人，妾郭恭人，皆前卒。妾吳氏，公沒後自裁以殉。旌表如例。子念貽，道光庚戌進士，翰林院編修，加四品卿銜。女二人，長適翰林院編修陳彝，次適鉅野縣知縣張彭年。孫綸全，邦楨。曾孫厚堃，厚基，厚鎔。公卒時，渴葬通州城東。

同治四年八月十八日，始卜葬於江陰長山南麓。當公在閩引疾，力怪宏才若彼，重任如此，何遽謙讓勇退。及歸田數載，而憂國乃更甚於當官之時。而當世之自以爲能負荷非常者，覆轍相屬，乃不忍聞。然後知君子欲然之抱，誠不易量度哉！嗚呼！是可銘已。銘曰：

兩社貞卜，實啓季宗。世闔休德，集於我公。十韜一襮，積弊乃通。務爲宏篇，藻火筆鏞。輜軒四出，使節落旄。冥索章句，盡拔其豪。靡幹不采，何埴不陶。天子曰咨，時有屯蹇。道有平頗，著在前典。良臣幹之，天迴斗轉。斂此鴻文，謀稟乾坤。入筦天樞，出帥海濱。鋤奸詰姦，萬緒交紛。每況彌恭，若虛若無。讓聞避位，長往江湖。心摧形瘁，與世同靡。我貢春官，出公門下。斯鑄斯銘，或躍於冶。岱宗云頽，有隕如瀉。紀績埋幽，用詔來者。

仁和邵君墓志銘

位西，仁和邵氏，諱懿辰，與國藩交二十餘年矣。咸豐十年二月，賊入杭州，五日而復。七月，位西訪余祁門軍次，語余以城破時，盡至陷賊中，賊退，乃挈家東徙紹興，老母考終，羸得盡禮。欲乞師以援兩浙，不果，遂別去。明年十一月，杭州再陷，位西之妻余恭人，二子順年、順國，轉徙滬上。余聞而迎致之，安慶。順年語余以城破時，盡室饑困，其父屢家人出避，圖延宗祀，亦詭詞自稱將出，遂泣別不復相聞。國藩心知位西烈士也，必不苟免。其家固知之，以無定問，不敢發喪。同治三年二月，杭州克復，順年奔哭周詢，具得三日不食，罵賊遇害狀，實以十一年十二月朔日殉難，於是始除次執喪，赴告遠近。浙江巡撫上其事，天子下詔褒卹。然後知親在則避，親沒則死，賢者遭難，如是其不苟也。位西之學，初以安溪李文貞公、桐城方侍郎爲師，擯斥近世漢學家言，爲文章，務先義理，不事緝色繁聲，旁徵雜引，以追時好。厥後以舉人仕京師，爲內閣中書，刑部員外郎，入直詞機處，與上元梅曾亮伯言、臨

桂朱琦伯韓數輩游處，博覽國故朝章，其文益奧美盤折，亦頗采異己之說以自廣。詢訪高才秀士，折節造請，交譽互證，酣恣而不厭，狎習而彌虔。然位西性故戇直，往往面折人短，以謂「書籍所無，公何得漫爾！」不應，再糾焉。猶不獲三諫焉。無間新故，疏戚貴賤，時否，一切登額相繩，人不能堪。終以此取戾於世。大學士琦善公在獄，嘗發十九事難之。大學士賽尙阿公視師廣西，手疏七不可諍之。諸公貴人病其隋直，由是調焉，不得安其位。咸豐四年，坐濟甯防河無效，吏議譴職。位西既罷歸，大則覃思經籍，纂著尙書通義、孝經通義、詩古文若干卷。飢餓園城之中，猶著禮經通論，誦聲鏘然，徹於巷外。亂後僅得禮經一卷，文三十餘首，刻之淮安。蓋不能什之一二，餘則散佚矣。位西之曾祖王父寶勤，王父又曾父宗贊，本生父鳳儀。世著清德。有兄懿藩，早喪無子，以順年後之。有女二人。順年歸自杭州，未得父尸，大痛，遺疾。同治四年六月十三日沒於金陵。余恭人少而刲股療親，親而事姑，有聲，既痛其夫，又悲其子，七月十二日亦卒。嗚呼！傷已國藩於是命順國與其塔鄭與儀，具位西衣冠葬之西湖二龍山，以余恭人及順年。順年之妻伊氏前死賊中，至是亦以衣冠耐葬。銘曰：

城有時而爲湖海，有時而成田物，固有非常之變，烏可以常理測彼昊天？善不必福久矣！曾不自夫子而始。然愍東南之大戾，仁聖與螻螻而同捐。箸述以共蕩盪，僅弔煨燼之殘編。文之精者不復存，存者又未必果傳。獨其耿耿不磨之志，與日星而長懸，魂無遠而不之，魄則依妻子以全。庶上爲神祇所許，而下爲百世學者之所憐。

張君樹程墓志銘

君諱善準，字樹程，號平泉，晚更自號愚公，武昌張氏。考諱以誥，國藩嘗表其墓，既詳其世矣。君孕育前徽，出入

造次不離古先之訓。既補縣學生員，以制舉之文震耀於時。主學政者每嗟賞之，舉以爲羣士式。君顧不以自烹，獨有志於樸學之塗，篤好浚儀王氏困學紀聞、岷山顧氏日知錄二書，刪取其要，別爲一編，手寫數通，函釋而不厭，博覽而彌深。前所謂舉業者，漸高簡而不諧於衆，遂爲歲貢生以終。與之遊者，但見其於科目仕宦窮通得喪豐約毀譽，泊乎未有以干其慮也。及聞時政安危，賢不肖進退當否，乃憂之樂之，如其家事，則相與忱焉起敬，粵賊之起，賢人君子往往殉難，或闔門同盡。君聞輒悼痛，語及卓行奇節，則泫然泣下，如喪周親。一夕篝燈讀書，忽甚悲失聲，舉家驚起趨視。君方手一編，顧曰：「有傳胡巡撫祭李帥文至者，余讀之，不覺哀而一號耳。」胡巡撫者，益陽胡文忠公林翼。李帥者，湘鄉李忠武公續。賓時方戰沒三河，天下所共傷也。自是兵事利鈍，家人相戒，不敢以聞。閭里過從，相與遺懷望治，道吉語以忘憂。君一接以恭謹，遇耆長，怡聲酬對，如恐傷之。自敵以下，喪能獎善，溫溫致敬，終不以有故而加慢。姻好或有患難疾疢，早夜省視，匍匐護持，時其有無而周濟焉。人咸謂君爲慈惠之師，援急可倚杖矣。然君性實剛介，嫉惡如讎，深恨昏墨之吏，暨士人居家者財利與賈豎競，緇者以謂天下大亂，端由此輩。意不快，則昌言誅責，唾而斥之。或以書抵友朋，其語絕痛。又嘗戒其子裕釗：「汝才薄，慎無求仕。苟仕，慎無爲身家謀。居民上而黷貨，是穿窬也。神不福矣！」聞者凜凜。然後知君之德，不得僅以仁厚名也。同治三年十二月十日卒於家，春秋六十有九。所著有史學提要續編六卷，妻金氏，秉禮習勞，儉而澤物。子二人，長裕，錯次，即裕釗，舉人，積學能文。女子二人，孫幾人。某某年月日葬君於某縣某山，裕釗來徵銘。銘曰：

訥訥哲人，斯須繩矩。遇事激發，剛亦不吐。慟恤忠良，有涕如雨。譏貶姦貪，有舌如斧。能好能惡，是謂至仁。邈然物外，未侵一塵。樊口之南，重湖之濱。緊骨黃壤，垂範千春。

君諱夔，字先麓，肅甯苗氏。自幼讀書，卽異常童，不好爲科舉文藝，而竊着六書形聲之學。讀許氏說文，若有夙悟，精研而力索，滯解而趣昭。已又得顧處士炎武音學書，慕五之彌篤，曰：『吾守此終身矣！』年二十餘，卽纂毛詩韻訂，繼又纂廣籀一書，授徒窮鄉，制藝試帖之屬，不中有司程度，學子稍稍引去。君益冥心孤注，子焉寡儔。聞之河間城外，得漢時君子館博，又得開元瓦於獻王墓旁，私獨欣喜，以爲神者餉我，以慰寂寞。久之，道光十年，縣令王君聞而敬異，聘君主講翼經書院。明年，爲學使沈侍郎維鎬所知，舉辛卯科優貢生。高郵大儒王氏念孫父子聞君之說，禮先於君，遂與暢論音學源流。由是譽望日隆，督學使者爭欲致之幕下，與共衡校。初隨編修汪君振基，衡文山西，繼隨祁文端公竊藻，衡文江蘇。所至甄拔宿儒，周覽山水，又以其暇編摩撰述，從事於其所謂聲韻之學。道光二十一年，祁公還京師，乃釀金刻君所著說文聲訂若干卷，說文聲讀表七部，毛詩韻訂十卷，建首字讀一卷。君以爲許叔重遺書，多有爲後人妄刪，或附益者，乃訂正說文聲類八百餘事。顧氏音學所立古音表十部，宏綱已具，然猶病其太密，而戈麻既雜西音，不應別立一部，於是併耕清及蒸登於東冬部，併歌弋於支脂部，定以七部，概刮羣經之韻，書出，識者歎其精審。又數年，侍讀馮君譽驥視學山東，國藩薦君偕往，役未畢而先歸。於是君亦齒衰而倦游矣。道光之末，京師講小學者，卿貳則祁公及元和吳公鍾駿，庶僚則道州何紹基子貞，平定張穆石舟，晉江陳慶鏞頌南，武陵胡悼光伯，光澤何秋濤願船。君既習於祁公，又與諸君傾抱寫誠，契合無間。子貞嘗命工圖己及石舟及君三人貌，簞笠而處田間。蓋三人者，皆同年優貢，又皆有逸士之風，謂宜與負耒者伍也。君旣泊然無營，暇則徒步造訪諸君，與辨論前世音學，暨近人江戴段孔諸家部分之多寡，意指之得失，褒譏亭決，窮日夜不倦。間亦過余劇談，歸自山東，余從容問：『東士亦有研究說文者乎？有得見吾子著述者乎？』曰：『有之。』『何以知之？』曰：『吾書中有自稱夔，按云者，東人稱引及焉。曾不知夔之爲誰氏名也。』則相

與拊掌大笑。君徐又曰：「吾家有癡僮，昨者日晏，吾責豎子何不具食！僮輒報以錢物罄矣，欲以何具？吾柔聲謝之，僮乃不遜，竟去。吾今方躬治爨耳。」則又相與大笑。蓋君處困約，有以自怡如此。他日，君又語余曰：「吾窮於世久矣，甘之若飴，死無所恨。獨平生著書，尚有數種未及刊刻，不能無耿耿於懷。」自余咸豐初出京，展轉兵間，至同治七年，重入都門，昔之與君遊者，十人蓋八九死。君之嗣子玉璣來告，君以咸豐七年五月初七日逝矣。春秋七十有五，抱君所著書，曰說文聲韻考者，曰集韻經存者，曰韻補正者，曰經韻鉤沈者，述君遺命，謂當送國藩觀覽，且以銘墓之文相屬。君且死戒其子，必葬我衆書叢中。其子乃擇君生平尤嗜之書，納諸棺中以殉。嗚呼！斯亦篤古之徵已。銘曰：

視以多歧而臺聽以雜奏而費。扶之精者不能兩工。苦思專壺可與天通。謀形而得聲。勤異而得同。黜陟百世，惟許君是崇。胡學之旁達而遇之不豐。抱此孤賞，永奠幽宮。

唐確慎公墓志銘

公諱鑑，號鏡海，唐氏。先世自江西豐城徙居湖南之善化。四傳至諱煥者，以舉人官至山東平度州知州，公之祖也。生子仲冕，以進士即用知縣，官至陝西布政使，公之父也。平度君以子貴，誥贈通奉大夫，配李氏諱氏，俱封夫人。譚夫人沒而葬於山東之肥城。布政君及配甯夫人皆踵葬肥城。公以父命，徙籍山東，故又爲肥城人焉。少而邁異，精勤嗜學如渴，以廩生入費爲臨湘縣訓導。嘉慶十二年舉於鄉，十四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又二年授職檢討，又六年補浙江道監察御史，充甲戌科會試同考官，戊寅科順天鄉試同考官。坐論淮鹽引地一疏，吏議鐫級，以六部員外郎降補。會官宗登極，詔中外大臣各舉所知。諸地劉文恭公鑑之薦公，由是有廣西知府

之命。厥後再爲平樂府知府。一爲安徽徽甯池太廣道。量移江安十府糧道。拜山西按察使。遷貴州按察使。擢浙江布政使。遷江甯布政使。敫歷於外。蓋二十年。其守平樂也。享平民獠之獄。而解其仇。屢磔盜境。內肅然。是時布政君解組東歸。僑居金陵。公聞母病。卽引疾去官。省親江南。旣遭內外之變。皆北葬肥城。廬墓讀禮。服闋。以例仍發廣西。再守平樂。道光十二年。廣東湖南生獠爲亂。公出防邊圍。內譏奸宄。往來富川賀縣。安撫熟獠。獸擾而兒蓄之。設立五原學舍。延師教讀。羣獠大悅。擒郡中煽亂者。譚于先等十餘人。立斬以徇。而貫其脅從千餘。火其名籍。一無所問。其按察貴州也。平反疑獄。歸美令長曰。『非吾能止之。某縣尹來省。自易之耳。』其在江甯。拯災修廢。百度畢張。時總督陶文毅公澍。寢疾。公代行使院政事。文牘如賓。山僚填咽。味爽而動職。丙夜而不休。忘寢輟餐。形神交瘁。而言者乃劾其多病近藥。廢擱公事。又雜摭他端。以相訾毀。朝廷遣使者按問。率無左驗。宣宗知公端謹。一切弗論。忌者或憚其方嚴。未幾。內召爲太常卿寺。道光二十年四月也。公潛研性道。宗尙洛閩諸賢。所至以是勅其躬。亦所牖於人。亦時時論著。以垂於後。在翰林時。著有朱子年譜。考異。省身日課。畿輔水利等書。在廣西。著讀易反身錄。居喪著讀禮小事記。官平樂時。延納人士入署。親與講授。設立義塾。誨誘寒賤。官貴州時。亦如之。官江甯亦如之。及入爲九卿。又著易牖學案。小識等書。扶掖賢俊。倡導正學。時如今相國倭仁良峯侍郎吳廷棟。竹如。侍御寶埒。蘭泉。何文貞公。桂珍。輩皆從公。考問業。國藩已追陪几杖。商榷古今。觀其陋室危坐。精思力踐。年近七十。斯須必敬。蓋先儒堅苦者亞。時賢殆不逮也。已而致仕南歸。主講金陵書院。文宗踐阼。有詔召公赴闕。凡對十有五次。中外利弊。無所不罄。諭旨以其年陳衰老。復不強之服官。令還江南。矜式多士。公至金陵。學徒益盛。以賊犯湖南。急欲歸展先塋。咸豐三年。乃自浙還湘。卜居於甯鄉之善嶺山。深衣疏食。泊然自怡。晚歲著讀易識。編次朱子全集。別爲義例。以發紫陽之蘊。十一年辛酉正月十八日。疾卒。春秋八十有四。其家兩封遺疏。

郵寄中流軍中。國藩以聞，天人軫悼，予謚確慎。配王氏，楊氏，皆封夫人，前卒。無子，以弟子爾藻嗣。女四人，適某某。孫男三人，某某，孫女三人。某年月日葬公某縣某鄉某山。又八年，國藩始追爲之銘。銘曰：

俗學徇時，行與名釣。孰捐其華，而練其要。唐公翼翼，與世殊趨。懼明戒旦，篤信程朱。有譏其隘，或諷以迂。浩然不顧，履我康衢。顯皇初政，詔徵國老。造膝前陳，嘉謨衆道。願致吾君，上躋軒昊。進退以禮，斂茲宏抱。宦過所至，我求童蒙。晚居京國，萃彥景從。何才不育，有金皆鎔。以善孳善，偕之大同。播此芬韻，昭示無窮。

歐陽府君墓志銘

先生諱凝祉，初名鼇，晚易今名。字福田，歐陽氏。先世自江西徙居衡陽。曾祖天鼎，祖心璣，父順源，並有清德。曾祖妣氏劉，治家嚴肅。祖妣氏蔡，妣氏蔡，均以節孝旌表於朝。國藩所作歐陽氏姑婦節孝家傳者也。先生生三歲而孤，恪遵母訓，跬步必謹。母或戒之無觸忤人，卽終身不以言色加入。或戒以慎無耽酒，卽沒齒不近杯勺。稍長，巍然自厲，於學不假董督，日埤月增。旣入學爲官弟子，旋補廩膳生。遠近歸仰，交幣迎致。適館課徒凡四十年。主講蓮湖書院者又十年。門下生箸籍數百人。其高弟者，與之稽經講藝，兼及救躬之道，成物之方。其不師教，則訶求饋責，屏斥門牆之外。初雖怨望，後常悔憾，自愧不爲良師所齒。從之游者，恆守繩矩，雖垂老而憚之如初。先生疏於治生，臨財則辨別精審，若將浼焉。一華中學徒束修之資，不足自給，往往隨事散去。少以孤童爲叔父成材所養，晚卽竭力賜之。宗祀不足於資，先捐金以成之。議爲衡陽裁減錢漕浮費，有嘆以利而尼其無，峻辭卻之事。成而合邑德之，其庀人事問遺，率常謝絕。人謂先生少貶其節，可致饒裕。先生獨謂「取舍有義，神明難欺。吾心所不許者，天道亦不與也。」道光末，以歲貢生候選訓導。同治初，誥封奉直大夫。配邱氏，誥封宜人。子二人，柄銓。

廩貢生，候選訓導，柄鈞，光祿寺署正。女子二，長者歸於藩，次適彭治官。孫六人，定果，湖北候補同知，直隸州；定琳，候選縣丞，定枚，府學生員。定樞，定楫，定幹，孫女五人，曾孫二人。同治十年五月初九日疾卒，春秋八十有四。自七十以後，不復授徒遠方，家居課孫，細字鈔書，講論不倦。同治六年，歲在丁卯，孫定枚入學爲附生。先生以嘉慶丁卯入學授徒，至是六十年矣，乃用昔日成婚之日，燕客受賀，遠近嘆美。夫婦既皆八十，而先生之伯兄八十有五，暇輒過從，相與道幼時瑣語，以爲歡。自詡爲家門之祥，人亦祥之。夫其孝友雍雍，偶善不怠，殆所謂無忤於天者，復奚憾於其死邪？嗚呼！可銘也已。銘曰：

衡西兩世，貞節之門。實生令德，孝子孝孫。上承慈訓，下啓後昆。位豈須顯，身蹇道尊。名豈須震，多士崇信。小叩大鳴，甄陶羣儒。獎誘自寬，境宇自峻。七十碩師，還山娛老。耄而從兄，推梨讓棗。亦有孫曾，質文完好。金籙匪貴，一經是寶。家有休徵，英彥輩興。門有上瑞，和氣薰蒸。其休其瑞，人世同稱。若考穩德，吾銘可憑。

翰林院侍讀學士丁君墓志銘

君諱善慶，字伊輔，號養齋，丁氏。世居清泉之白沙里，幼孤，從母劉太淑人育於外王父劉文恪公家，自少而好惡欣戚不主於己，惟母志之從，長亦如之，終身亦如之。久處京師，寄籍宛平，由順天府學生中式道光壬午科舉人，明年癸未成進士，還翰林，除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其歷階爲國子監司業詹事府，右中允左中允右庶子翰林院侍講學士，其任職爲國史館總纂，庶常館提調，文淵閣校理，奏辦院事，日講起居注官，其使事爲戊子科貴州鄉試正考官，辛卯科廣東鄉試正考官，乙未科會試同考官，其秋順天鄉試同考官，丙申以後，迭爲廣西學政。君雖聞然自敕，無所矜異，宣宗嘗從容問「翰林中孰爲篤學」，曹文正公舉君以對。天子旣異之，在廷名卿耆德，

亦多稱嘆，以爲令僕之器。歲月可冀。君以母老，懷思鄉里，歸自廣西，遂解官養親於長沙。早歲事母，執爨必躬，浙米必潔。至是益加謹焉。母或加餐，輒喜述諸人，以爲至幸。或有饋賜，輒豐其好貨，端篋而將之。或體中不適，則憂皇如不終日。或意有不懌，則長跪引咎，既解乃起。或將他適，則先於其所往，百物畢齋，所欲立應。室無穢埃，庭無高語。一身肅戒，舉家兢兢。宦游餘財，爲其弟口口所耗。君則經營置產，以覆弟短，而悅母心。舅氏劉若珪，謫官遠戍，君又傾其前產，以贖舅罪，而慰母於地下。蓋畢生孺慕，自順親外，不知天地更有何事也。母沒數年，而廣西寇賊大起。咸豐二年秋，攻圍長沙，君矢死堅守，寓書其弟曰：「城陷，弟收吾骨於桂樹旁井中矣。」日夜令其子馴巡警周垣，馴以多致疾。妻蔡氏割股療之，不愈，遂卒。君乃曰：「兒致身爲國，婦割肉救夫，吾門之祥也。吾母幸而考終，吾身若家皆可殉難，尙何惜哉！」賊退，則趣治戰船，以濟水師。立共武社，使諸生與衆練卒，肄習火器。事上議，敍加三品銜。論者謂護厚如君，乃能臨危應變如是，爲不可測也。同治八年六月十五日卒於家。春秋八十。其年十一月十六日葬於北關外洪山渡饗堂坑莊山之陽。曾祖某，祖某，父某，皆贈中憲大夫。曾祖妣氏某，祖妣氏某，贈恭人。妣氏劉，累封恭人。晉贈淑人，旌表節孝。配陶氏，某配周氏，妾呂氏生子馴，早卒，乃以弟之子驊爲後。妾廖氏生子騏。女六人，孫四人。焯煥煇燁皆驎出。煥復出爲馴後女孫二人。君之學詳於治經，尤嗜易春秋，著有左氏兵論。主講嶽麓書院二十餘年，以洛閩正軌陶鑄羣弟子，亦頗參陰德感應之說，警發所蒙，生徒翼翼，無敢軼踰法度。庶幾以身教者。銘曰：

不斷不鷲，不揭己以爲崇。公以校士，毅以卽戎。勇以辭祿位，而誠以啓羣蒙。皆以仁孝爲之本，本立而用自不窮。老成逝矣，康此幽宮。

郭依永墓志銘

依永名剛基，一名立篋，姓郭氏。吾友筠仙，中丞嵩壽之子，而國藩之第四女壻也。少而羸弱，善病，就學數歲，猶戒其師無過督責。年十四五，筠仙奉命巡撫廣東，依永從親於南海使院，遜志研求，學以大進。其後從親還湘，益有慕乎古人述作之林。自場屋經義律賦試帖，以至唐人楷法名家繪畫，皆窺其藩而究其趣。而於古近體詩，爲之尤勤。同治七年，以試藝冠其曹，補縣學生員。父兄或詔以專事科舉之業，而於詩姑輟焉。依永以爲志廣塗遠，安能敦敦獨事舉業，退輒矯首長吟，叢稿滿室。有龍光輔樹棠者，老僧東林者，年皆六十，與爲忘年交。時時相從，倡和不厭。或騎駿馬，挾一僮，薄暮游古寺，覓句以歸，用是自適。依永之詩，嗒峨蕭瑟，如秋聲夜起，萬彙傷懷。又如閱盡陵谷千變，了知身世之無足控搏者。長老皆怪名門少年，不應有此。東林亦嘗詰之，依永則自謂吾每爲詩，百感中來，不可遏抑，竟以同治八年十二月四日病卒，年才二十有一。曾祖某，祖某，皆以筠仙貴，誥贈榮祿大夫。曾祖妣氏某，祖妣氏某，妣氏陳，皆誥贈一品夫人。子二，本含本謀。女生月餘而殤。疾革，援例爲員外郎。同治九年某月某甲子，將以品官禮葬於某縣某山。嗚呼！衰齡而哭子，仁慧而不壽，皆人世所謂不幸。然聖賢有遭之者矣，豈天之所可否，與人間所稱善惡禍福，其說絕不類邪！抑人事紛紜莫變，造物者都不嘗省一任其殃慶顛倒，漫無區別邪！天人感應之故，自昔久無定論。依永之生，其詩已頗知一符喪齊彭殤之旨。今其既死，殆將沛然而大學矣。於是述吾所聞，爲之銘辭，以質幽遐，亦塞筠仙之悲。銘曰：

吾聞君子之畏天命，有如孝子之事庭闈。苟遭禍譎，敬受不疑。恭若申生，頤若伯奇。又聞道家之言，與化推移。縱心任運，有若委衣。雖宗旨之各別，要安命而無違。覽依永之詩篇，似多見道之詞。胡含愁而鬱鬱，豈其中有不自持。修德之報或爽，雖神聖不能測其微。主之人之爲吾能爲，主之天者吾安敢與知。等死生於晝夜，信長短之有涯。存者知情而復禮，逝者奠魄而永綏。

羅君伯宜墓志銘

君諱萱，字伯宜，湘潭羅氏，處士某某之孫，吾友候選內閣中書汝懷研生甫之子也。少而穎特，旁通飭聞，吾誦多所關解。咸豐四年，國藩率師自岳州，逐賊東下，強挈君以俱東。是歲克武昌，破田家鎮，攻九江，舟師不利於湖口。明年，國藩至南昌，重立水軍，進屯南康，視陸師於湖口，弔忠武公塔齊布於潯陽。君展轉相從，跬步必偕。余或口占書疏，君輒操筆寫錄。或危急之際，君甘心同命，而外則美言相溫。諸將或輕重不得，輒爲之通懷，使各當其意以去。又明年，羣寇環集江西，陷沒五十餘城，諸軍多壞散，乃授卒三千人，令君領之赴敵。初戰建昌，繼攻撫州。既又會擣瑞州。君之躬臨行陣，自此始也。其後湖南援師四至，江西稍稍解嚴。君以久役，請急還湘。國藩亦以咸豐七年丁憂去職。君既暫脫兵間，則假館以課學僮，製造詩詞以酬勝侶，作蠅頭細字，以與古人校離合於豪芒，負篋走場屋，以競得失於有司。漠然若不知有世變者。未幾，駱文忠公秉章檄辦湘潭團練。劉總兵培元招至鼎澧，又招至衢州，與謀軍事。君稍規大計，不肯久留，自浙西旋省。余於安慶，又省其從兄逢元於當塗。軍次，亦不欲久居。會所親黎福疇沒於涇縣，君遂護其喪及其孤嫠以歸。同治二年，廣東巡撫郭公嵩燾招君至粵，願以創立水師。君又遜謝而歸。每歸從事文藝，與諸生比肩就秋試。如初久之，佐某君治威信軍，又自領一隊，曰威震軍，防禦粵賊，事定散去。蓋自是君亦倦遊，不復有意於兵事矣。七年冬，記名按察使黃君潤昌征苗貴州，要君偕行。君慨然曰：「是足與有爲吾所敬也，吾不可以已。」八年正月，至黔師比有功，遂克鎮遠府衛兩城。道員鄧君子垣提督榮君維善兩軍來會，迭克關寨，欲遂由施秉以達於黃平，氣銳甚。師至小甕谷，以道隘箐深爲賊所困。君與文武將弁十八人者皆死，三月二十二日也。嗚呼！君之於戎事，亟就之，亟去之，天於君之勳名，若成之，若吝之。

乃卒不得一當，而委骨於荒嶽絕壑之中，果何爲邪？儻所謂命焉者，非邪？事聞，諭旨照按察使陣亡例賜卹，贈太常寺卿銜，世襲雲騎尉，恩騎尉罔替。君幼有夙慧，二歲能識風翦兩字，自真草法書古文詩辭，以至科舉之業，俱有義法。既入學，爲優行生，從軍累歲，敍功至同知直隸州，加知府銜。其論吏治軍政，皆貫徹古誼，而不戾於時。向使得子一官，統一軍，與當世之成名者校，何渠不如邪？然終不得藉手以一伸其志。此君子有陶鑄人才之責者之咎，國藩所以內疚而尤惜之也。銘曰：

孰推焉而屢起，孰尼焉而屢止。孰予所飛躍之資而不假以升斗之水，出躍馬而橫戈，入稽經而誦史。亦何慊乎時賢，胡亨於彼而屯於此。終效命於蠻陬，長賚志其何已。蓋憐才者之悲，而竊位者之恥。

寧津龐君墓志銘

君姓龐氏，諱朋，字君錫，以字行，更字百朋。先世有自昌黎遷河間之甯津者，遂爲甯津縣人。大考復還，考自誠，皆以君子際雲貴，誥贈通奉大夫。祖妣孫氏，妣李氏，皆贈夫人。君少而篤行，劬學事父母，存得其歡心，沒能盡禮。有兄四人，以父命析居。君所應得資產，皆澤取劣下者，又稍稍推其所有以全友愛。讀羣經及諸子書，能得要領，手錄口誦，鏗鏗疲執，而自勉不衰。尤者宋儒程子朱子之說，顧躬行何如，不爲空論。屢試輒黜。最後儀徵吳文節公視學直隸，乃識君以爲績學之士，擢置上第，補邑增生。君既不肖，爲速化之術，不得以其所學彙之於世，則擇後生雋穎有志之才，鍛厲而淬濯之，范成其器。出君門下者，率有聞於鄉里。而君之子秉彝，訓被知於有司，通籍而仕者二人。當咸豐癸丑之歲，粵匪渡河北竄，畿輔被擾，運河以西郡縣騷動，咸欲團結鄉勇，各固境圉。君建議，開運河而守，可省勁兵數萬。籌畫垂定，會鄰邑爽約，計以不行。然甯津終得保全者，資君所訓練鄉兵萬人之力。

由是遠近人知君不獨學優行高，又有應變戡亂之略也。際奉仕京師，仕熱河，數迎養。君耽於田園之樂，到官所未幾，輒復旋里。年七十有六，以咸豐九年己未三月初五日卒於家。同治九年庚午，誥贈通奉大夫，如其子際雲官。娶同邑宋氏，專靜煦愿，天性儉勤，事舅姑事夫，里之人稱曰賢婦。教成其子，服官中外，所在著績。人曰：太夫人之誨實然，稱爲賢母。以子際雲貴，累封夫人，就養揚州，逾月終於揚州公廨。實同治九年十一月初八日，壽九十，距通奉公卒時十有一年矣。子三人：際詔力耕不仕，際咸舉人，官戶部主事。際雲理翰林，改官刑部，以軍功洊擢江南鹽巡道，灌兩淮，都轉鹽運使司。女子二人：適楊惠琇、李萬倉。孫二人：作森、澤鑾。孫女十人，嫁者七人。先是江蘇巡撫丁公之母某太夫人，將以九十生日稱觴，先一日而卒。際雲在揚州，亦將以十月十四日肄筵娛賓，爲母宋太夫人壽，而太夫人先六日卒。江南之人皆謂兩太夫人德稱其福，而微以不得旅進祝嘏爲歎。夫壽至九十，有賢子孫，此人間所不多觀。兩太夫人可以無憾，豈藉一二日之宴樂以爲榮觀哉？獨國藩重奉朝命，蒞兩江，疏陳衰年多疾，不任艱劇，不宜久點高位。旣不得請，則私恃友朋之同官江南者，匡余之不逮，而其底於治。今丁龐二君先後以母憂去職，或南踰嶺嶠，或北歸燕薊，於余心不能無離別之愴。爾際雲於咸豐丁未考覺羅官學教習，庚戌考國子監學正，余皆閱取其文，故執摯於余。又館余家，教余子者數年。同官江南亦數年，爲余言通奉公太夫人之德甚悉，將以明年扶柩還里，豫來乞銘。銘曰：

通奉之阡，耐者夫人。孝視其事親，共視其事舅。行視其身，學視其所尊。慈惠感人，視諸其鄰。種德歛福，視其子孫。其永不朽，視茲銘文。

遵義黎君墓志銘

君諱愷，字雨耕，晚自號石頭山人，遵義黎氏。曾祖國柄，祖正訓，廩貢生。考安理，舉人。山東長山縣知縣。長山君二子，長曰恂，字雪樓，雲南大挑縣知縣，君其次也。雪樓厚重寡言，氣蓋一世。君則儻通易，周覽羣書。兄弟間自爲師友。長山君少遭不造，備歷艱險，既見二子之成，乃大歡慰。二子翼翼趨承，食必佐餽，饋必奉槃，應唯猶嬰兒也。嘉慶十八年，逆賊林清等倡亂，內煽京師，外起滑縣，河南北山東直隸震動。時長山君仕山東，雪樓侍於官所，譏言四起，或告於貴州曰：「長山破矣，縣令殉城死矣，雪樓殉父矣。」親屬都無存者，僅存兩孺子，漂轉吳楚間去矣。君於時奉母楊太宜人，在家聞則北望號痛，請於母，刻日戒途，赴山東之難。至長山，則闔門故無恙，傳者妄也。由是遠近思孝歸之。君曰：「父兄得全，幸也，庸有稱乎？」雪樓之自桐鄉以憂歸也，家居十五年。君晨夕造請，進止雍雍，語或不合，亦敬應之，而徐理之，終無所忤。雪樓嘗病喉痹，絕言與食。君午夜禱於宗佑，泣曰：「我不及兄，兄不可死，必死者，請以我代。」喉亦旋愈。其敬嫂也如嚴其兄，其訓羣徒如教其子，蓋歷久而不改。至其終身，亦卒不少懈。居京師，有友會某之喪，新尸猶厲，雖其兄亦畏惡不敢迫。君就舉而斂之，必恪必躬，見者感歎。君少而善病，長山君雅不欲強之學，而博涉多通，窺見百家要指，以縣學生中式道光未科舉人。十五年乙未大挑二等，補貴陽府開州訓導。二十二年十二月辛卯，以疾卒官，春秋五十有五。卒之日，囊無十金之蓄，士無識不識，莫不惜君之位，不稱其德，又不獲者壽以昌其教澤也。嗚焉！若有憾於天地，至其孝友篤行，鑿於人人之心者，則誠服而更無遺憾。然則君之自省與後之論世者，亦可以無憾已。君配張氏，妾吳氏，劉氏，子四人，庶壽，咸豐辛亥科舉人，庶蕃，壬子科舉人，候選知州，庶昌，以諸生獻策闕廷，天子褒嘉，特授知縣，候補直隸州知州，庶誠，女五人，皆適士族。孫四人，孫女五人。咸豐七年四月，葬君於河西小青個林。其後閱十五年，庶昌乞余追爲之銘。銘曰：賢聖盛業，豈貴高名？其道甚邇，事親從兄。穆穆碩儒，黔南之特。韜斂英奇，以修內則。聞變趨庭，萬重戴星。

禱疾身代，感徹百靈。胡誠不格，何施不普。化被梟狼，澤以甘雨。生徒濟濟，飭爾五常。白華孔絜，馨我膠庠。亦有賢嗣，文行竝卓。埋石茲邱，永貞喬嶽。

劉忠壯公墓志銘

君諱松山，字壽卿，少而沈雄豁達，通曉家人生事，親長稱譽，以謂足昌吾門。咸豐壬子癸丑之間，粵賊度嶺北犯，圍長沙，陷武昌，吾邑二三賢俊，召募丁壯，激揚家聲，毅然有討賊之志。君實隸王壯武公鑫部下，號曰老湘營，轉戰湖南、北、江西諸省，歷有名績。王公旣沒，則從張忠毅公運蘭戰於江西饒信諸郡，追餘寇於閩邊，別擊逆黨於廣東、廣西，才望日彰，超越輩流矣。咸豐十年，余檄老湘軍及鮑超之師，防剿宣歙，攻牢保危，喋血二年，始克徽州、寧國兩府。張忠毅以疾歸里，君乃與易紫橋分領老湘營之半，自持樞柄，堅守甯國、涇縣等城，屢却巨敵。以底於江浙大定。同治四年，國藩奉命攻討捻賊，捻賊者始於安徽、河南而蔓延於秦楚、燕齊者也。其叛亂稍後於粵匪，而梟悍略同。其步隊少於粵匪，而驍騎逾萬，剽疾過之。湘中士卒慣戰江濱，未習車騎，馱運之勞，不樂北征，獎之而不勸，痛之而不服。君獨感奮請前，部卒不願北渡者，殺數人而事定。師至臨淮，易紫橋病歸。（定安謹按：此文係壬申歲正月作，屬稿僅三百餘字，病發輟筆，距易贊僅數日耳。文雖未完，不敢輕廢，謹依元稿錄出，以見珍重手澤之意。）